

# 正在到來的 美國恐慌

喬 木 編 譯  
生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

正來到美國的恐慌

喬木編譯

知新·書讀·活生

聯發行所發行

正 在 來 到 的 美 國 恐 慌

著 者 喬 木 編 譯

發 行 者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聯 合 發 行 所

基 本 定 價 十 二 元 七 角

外 埠 酌 加 郵 運 費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滬 初 版

印 刷 者 協 興 印 刷 所

上 海 江 寧 路 一 〇 〇 弄 三 九 號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535)(Q235)S.0001—5000(P.294)

# 戰後美國資本主義之發展

編譯者序

這本書是根據 Fritz Sternberg 的 *Coming Crisis* 加以編譯、刪節和某些必要的改寫而成的，因為原著寫成的時間較早，很多以後發生的問題不能包括進去，而且原著的某些觀點，如果以嚴正的馬列學說來衡量，是頗有商榷餘地的；但，這並不損害這本書的基本論點及其價值。

這本書處理的問題相當廣泛，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若干問題（第一章）起，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分析（第二、第三、第四各章），美國資本主義的大恐慌何以不可避免（第五章），一直到未來恐慌時的世界政治及其前途（第六、第七章）止；但嚴格說來，它的基本論點，也是貫串全書，為作者所重覆說明的論點，却祇有一個：美國大恐慌的必然性及其後果。

美國大恐慌既然不可避免，何以戰爭結束已經整整三年，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還沒有發生全面的恐慌呢？

美國的工業生產力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它的農業生產力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復員後美國經濟所面臨的頭等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爲這增加了二分之一的工業生產和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農業生產找到一個適當的市場。這在獨佔資本主義的美國本是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美國大恐慌之所以必然發生的最大根源；但在美國經濟從戰時經濟過渡到平時經濟，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恢復戰時創傷的轉變過程中，暫時地解決這一問題的條件是存在的。

就國外市場言，它的有利條件是：德、日兩個工業輸出國不復存在了，歐、亞兩洲的資本主義及其控制下的各國，在戰爭時期遭受了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大的破壞和損害；爲了填補德、日的空隙和療治這些創傷，它們需要從美國購買大批的消費資料和生產工具；這就提供了美資本主義以暫時擴大的世界市場。

就國內市場言，它的有利條件是：戰時美國廣大的消費者手中握有巨大的儲蓄（佔他們全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工業家有着未能滿足的投資要求；一旦戰爭結束，工業復員，平時商品（包括消費資料和平時生產工具）生產的恢復和增加。這在戰時積蓄起來的消費要求和投資要求，就提供

了美資本主義以暫時擴大的消費用品和生產品的國內市場。

一眼可以看出，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是暫時性質的；美國戰後三年的繁榮就是建築在這些暫時起作用的因素上面。

這裏自然不可能對於戰後三年美國經濟的發展作任何有系統的分析，但爲了瞭解目前美國經濟生活的特點，有幾個關鍵性的發展必須一提，即：

一九四六年六月戰時物價管制的完全解除；

一九四七年六月摧殘工會的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的通過；

一九四八年四月馬歇爾援外法案的通過；

一九四八年四月進一步備戰經濟的開始。

由於物價管制的解除，物價，特別是日用必需品的糧食就飛躍的上漲，遠超過於職工們薪水和工資之所能擔負，於是只有訴之於戰時儲蓄的拋出；這樣一來，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已經趨於枯竭，景氣已不能不開始靠存貨的堆積來維持，經濟危機的象徵已經嚴重地出現了；但由於輸出的大量增加，馬歇爾計劃的心理作用（一九四七年六月）和農產品歉收的影響，到了去年年底，國內市場的不振氣象才挽回過來。一九四八年二月中穀類市場的大波動，又一次顯示

了美國經濟中恐慌因素的成长；但由於馬歇爾援外法案的通過，和局部備戰經濟的開始，這二月中開始的大波動才又消逝下去。目前美國的市場正泛濫着一片繁榮景象，有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甚至說美國的經濟危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熔岩在地下奔流，恐慌依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在戰後美國經濟生活中起作用的暫時因素，目前已大部失去，或正在消失着它的作用。

## 二

先說國外市場。

由於上述的有利條件，戰後美國對外輸出的擴張在美資本主義和平時期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戰前對外輸出高的一年，一九二九年，美國不過輸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商品，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和平時期的第一年，它却一躍而為一九二九年的兩倍以上，即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一九四七年，更一躍而達一九二九年差不多的三倍，即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這樣空前擴張的對外貿易，是不是就能解決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了呢？沒有。因

爲儘管美國的對外輸出有了比一九二九年二倍至三倍的擴張，而它的總生產量的貨幣價格也擴張了二至三倍，因此，它的總輸出在它的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依然是相對微小的。一九二九年它的輸出爲它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六·七；一九四六年它的輸出爲它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七·五，一九四七年爲它的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八·五；換句話說，始終沒有超過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其相對的微小是一目瞭然的。

儘管美國的輸出對於它的總生產量的比重不大，但這不是說，國外市場的擴張對於美國就不重要了；不，非常重要的。杜魯門在今年正月給國會的經濟報告裏就說過：

『在一九四七年的上半年，美國出超的增加，實際上就負擔了美國總生產量的貨幣價格增加的一半。非農產品的輸出直接間接提供了我們國內二百五十萬工人的工作，在我們有些耐用品的工業裏，爲輸出而受雇的工人達到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戰爭一結束，美帝國主義就用盡一切力量，去保持他們在戰時即已插足的市场和強奪另外的新舊市場。一九四六年的一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和一九四七年的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總輸出，事實上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做到的。例如，一九四六年，美國怎樣才能輸出這樣多的商品，其他各國又用什麼東西來償付這筆輸入的呢？『四分之三



靠美國的借貸和贈與。」（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新聞週刊）一九四七年呢？百分之五十七靠美國的借貸、『贈與』和各國在美資產的售讓（一九四八年三月商務部出版商務月刊）；從此可見，這種情況是不能持久的。事實上，去年下半年起，由於美元的缺乏，不少國家——包括英國、瑞典、中國——已紛紛減低他們從美國的輸入了。這就產生了美國世界市場的危機。馬歇爾計劃在基本上是爲了解決這個危機而提出的。

美帝國主義用這種人爲強制的辦法去擴展其輸出，其不能解決問題，不僅是因爲這種辦法本身不能持久，而且還因爲這個辦法所加給資本主義及其領導下的各國苛刻的條件，在基本上不是擴大了世界市場，而是縮小、乃至破壞了世界市場。

戰後三年，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五年計劃逐步先期完成，東歐新民主國家先後地恢復了戰前的工業水準（捷、匈已於今年達到，波、保則已超過），中國新民主區生產事業的發展；一方面是大英帝國的迅速破產，西歐法、義諸國的經濟危機不可終日，中國舊政權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的急劇崩潰——這一幅圖畫生動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這一政策的後果。

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首先是因爲它在政治上是極端反動的，它在西歐維持反動的大獨佔資本家，反對人民迫切要求的工業國有和社會改革（英國放棄鋼鐵國有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

在遠東支持反動的大地主和大買辦，反對人民迫切要求的土地改革和民族獨立；這一來，它就從根本上取消了擴大世界市場的可能。

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還因為它在經濟上是獨佔和傾銷變管齊下的。獨佔，利用戰後資本主義各國生產不足的困難，幾乎是有計劃的抬高物價，搜括各國人民的資財（法國不得使用波蘭的煤，而不得不用兩倍以上的價錢去購買美國的煤）；傾銷，在碰到少數有敵手的地方，又是有計劃的壓低價格，拚命推銷，破壞各國的土著工業。這樣一來，它就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購買力在無形中迅速的剝奪和壓低了。一九四五年談判，一九四六年成交，一九四七年用完的美國對英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大借款，英國本來以為藉此可以渡過戰後四年的預期難關（至一九五〇年）的，但事實上不足十七個月，這筆借款就消耗精光了。摩理遜說：

『當初我們原想借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來渡過戰後難關的，但我們實際得到的却祇有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少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時，錢一到手，這一筆錢的購買力就減少了五分之二，因為美國的物價在成交前後上昇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

這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是在如何無情地剝奪資本主義各國及其人民的購買力。

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更因為它是以扶植日本和德國作為美國在歐、亞的代理人為其目的。這一來，它就不僅加強了世界各國人民對於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反抗，而且還加深了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矛盾和混亂。

想一想，一個金字塔，中間是德、日，下邊是英、法、義、華——這當中包含了如何巨大的矛盾。這一個政策之所以必然失敗，最後還因為它是以反對蘇聯、反對東南歐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新民主區，反對獨立解放運動中的殖民地為依歸的。這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後果，姑置不論；在經濟上，它首先就是把世界市場的範圍更加縮小，更進一步的加深了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

這樣看來，美帝國主義戰後兩年約莫二百萬萬美金的大投資（一九四六年的出超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加一九四七年的出超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總和為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一不能扭轉世界政治主流，二不能恢復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從而擴大世界市場，防止恐慌危險，是極其自然的。

過去兩年的二百萬萬元的後果如此，今後的馬歇爾計劃，絕不會好一些，這是可以斷言的。而且，今年馬歇爾的援外法案（援歐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援德、日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援華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援希、土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六、九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是絕不可能保證今後美國輸出（淨）每月維持十萬萬元（一九四七年淨輸出的每月平均數）高度的：

『不管怎樣想像，馬歇爾計劃下的援外借款絕不可能保證美國的每月淨輸出（出超）維持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水平。』（一九四七年八月倫敦經濟學者）

這也是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們所承認的：

『即使國會通過了馬歇爾計劃所請求的所有援外貸款，一九四八年的輸出也必然要比一九四七年的低一些，因為很多不接受這次援助的國家已經開始減低它們從美國的輸入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普爾氏投資通訊）

### 三

自然，美國的獨佔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大的矛盾還是在它的內部——它的國內市場。

所謂國內市場是由政府市場和私人市場這兩大部份組成的。戰時，政府市場的比重很大，它解決了戰時美資本主義的市場問題。從戰時經濟到平時經濟的復員，就是如何擴大私人市場去代替那縮小了的政府市場；一般地說，美國獨佔資本主義是把這一經濟復員的任務大體完成了。

那麼，戰後美國私人市場是怎樣完成這一擴張的呢？

所謂私人市場，詳言之，又可分爲私人消費市場和私人投資市場的兩大組成部份；在比重上，毫無疑問，私人消費市場又是決定的，在質量兩方面的意義上都是決定的。

戰時，一九四四年，美國消費市場爲九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的總生產量爲一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到了和戰交叉的一九四五年，它已上昇爲一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生產爲二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它再昇爲一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生產爲二〇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一九四七年，它又昇爲一六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生產爲二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由於戰後物價（特別是一九四六年中以後）的上漲，這一消費市場的實際價值，絕不如上述貨幣價格所表示的大，但消費市場擴展的速度和範圍却是巨大的。

這種個人消費市場的擴大是怎樣來的呢？

誠然，由於一九四六年初和一九四七年初美國工人的兩次大鬪爭，職工薪水和工資的貨幣價格的確有了不小的增加，但這種增加比之於物價的飛漲是瞠乎其後的；就是杜魯門也不能不承認：

「從貨幣價格上說，美國人民的平均可用收入，從一九四六年第一季的每年一、〇七四元是增

加到一九四七年第四季的一、二六四元，上昇百分之十八了；但這增加了的收入的实际購買力，由於物價的上漲和生活費用的提高，却減少了百分之八。」（上引報告）事實上，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七年，工資和薪水在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百分之六六·五下降到百分之六二·六；而職工們的实际薪水和工資比之於一九四四年則跌落了百分之二十。

既然職工們的实际工資和薪水不斷下降，那麼這擴大了的消費市場是怎樣維持的呢？不外三個辦法：

- 一、戰時舊儲蓄的大量拋出；
- 二、現行收入中儲蓄部份的減少；
- 三、大量消費信用的運用。

『沒有舊儲蓄的拋出，現行收入中儲蓄部份的減少和消費信用的大量使用，目前這樣規模的消費是不能維持的。』（同上引）

美國消費者戰時儲蓄究竟已經消耗了多少，手邊沒有確實的數字可稽，但很顯著，當人民還有大量舊儲蓄可用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大量訴之於新儲蓄的減少和消費信用的使用。事實上，今天維持美國消費市場的支柱已經從舊儲蓄的拋出到消費信用的使用上面來了。舊儲蓄的使用殆盡，新儲

蓄的急劇減少（一九四四年美國人民儲蓄他們可用收入的百分之二四·四，但一九四七年他們却祇儲蓄了可用收入的百分之六·三）和消費信用的大量增加（從戰前一九二九年的七、六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戰時一九四四年的五、七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更增加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底的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目前美國國內市場上一個最嚴重的發展。今天的東西吃不飽，吃昨天剩下的東西，昨天的東西吃光，又掉過頭來去大量吃明天才應該吃的東西，這還不足以說明美國人民購買力的極度低落和國內市場的必然趨於崩潰嗎？

職工們實際工資和薪水的降低，就是意味着大獨佔資本家們紅利的擴大；在這裏，戰後兩年美國大公司所取得的紅利，在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是空前的。戰前最繁榮的一年，一九二九年，美國各大公司所得淨利（納稅後）為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時紅利最高的一年，一九四三年，其所得淨利為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到戰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它却上昇為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七年則又更昇為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為一九二九年的兩倍，比戰時最高的一年還多出百分之七十。這表現了美國大獨佔資本在戰後兩年中更高度的剝削和集中及其內在矛盾的深刻化，其深刻的社會意義是不應忽視的；但光是利潤的空

前增加並不就等於私人投資市場的擴大。那麼，戰後美國私人投資市場上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戰時私人投資不能擴大是極其自然的；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前後五年作戰時期，美國私人資本家用之於建設新工廠和添置新機器的開支始終徘徊在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但到了戰後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它就一躍而爲一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戰時平均數的二倍還強；一九四七年，更上昇而爲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戰時平均數的三倍還強。這就構成了私人投資市場上的主要支柱。其他美國統計表中時常在這個項目下出現的建築業和存貨，嚴格說來是不能算做投資市場的。

這誠然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大恐慌後稀有的現象。但這裏有兩點不能忘記。第一，這種投資雖在擴大，但它是不穩定的；消費市場一旦發生裂痕，這種投資市場的發展馬上就有另轉的可能。第二，美國戰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機構本就已難於找到適當巨大的商品市場了；現在，這投資市場的擴大無異是把已經擴大的生產機構再加擴大，這就是說進一步加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最深刻的矛盾不在生產消費資料的生產部門，而是在生產生產工具的生產部門。一種沒有廣大的擴展着的消費市場爲其後盾的投資市場的擴大，只有加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厲性。



國內市場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是政府市場。

政府市場在戰時曾經是決定重要的（提供了美國總生產一半以上的市場），但復員意味着政府市場的縮小，戰後三年美國政府市場的確是在縮小了。從戰前、戰時到戰後，其縮小的進程如下：

	總生產（十億單位）	各級政府開支（同上）	百分比
戰前			
一九三九年	八九	一八	二〇・二%
一九四〇年	七六	一八	二三・七%
戰時			
一九四四年	一九八	一〇四	五二・五%
戰後			
一九四六年	二〇三・七	四六・八	二二・五%
一九四七年	二二九・六	四三・五	二一・二%

最近美國會通過的從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聯邦政府及各級政府全部預算的詳細數目，還不得而知；但很顯然，這一政府市場縮小的過程，在基本上是已經停止了。

這一趨勢——政府市場的由大到小（三年），又由小向大的發展——主要是由於軍事費用的增

加而來的。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前，美國的軍事開支每年約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第二次大戰前增加到約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第二次大戰後，美國軍費開支的發展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實支）  
一九四七年（概算）  
一九四八年（估計）

二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這就是說，按照貨幣價格算，一九四八年美國的軍費開支比十年前的一九二九年大三十四倍，比第二次大戰前的平均數字大十七倍，其影響於整個政府市場在國內市場的比重是很自然的。

毫無疑問，假定美國大獨佔資本家這種企圖以對外侵略和對內備戰的法西斯趨勢不被阻止，這種國防經費的膨脹以及隨之而起的政府市場的擴大還要繼續下去的；這是目前美國經濟生活中最危險的一個發展，其嚴重性是不應忽視的。

但另一方面，這種用加強輸出和擴軍備戰的辦法擴大政府市場（美國的國外市場事實是政府市場的一部份），姑不論其內在矛盾是如何深刻，就今天而言，它是依然不能抵消國內私人消費市場進一步的縮小，阻止全面大恐慌的到來的。

試以一九四七年爲例，這一年美國政府開支佔其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二一·二，五分之一強；

這一個數目字的重要性自然是不應忽視的；而且，儘管國外市場今後將有進一步的縮小，但由於軍火市場的趨於擴大，這一個百分比今後還將提高，又是毫無疑問的。但儘管如此，亦難於想像，這種提高會在一兩年內超過美國總生產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以上。但，目前美國所面對着的問題不是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而是恐慌一旦爆發，美國總生產將有百分之五十上下的跌落。美國的備戰規模雖已不小，但美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更大——這是美國大恐慌，將不顧一切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們所建築起來的堤防，而必然爆發的最深刻的原因。

#### 四

其時，美國的經濟恐慌雖未全面爆發，已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裏慢慢地成長了。

首先從工業生產的指數看：儘管美國大資本家的宣傳家一再用貶了價的美元價格來誇示美國總生產量比戰前增加了二倍至三倍；但今天美國的工業生產雖然比之於第二次大戰前有着很大的增加（爲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數的百分之一八六），但比之於戰時生產的最高峯（一九四三年，爲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數的百分之二三九）却是一個不小的跌落。戰前、戰時、戰後美國工業生產的發展如下：

時期	百分比
戰前	100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100
戰時	
一九四一年	162
一九四二年	199
一九四三年	239
一九四四年	235
一九四五年	203
戰後	
一九四六年	170
一九四七年	186

美國經濟恐慌不平衡的發展是不能從工業生產的總指數中看出來的；因為各個生產部門不同的發展不能在這裏得到適當的反映。例如，農業生產的發展根本不包括在工業指數之內，而工業生產各部門，如礦業生產的增加遠落於製造工業之後，而製造工業中消費資料生產和生產工具生產不平衡，消費資料中耐用消費品和非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又不均衡等等。目前，大體上說，非耐用的消費品市場已經顯著縮小，恐慌已經開始；而耐用消費品的市場還未得到滿足，還有若干發展的可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部份生產工具的生產二三月間雖然觀望不前，但由於三四月間備戰經濟

的叫聲，又復趨於活躍，這又是另一方面。生產過剩和部份的暫時的生產不足（主要的限於耐用消費品、一部份和國防工業有關的重工業產品和輸出工業）交互織成目前美國經濟生活的畫面。

這種發展的不均衡性，主要地是因爲即將到來的美國大恐慌是在：

- 一、從戰時經濟轉變到平時經濟的過程中；
- 二、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空前而又複雜的形勢下；
- 三、從尚未完全穩定的平時經濟又轉變到局部備戰的過程中

形成的。因此，它呈現了高度複雜的狀態。

目前，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所謂『景氣』，事實上是靠三個來源維持的：

- 一、日漸減少的儲蓄和日漸增加的消費信用；
- 二、日漸減少的正常輸出和日漸重要的強制輸出；
- 三、日漸增加的，但至今依然是局部的備戰經濟。

一望而知，建築在這樣一些基礎上的景氣是不可能穩定的，因此它具有着空前高度的政治敏感；政治和經濟結合的密切性，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是找不出前例來的。

更妙的是幾乎是所有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都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關聯。

試以美國市場對於五月中蘇聯提議和平談判的美、蘇換文事件的反映為例：

正當蘇聯具體提議開始和平談判，美國態度尙未明朗化之前，商業週刊就寫道：

『美國和蘇聯解決問題自然是好的……但現在就達成協議——甚而至於就是現在有一種協議的可能——都將對物價和生產不利，因為這將剝奪掉目前商場中一個「期待」的因素，而這「期待」正是維持目前物價和生產的一個重要支柱。』（五月十五日，紐約，商務週刊）

果然「期待」沒有落空，五月十七日，馬歇爾再次拒絕了莫洛托夫的提議之後，紐約證券市場就有了一九四六年九月大跌價以來最大的高漲。

但「期待」終究是「期待」，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們在心底裏依然是沒有信心的：

『不少人在市場上還是不敢放手做。他們相信，假使沒有三四月間的馬歇爾計劃和增加軍費，二月間的穀物大跌價很可能就會接着演變成一個全面蕭條的局面。備戰和馬歇爾計劃是目前市場的支柱；但這支柱却可能證明並不可靠。』（大意，六月五日，同上）

更乾脆的說，『假定國際形勢好轉……那可能引導出一個經濟蕭條來。』（某投資通訊的話，引用自六月一日紐約工人日報）

美帝國主義企圖用擴大侵略、拒絕和平、製造戰爭空氣、惡化國際形勢的卑劣辦法來維持繁

榮，避免恐慌；但強大的民主反帝陣營，包括美國人民在內，是不會允許這一罪孽滔天的企圖實現的。

一方面是必然繼續展開的不均衡的局部危機，一方面是絕對不能維持的不穩定的備戰景氣——這可能引導到什麼後果呢？恐慌的爆發可能遲一些，恐慌的成長可能慢一些，但一旦爆發，恐慌的持續必將更爲長期，更爲苦痛。

喬木 一九四八年七月

註：本文所用數字概以一九四七年正月、一九四八年正月杜魯門的兩次經濟報告及一九四八年正、二、三月美商務部出版的商務月刊爲據。

# 目次

戰後美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編譯者序）	（一）
第一章 資本主義恐慌研究	（一）
資本主義爲什麼發生恐慌	（一）
資本主義變成世界生產的支配方式	（六）
新市場爲克服恐慌所必需	（八）
雇用人數的增加和實際工資的提高	（三）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	（三）
美國地位的改變	（三）
日本向亞洲的突進	（四）
蘇聯革命的影響	（五）
殖民地的工業化停止了	（六）
恐慌之前失業不斷增加	（七）
恐慌期間生產、失業和對外貿易	（八）



恐慌的影響是普遍的.....	(四)
是工業的危機也是農業的危機.....	(五)
恐慌與戰爭之間沒有擴張.....	(六)
資本主義帶着危機走進大戰.....	(七)
<b>第三章 帝國主義的擴張..... (六)</b>	
帝國主義及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	(一)
帝國主義和恐慌的緩和.....	(二)
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	(三)
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質.....	(四)
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聯盟.....	(五)
帝國主義發展的幾個階段.....	(六)
殖民地工業品輸出的停滯.....	(七)
殖民地經濟恐慌特別嚴厲.....	(八)
日本帝國主義與歐洲帝國主義.....	(九)
帝國主義使半個世界陷於飢餓.....	(十)
帝國主義緩和了國內矛盾.....	(十一)

為什麼社會革命不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發生..... (九)

第四章 恐慌與戰爭之間的世界..... (九四)

第二次世界戰爭在美國被誤解了..... (九四)

第一次世界戰爭前歐洲工業國家的穩定性..... (九五)

沒有一個國家為第一次大戰做過經濟上的準備..... (九六)

第二次大戰前社會和政治的不安..... (九六)

第二次大戰前沒有固定的同盟..... (九七)

第二次大戰前的經濟準備——所謂國防經濟..... (一〇〇)

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影響..... (一〇三)

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距離日益擴大..... (一一)

第五章 未來恐慌在美國..... (一一九)

美國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 (一二〇)

戰時發展加強了恐慌的因素..... (一二四)

美國生產力在戰時的增加..... (一二四)

新市場對於擴大了的美國生產太小..... (一二五)

美國的對外貿易比之於它的國內市場是小的	(一三)
美國對中國、亞洲和蘇聯貿易的前途	(一三)
美國對歐洲的貿易	(一六)
世界貿易和美國生產擴張關係	(一六)
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其他國家的恐慌危險	(一四)
美國的國內市場	(一四)
過渡時期的機會	(一四)
消費和生產能力之間的距離	(一四)
創造新工業不能阻止恐慌	(一四)
獨佔資本使恐慌惡化	(一五)
未來的農業恐慌	(一五)
第六章 未來恐慌時的世界政治	(一六)
蘇聯地位的加強	(一五)
蘇聯是歐洲大陸上唯一的世界列強	(一六)
資本主義在德國的繼續是很困難的	(一七)
非資本主義生產的範圍擴大了	(一七)

法國和西歐的社會矛盾加深	(一七)
英國對於西歐的作用	(一九)
亞洲形勢改變了	(二五)
日本失敗的後果	(二五)
反封建和工業化的鬭爭中的蘇聯	(二五)
亞洲人民的反帝鬭爭	(二六)
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二九)
第七章 未來恐慌的前途	(二九)
政權在美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	(三三)
政府作用的增加不一定就是進步的	(三五)
未來恐慌中美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	(三五)
有利於進步力量的三大因素	(三九)
未來恐慌中美政府可能的對策	(四〇)
反動的解決恐慌的辦法	(四五)
一個美國「國防經濟」的體系	(四六)
用備戰來解決恐慌的危機	(五三)

美國的新型帝國主義.....	(三六)
美國需要「同盟國家」.....	(三三)
走向世界戰爭還是走向社會變革.....	(三七)

## 第一章 資本主義恐慌研究

資本主義爲什麼發生恐慌？

自從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它就帶來了恐慌；隨着它的發展，它把恐慌擴大到全世界。在資本主義生存的一百年間，研究者已經搜集了足夠的歷史材料，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直線向上的，而是經過了或長或短的一度發展之後，就來了一下較大或較小的震動，這震動叫做恐慌。一部份已經生產的商品找不到市場，其結果是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工資和利潤跌落了。經過了或長或短的時期間之後，生產恢復了，失業者又重行參加了生產，而最後，生產量不僅達到，而且超過了前一個時期的水平。

• 1 •

這是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這不是第一次，經濟學家已不止一次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不可能是直線向上的，生產量不斷擴張的，而必須是起落不定的，經過一陣

子的向前發展之後，忽然來一下突然和強烈的恐慌？

無數的答案曾被提出過，但把所有這些不同的答案歸結起來，一世紀以來，這些答案可以歸成兩類，一類是資產階級的，一類是社會主義的。一般的說，社會主義的結論是：恐慌是一種和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社會秩序不能分離的現象，它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而最後則將威脅它的生存。資產階級的理論與此不同，他們根據某一種特殊的現象，認為恐慌不過是一種發展的「中斷」或是「擾亂」；很多時候，它是可以避免的；他們尤其反對那種以為恐慌的發展必然是越來越兇，其嚴重性最後將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說法。

兩派理論都同意恐慌展開的現象：即資本主義經過了一度生產不斷增加的經濟繁榮之後，它就不可能把所有生產品在賺錢的價格上完全出賣出去。這就是經濟恐慌，但，為什麼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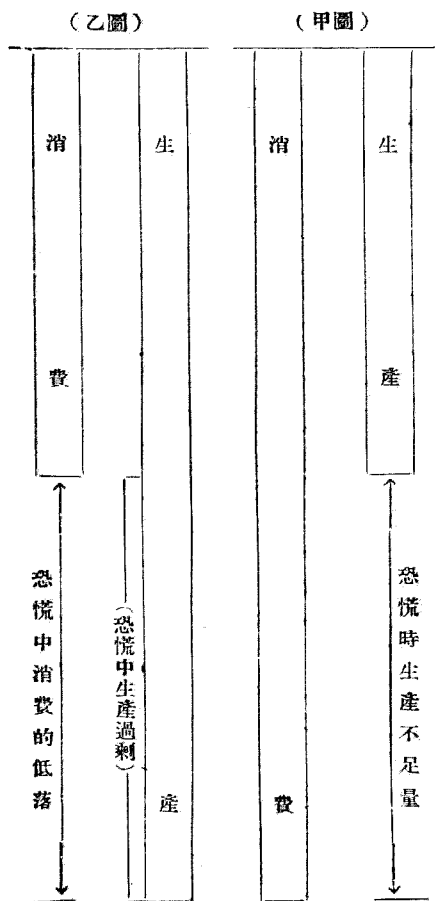
資本主義的主要任務是為那不斷增加的商品找到一個有利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就表現在它不能解決這一市場問題上。有利的解決，就意味着繁榮；沒有解決，就是恐慌。

不能為不斷增加的商品生產找到市場的這種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特有的。恐慌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也有過，但那時產生恐慌的因素，完全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恐慌相反。

讓我們用一個圖解來把這個道理說清楚；我們先假定兩根線，一根線代表生產，一根線代表消

費。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恐慌是以生產落後於消費或需要為其特徵的，那就是說，生產不能滿足現存消費者的需要，不管這是由於什麼原因造成的。它或者是因為戰爭破壞了廣大的區域，或者是收成不好，或者是像東方國家所時常發生的，是因為極端重要的水利工程壞掉了。

這樣，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恐慌是一種生產不足的恐慌（一如圖甲之所示）。其結果，是窮人吃苦。但這種恐慌中絕不會發生大量存貨堆在貨棧，因為不上算而賣不出去的現象。人們對於生活必需品都感覺缺乏。在正常的情况下，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與消費是大體上相互平衡的。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恐慌是由完全相反的因素造成的。

資本主義的特殊問題，不是生產的不足而是生產過多與消費低落的問題（請看圖乙）。

根據社會主義的觀點，這種生產過多的現象，分析到最後，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造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站在一邊，千百萬的工人站在另一邊，而這千百萬工人的工資及其消費，雖有若干伸縮性，但却是絕不能跟着生產的增加而有相應的增加的。

近代社會主義理論的開山祖，卡爾·馬克思說，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是以勞動階級及大多數人民的消費受到限制為其前提，這一個社會制度本身，是資本主義恐慌最後的負責者。他說，資本主義下商品的推銷受限制於「消費者的能力，這種消費者的能力又以分配情況的對立性為基礎，這種對立性的分配把社會大多數人的消費減低到一種最小限度，它（限度）只能在極小的範圍內有所變動。」●

這就是說恐慌是這樣造成的，即，資本主義必須不斷增加和擴展它的生產；但由於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限制，把消費最局限在很狹的範圍之內，廣大羣衆的消費不能跟着生產的增加而有相應的

增加。恐慌是由於人民大眾的過少消費造成的，而這種消費過少的根源，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之內無法消除。

但，羣衆的過少消費，怎樣表現為經常發生的恐慌的實際過程，却是很複雜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生產消費資料，而且生產生產手段。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愈發展，它的生產生產手段的部份就愈大，不論是從絕對的或是相對的方面說。要賣出工人們能用他們的工資買進的消費資料並不困難；要賣出資本家個人所需要的消費資料也不困難；而在最初，就是賣出為擴展生產用的生產手段（例如機器等）也不困難，因為最低限度在最初，資本家自己的活動，為這些東西創造出市場。

現在，跟着生產手段的市場的擴大，消費資料的市場也擴大了；因為擴張生產就要增加工人，更多的工人就意味着更多的工資，這就增加了消費資料的市場。因此，當資本主義的擴張還在持續的時候，整個市場問題，一般地說，是被解決了的。但這情形只限於擴張時期，遲早有一天或者一年會到來，到那時，新工廠的設立完成了，生產工具的擴張過程停止了。為建築新工廠和擴充舊工廠所雇用的工人被解雇了。他們再沒有工錢了，他們已不再能購買消費品了，或者說，他們已不能像從前那樣規模地購買了：這樣一來，社會的消費，即對於消費資料的需求，也就相應的減少了。但當真正的消費在減少的時候，消費品的生產却在增加，因為生產的能力擴張了。這過程的結果就是

恐慌。

這樣，跟着每一個擴張、生產的增加和繁榮時期，之後就必然產生恐慌。但經濟恐慌是一種病，它在它的自身的內部也帶有治療的因素。在這過程中，一部份生產，因為金融流通的困難，停止生產了。但恐慌同時也造成了新的生產力和物價的水準，從而使新的擴張有了可能。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共產黨宣言』裏說：『資產階級怎樣克服經濟恐慌呢？一方面，使用強制地毀滅一部份生產力的方法，另一方面，使用征服新市場和加強榨取舊市場的辦法。』

直至現在，我們解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發生恐慌，為什麼它的生產的進展不是穩步前進，而是不斷為恐慌所阻斷。但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為什麼這樣的嚴厲？而不久將來就要爆發的恐慌，其性質又是怎樣的？爲了詳盡說明現階段的資本主義和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有什麼不同，我們必須分析問題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恐慌所賴以展開的過去和現在的歷史環境。

資本主義變成世界生產的支配方式

歐洲的資本主義是從前一代的社會制度——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但這不是說一日之間，它就

代替了封建社會及其他一切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這過程佔據了成世紀的時間，即使是今天，在歐洲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過程也還未完全終止。例如，在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德國，只有第二次世界戰爭和納粹國家的全部崩潰，才最後地完全肅清了它的封建主義。

但儘管資本主義變成了某幾個國家支配的生產方式，對全世界說，它還不能說是支配的生產方式。現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之後，資本主義還不能說是統治蘇聯以外一切世界生產的方式。讓我們看一看世界農業生產的人口。他們的人數據估計不下於十三萬萬，幾乎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二。● 這批農業人口，只有極少的一部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之下工作的。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居住在亞洲和非洲，而在這兩大洲上，直至今日，資本主義僅處於萌芽狀態。

另外一方面，當資本主義在某些國家內還在擴張，而在另外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蘇聯，它已被一個完全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因此，世界生產的頗大一部份，已經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軌道上轉移開去。這樣，我們就可以有理由懷疑，從今而後世界人口的極大多數還會不會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下，從事資本主義的生產。

但儘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從來沒有包括過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從拿破崙戰爭的終結時起，至

● Karl Brandt 著：『世界農業的改造』，紐約諾頓公司版，第七頁：『地球上務農爲生的人，約十三億人。』

第一次世界戰爭止的一世紀內，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不斷擴展它的陣地的。這種擴展，有時快些，有時慢些；但一世紀來，資本主義總是不斷在擴展。最初，在那些資本主義最先發展的國家裏，它代替了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或多或少地毀滅了那些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世紀中不斷有更多的國家被捲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軌道。在這一世紀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超於以前任何一個世紀。其結果是，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的當時，資本主義生產不過是在美國和西歐的某些部份鞏固的確立起來而已，但到了這十九世紀的末葉，它却已成爲世界上支配的和最強大的生產方式了。

十九世紀初葉，資本主義不過是非資本主義海洋中的一個孤島，這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假如我們假定那時全世界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的話，我們的假定是非常寬大的。但經過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到了第一次世界戰爭之前，這比例已經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而在這當中，世界人口還有了很大的增加。

新市場爲克服恐慌所必需

讀者們會問：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發展和我們目前研究的問題——未來恐慌有什麼關係

呢？這關係是：造成資本主義恐慌的諸因素，是為這種情形所影響和改變的。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展，以不同的方式方便了市場問題的解決，以下三種方式是最重要的：

一、由於把國外千百萬人民捲入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它為國內工業創造出一種補助市場。其結果，紅利提高了，投資增加了，資本家的個人消費跟着增加了。

二、由於市場的擴展，它就使得有着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可能雇用幾百萬更多的工人，這樣一來，這些國家的消費能力也增加了。

三、它又創造出一系列新的因素（這是我們在以後要討論的），使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勞動市場上，出現若干有利於勞動者的條件。其結果，不僅是被雇傭的工人增加，而且他們的實際工資也相對地提高了。

讓我們記住：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是恐慌出現的決定因素。由於這分化，生產的擴張受到限制，因為工人階級和廣泛人民的消費只能在極小的限度內有所增加，假如那增加是可能的話。

當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發展時期，這種對於勞動者相對有利的條件就相對的增加了他們的消費量：被雇傭的工人和他們的實際工資都增加了。這樣，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就能夠發展它的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因為被雇的工人數目成千成萬的增加及其實際工資的提高，再加上資本家的

個人消費的增加——這就使得那些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爲目的的工業有很大擴展的可能。這種國內外市場巨大的擴展，決定的影響了資本主義恐慌發展的規律（雖然在這時期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是在經常的挫折中向前的）。但跟着新市場不斷的開闢，這些挫折是比較容易克服的，一旦克服之後，繁榮時期更加繁榮。

讓我們具體的看一看從滑鐵盧到塞拉愛窩（第一次世界戰爭）的一世紀中，資本主義是怎樣在全世界發展的。

一、在那些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強大發展的國家，例如英國，毀滅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程，還是在繼續着。資本主義日益變成了它們的支配的、甚至是僅有的生產方式。在那些資本主義還在開始發展的國家——當時的歐洲大陸各國大都如此——，它最後地變成了它們的支配的生產方式，例如德國。

二、同時，資本主義被帶到另外一些國家去，這些國家的工業幾乎還沒有發展，但它們享受着主權的獨立；而在整個工業化時期，它們依然還是一些獨立的國家；例如帝俄和日本。

三、在那些人口稀少的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以及爲白種人所居住的英國自治領，資本主義也發展起來了。這些區域的存在，使得歐洲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有了可能；因爲，歐洲資本主義國

家可以向這些區域輸出資本、商品和成千成萬的人口，移民的規模是空前的。

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同時也被擴展到那些已經失去政治獨立的國家：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區域，例如亞洲和非洲的很大的一部份。在這裏，宗主國的利益決定着這些地區的是否工業化，以及工業化到什麼程度。

很清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這樣的擴展，就使得它很容易地解決了市場問題；在此期間，世界貿易空前的增加了。正如柯林·克拉克●對於一八五〇年所說的：『全世界有三萬萬三千六百萬鎊的輸入，它的輸出則達三萬萬零五百萬鎊。』他列出歐洲和非歐洲兩方的六大貿易國家的對外貿易如下表：

歐 洲		非 洲	
進 口	出 口	進 口	出 口
大不列顛	一〇〇	美 國	三二
法 國	四五	印 度	二〇
漢 堡	二二	巴 西	六·五
荷 蘭	二二	古 巴	五·七
比 利 時	一六	中 國	二
俄 國	一四	加 拿 大	四

(單位每百萬鎊)

● Colin Clark 著：『經濟進步的條件』，第四四九頁，倫敦，一九四〇年版。



從一八五〇到一九一三年，世界貿易有了巨大的增加。以下的數目字也是從柯林·克拉克●那裏引用來的。它指示了一八五一年以來世界貿易的進展（以鎊為單位，第一欄以當時物價為單位，第二欄換算為一九二九年的物價）。

以百萬鎊為單位的世界貿易

年 代	當時物價	一九二九年物價
一八五一	六四一	九九七
一八六〇	一、四二八	一、九〇三
一八六九—七〇	二、二九七	二、七九五
一八八〇	三、〇二四	四、二八〇
一八九二—九六	三、八五二	六、八九〇
一九〇〇	四、〇二五	六、六一〇
一九一〇	六、四三〇	九、〇五〇
一九一三	七、八四〇	一〇、七一〇

這些數目字說明什麼呢？從一八五〇年到十九世紀末，不論是按當時的物價或一九二九年的物價，世界貿易增加了六倍。從一九〇〇年到第一次世界戰爭前夜的短短的十三年裏，它又增加了三分之一。

● 同前書第四六一頁。

從一八五一到一九一三年，不僅是世界貿易增加了，資本主義各國國內市場上的買賣增加得更厲害。

這是我們全盤分析的決定點：我們要證明在資本主義擴展的時代，工人的數目和他們的工資都有了增加，因此它就雙重的加強了國內市場。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弄清楚，使這一現象成爲可能的因素，是不是僅僅適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一特定時代，它的適用的範圍有多廣。

#### 雇用人數的增加和實際工資的提高

資本主義的競爭逼着個別的資本家把他的一部份紅利用作投資，不斷改進他的經營和擴展他的活動範圍。假如我們把資本家的一份資本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爲了購買機器和原料用的，一部份是償付工人的工資用的；那麼，我們就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經常趨勢，即用之於機器以及其他的資本部份不斷相對地增加，而用之於工資的資本部份却相對地不斷減少。換句話說，這趨勢就是一個固定的資本單位，其所雇用的工人不斷減少。由於技術的進步，一個資本單位需要的工人日漸減少，而機器的更多使用又使雇用人數相對地減少。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有一種創造失業的永久趨勢，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資本主義有創造大批「產業後備軍」的趨勢。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這種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就壓低了工人的生活水準，是使工人階級的消費量祇能在極小限度內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假如增加是可能的話。他寫道：『由於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的增加，不斷增加的生產手段能為不斷減少的勞動者所使用的這一定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就表現為勞動的生產力愈高，工人們被雇用的可能性愈少，他們生存的條件就愈困難。』●

在上引一段之前，他又寫道：『一般的說，工資的增減是完全看「產業後備軍」的伸縮而定，而「產業後備軍」的變動則又決定於工業週期的變化』。●

對於被他所分析的時代，馬克思假定了失業（產業後備軍）會增加；而這對於工人階級的工資和他們的消費，是不利的。這一定律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發展，這一定律並不能概括他所分析的這一具體的時代。在他分析的這一個時代，產業後備軍並無顯著的增加，相反，每十年，被雇用的工人却有幾百萬的增加。我們必須追究，這是怎樣來的？是那些因素使這種雇用工人的增加和實際工資的提高成為可能的？

在這裏，決定的依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賴以發展的歷史環境。我們已經指出，在這一世紀

● Karl Marx: 『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一〇頁，漢堡一九〇九年版。

中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擴張的幾個方式。它們對於勞動市場所發生的影響不常是一律的，反而，它們的影響有時簡直是完全相反的。首先，資本主義是以毀滅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去擴展它自己的生產範圍的。自然，資本主義的競爭規律在這個時期也是適用的，資本家經常地處於一種壓力之下，不得不以更多使用機器的方法，去改進他的生產力。其結果是失業，因為一個資本單位所使用的工人少了。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被毀滅的時候，兩大「產業後備軍」被創造出來了。第一個後備軍是鄉村居民大批移民到城市所造成的，而這種移民常常是在重大壓力之下進行的。第二個後備軍是從獨立手工業者的消滅中產生的。他們面對着大工廠出產的便宜商品的競爭，不久就會宣告破產，而不得不走到工廠去，尋求職業。由於農村人口大批的移向城市以及手工業者不斷的破產，產業後備軍是大大的增加了，這情況對於勞動市場上的勞力出賣者是不利的。其結果是，在這一時期內，在資本主義有了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工人們的實際工資並未增加，或者是增加得很少。

這一時期，英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假如我們以一九一三年的實際工資為一〇〇，那麼，在一八二〇年，它不過是五九；一八二五年，依然是五九；一八三〇年，甚至跌落到五八；一八三五年跌得更兇，跌到五七；一八四〇年，上昇到五九；但到了一八四五年，它又跌到五七；從此直到一八五〇年，始終維持這一水平。在一八五〇年，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比之於一八二〇年還低

兩點。●

在法國，事情的發展也差不多。以一九〇〇年的實際工資爲一〇〇，則一八一〇年是五五·五，一八二〇年是五三·五，一八三〇年是五四，一八四〇年是五七，一八五〇年是五九·五。●

這一個時期經濟恐慌的特點是它的嚴厲性，而造成這種嚴厲性的基本事實是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停留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在此期間，工人生活任何細微的改善都還不能與生產及生產力的增加相適應。

在英國，這一時期到十九世紀中告一結束。在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一時期的結束比較稍遲，而這正是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的擴張發展得最厲害的時候。最初，這種擴張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是不利於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國家內發展的。成爲這種擴張的對象的殖民地國家已經失掉它們的政治獨立性，它們的經濟發展是決定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利益。最好的例子是英帝國主義之於印

● 數字採自一九一四年慕尼黑出版的『社會政治協會叢刊』第一四五期九十九頁 Carl Tyska 博士所著的『十九世紀西歐之工資及生活費用』一文，以及 Arthur L. Rowley 所著『十九世紀聯合王國的工資』一書第二二六頁，創稿一九〇〇年版。

● 同上第六十四頁。

度。由於大工廠生產品的競爭，正如同過去在歐洲發生過的一樣，印度無數的獨立手工業者從市場上被驅逐出去了；但在歐洲，這些失業的手工業者還可以在大工業中找到職業，從而增加了勞動市場上的壓力；但在印度，這是不可能的。印度任何土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對於英帝國主義是不利的，因而英帝國主義想盡一切方法阻撓它的發展。因此，把印度經濟制度拉到資本主義世界中來的第一步後果，並沒有促成印度工人階級大量的發展。被大工業的生產品趕出市場的獨立手工業者只有回到農村去。英國，特別是它的紡織工業能夠絕對地增加了它的雇用人數，儘管機器的使用是在不斷地擴大；因為印度獨立手工業者的毀滅，就意味着英國商品市場更大的擴展。這樣正因為在資本主義被介紹進去的時期，殖民地區域並沒有能夠形成大量的產業工人，甚至至於在以後的相當長時期內也是如此，但帝國主義宗主國却因此而能夠雇用更多的工人；這種情形，假使不是以殖民地為犧牲，是不可能想像的。

這些有利的後果不限於那些輸出商品到殖民地去的資本主義宗主國。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很多殖民地，但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在世界經濟上的聯繫，它們也是得到若干好處的。帝國主義向殖民地方面的擴張，改進了宗主國內勞動市場上勞動者的情況，但它把殖民地的情況惡化了。

美國的工業化，對於歐洲的勞動市場有同樣的影響。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美洲大陸，特別是

北美合衆國，接受了歐洲大量的移民；而這些移民之所以發生，不外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經濟恐慌，失業工人和破產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出外謀生；一個是因為農村方面的移民根本不到城市去找職業，而直接過海到美洲。因此，資本主義在美國的發展就緩和了歐洲的社會矛盾。

因為這一個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不是失業的增加而是就業人數有成百萬成百萬的增加，工人的工資、生活水準和消費都增加了，而這種增加還是相當大量的。我們已經敘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英法兩國工資的變遷。以下的數目字說明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末葉變動的情形：以英國在一九一三年工資水準爲一〇〇，則一八五〇年英國工人的工資是五七；但到了一八五五年，它已增加到六三；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儘管時有挫折，英國工人工資的發展趨勢是在挫折中向上的：一八六〇年，六四；一八六五年，六七；一八七〇年，七〇；一八七五年，八九；一八八〇年，八一；一八八五年，八二；一八九〇年，九〇；一八九五年，八八；一九〇〇年，一〇〇。

同時期中法國工資變動的情況和英國差不多。以一九〇〇年爲一〇〇，一八五〇年法國的工資水平是五九·五；其後，直到十九世紀末，它的發展趨勢是不斷向上的：一八六〇年，六三；一八七〇年，六九；一八八〇年，七四·五；一八九〇年，八九·五；一九〇〇年一〇〇。這樣，不論是在英國或是法國，從十九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的五十年間，工資的水平都是從六〇以下上升到

五十年來，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發展把資本主義不斷增加失業的內在趨勢抵消了。由於這些因素，我們沒有不斷增加的失業，我們有的是不斷增加的就業。我們沒有看到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繼續惡化以及他們的工資固定在很低水平上；我們看到的是，工資的普遍增加影響到全部勞動人民，而這種情形繼續了幾十年。正是因為這個原故，當恐慌發生的時候，它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直至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之前，雖然有小的挫折，但就全體說來是以不斷向上為其特點的。生產與對外貿易都在增加，紅利與工資都在增漲，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都在擴展。當他們的實際工資和生活水準在提高的時候，工人們就業的數目也增加了。因此，很容易了解，在這一時期中，人們的注意已不復集中在恐慌這一特殊問題，而是轉移到產業週期這一全面問題上來了，那就是說，人們的注意集中到經濟發展的向上及其全部現象上來了。

這樣，跟着資本主義的成熟，它似乎已有效地否定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因為社會主義者堅持：由於經常恐慌的結果，社會矛盾將更加尖銳，而這恐慌將最後予資本主義以致命的打擊。

美國的經濟學家漢森說：『在過去一世紀有半的期間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曾為很多的兒童病（用斯比浩夫的話）所襲擊。大規模新資源的開發，革命性的新發明與新技術，在一個大部還



依靠於農業的世界裏收成的變動，戰爭，沒有控制的信用經濟……這是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產生那一些如火如荼的繁榮和蕭條的原因。這些爆炸性的因素被削弱了，因此產業週期的性格也在改變了。」

在世界第二個強大的工業國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桑巴特寫道：「正當英國被一個嚴厲的恐慌所襲擊的時候（這恐慌同樣影響了歐洲大陸），馬克思展開了他的恐慌理論，因此很自然的他會相信每一次跟着繁榮而來的恐慌，會一次比一次嚴厲。假如一八二五年，一八三六年，一八四七年的幾次恐慌發展的趨勢繼續下去，馬克思「恐慌災難」的理論好像是能夠成立的……。一八五七年的大恐慌是英國所經歷的最後一次的大災難，德國和奧國在一八七三年遭受過一次嚴厲的恐慌；但自從那時以後，歐洲經濟生活的顯著趨勢是它的矛盾相互抵消，日益緩和，最後完全歸於消滅。這一趨勢一直繼續到第一次世界戰爭，而世界戰爭及其後果並沒有削弱這一趨勢或者是把那趨勢顛倒過來。」

桑巴特這幾句話是在一九二八年寫的。但一年之後，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厲害的一次恐慌。

##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

我們分析了使十九世紀直至第一次世界戰爭時的經濟恐慌得以緩和的諸因素，這給我們很大的幫助來了解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它給我們寶貴的材料，來斷定這一個恐慌的嚴厲性不是「例外」的，而卻是「正常」的。

我們應該記住，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當資本主義開始它向全世界作勝利進軍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是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從事生產的，但到了約莫一世紀之後，全世界差不多有了一半的人口，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之內工作了。正是由於資本主義征服了半個世界，擴張了它的國內外市場，導向恐慌的諸因素的影響是被削弱了。

現在應該清楚，當全世界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人口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的時候，資本主義只需向較小地區作十分溫和的發展，就足以對資本主義的母國產生強大的作用了。但另一方面，當資本主義已經把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捲入到它的經濟軌道之內，資本主義的擴張和新市場的征服，

只有在真正巨大的規模上進行，才能產生過去它在較小地區作相對的溫和擴展情況下所產生的結果。

換句話說，從第一次世界戰爭到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向外擴張和新市場的獲得，必須是幾倍於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戰爭前的擴張，它才能得到緩和和恐慌的效果。但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

第一次世界戰爭結束後，事實上在兩次世界戰爭之間的全時期，新市場並無任何新的顯著擴張。（目前，我們先談事實，不談理由。）在這一時期內，資本主義的擴張甚而至於還比不上第一次大戰前的十年。儘管，這裏那裏不時有所進展，但就全體說來，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速度，遠落於第一次世界戰爭前十年的速度之後，而在分量上，它則絕對地少於第一次大戰之前的十年。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本體擴大了，尋求新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數量和力量增加了。

#### 美國地位的改變

第一次大戰後，足以影響開闢新市場的最重大因素之一，是美國地位的完全變更。因為關於這一點的事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這裏稍為分析一下就夠了。從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從歐洲人

的觀點看，美國是一個有千百萬歐洲人移民進去的國家。同時，美國是歐洲資本大量投資的地方，是歐洲商品大量銷售的地方。從美國自身說，它還可以把它資本主義邊界不斷向內地擴張，從而獲得新的市場。十九世紀的情況是如此。

但在兩次世界戰爭之間，美國內部的情況完全改變了。對於歐洲而言，它已不再是一道永遠敞開着的，幾百萬移民可以進來的大門了。即在一九二九年之前，美國只接受了極少數目的移民，不及過去的一小部份；作為緩和歐洲失業的因素之一，它的作用大不如前，終而至於不再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因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移民的數目減少的這一事實，適用於整個美洲大陸。例如一九二九年以前准許移民到加拿大和阿根廷去的人數，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移民數的極小的一部份。整個美洲大陸已經不再是吸收歐洲幾百萬失業羣衆的一隻大漏斗了。

另一方面，作為歐洲工業產品的一個市場，美洲大陸的重要性也減少了。跟着美國從一個農業的、僅僅部份是工業化的國家轉變到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工業國家，它的國際貿易關係也改變了。從歐洲購入的商品不斷減少，從歐洲來的投資量日漸降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卻曾經是歐洲國家最有利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在美國內部，資本主義已不可能在它的國內擴展市場。美國的國內市場已不復能全部吸收掉它

的生產品，從而它不得不逐漸向國外尋求市場。在這一點，美國對外貿易的方向的改變是其有特徵的。一方面是它的對歐貿易減少了，另一方面，它和亞洲及南美之間的貿易，以及一般的說，它和一切非歐洲國家間的貿易，卻是增加了。同時，美國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一言以蔽之，美國不僅不再是歐洲資本主義擴張的對象，而它自己卻反而變成一個強有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向它的國境之外去找尋新的市場了。

這樣，美國的變化就加深了歐洲本已存在的社會矛盾。現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對內擴張已經結束，它現在所遭受的恐慌，其嚴厲性遠超過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其他部份所遭遇的。先前，我們說過尋求新市場的資本主義本體，在這一時期加強了；美國內部情況的變化，是這一發展中最大的個別因素。

#### 日本向亞洲的突進

美國還不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唯一的強大競爭者；日本帝國主義，在此時期也出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經歷了迅速的資本主義化的發展；和印度及中國不同，它完全保持了它的政治獨立性。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讓我們先看一看英法荷的殖民地。這片殖民地廣大非凡，其人口約有五萬萬，比當時的蘇聯大三倍，比美國大四倍。因此在這一個區域裏開闢新市場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歐洲帝國主義宗主國在這裏已經創造了進一步發展工業的條件。例如，爲了推銷他們自己的某一些工業品，他們建築相當大的一個鐵路網。

英屬印度即是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

從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三年，對於英國的工業產品言，印度還是一個不斷擴張的新市場。一八九七到九八年，印度的輸入達六九二、六〇〇、〇〇〇盧比，到了一九一三到一四年，它增加到一、八三二、〇〇〇、〇〇〇盧比。同時期內，印度的出口從九三七、九〇〇、〇〇〇盧比上升到二、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比。那就是說，在這期間，印度的全部國際貿易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在同時期內，印度的鐵路網，從二五、〇〇〇哩增加到三五、〇〇〇哩，即增加百分之四十。在一九〇〇到一〇一年，印度鐵路的運輸量不過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噸。但到了一九一三到一四

● 本書這一部份所引的數字，來源是：『英屬印度統計綱要』，印度政府編，加爾各答出版。『英國在印度貿易的條件和前途之報告』，倫敦海外貿易部發表。『印度人口普查』，印政府統計處發表。『英屬印度之統計』，印政府統計處發表。



年，它已一躍而爲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噸。從二十世紀的開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一年，印度的產煤量從六、二一七、〇〇〇噸增到一六、四六八、〇〇〇噸，即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

但儘管工業有如此的發展，印度依然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在此期間，英國竭力阻止印度任何有系統的工業化，它只容許那些符合於英國利益的工業發展。在此期間，印度任何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破壞，主要的都祇有利於英國——它的極有限度的工業化，爲英帝國主義創造了巨大的新市場；且不說幾百萬當地土人的剝削帶給英國以巨大財富這一事實。

爲了使得印度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繼續作爲英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一個日益擴張的市場，印度必須有更大的工業化，印度人民的生活水準必須有很大的提高，這是一個英國和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參加的事情。但事實上，這樣的事一點沒有發生。實際上實現了的工業發展是怎樣微少，從以下的事實可以證明：即，印度的產業工人數目（包含雇用二十名工人以上的工廠），只從一九二〇年的一百二十萬人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五十萬人。在一個人口有三萬萬五千萬的國家裏，十年之間，產業工人不過增加了三十萬。應該說，在此期間印度工業化的過程停滯了。根據一九三一年的調查，所有大小工廠（包含雇用二十人以下的工廠）的雇用人數，從一百七十五萬降落到一百五十三萬。

很自然的，印度這種工業發展和一般經濟發展的停滯，會表現到它的對外貿易上。一九一三年印度的輸入爲一、八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盧比，到了一九二九年，它增加到二、四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比；出口方面，一九一三年是二、四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比，一九二九年是三、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比。從價格上看，在此期間，印度的國際貿易增加了三分之一。但這種增加僅僅是紙上的，因爲一九二九年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批發物價指數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一九二九年印度國際貿易的實際數量並不比一九一三年大。在此期間，印度已經不是帝國主義工業品的一個日益增漲的新市場，雖然作爲一個舊市場，它的作用多少還是保存着。

印度的情況足爲歐洲帝國主義列強所保有的其他殖民地的一個典型。但，不僅是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工業發展非常緩慢。即在其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着的國家，工業發展也是很慢的。

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單獨國家的殖民地，它還保持着若干主權獨立。它的工業是很落後的，而又因爲它的人口佔據着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無疑問是具備着巨大的發展前途的。

假如中國的工業化，能以蘇聯的速度進行，抵消了殖民地工業化的一般停滯，世界資本主義還可以找到巨大的新市場。但中國潛在的可能性並沒有實現。爲什麼如此？中國走進近代世界史時，

它不是以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日本的身份出現，也不是以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印度的身份出現，而是以一個只保存着若干主權獨立的半殖民地的身份出現的。很多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日本，其次是德國、法國和美國，競爭着來剝削中國。這些國家當然是沒有興趣來鼓勵中國的工業化，從而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的。他們對於中國的態度完全決定於私人的資本家利益：他們要它推銷他們的商品，搜購它的原料，利用它的賤價勞動力。中國僅有的一點工業，絕大部份是在外國人手裏。

米契爾在她所著的「西太平洋的工業化」一書裏寫道：「一九三七年以前，列強對於中國的經濟控制可以從以下的事實得到證明。外國資本控制的鐵佔據中國年產二千噸鐵產的一半。中國的鐵礦大部為日本資本所控制，全部產品實際上完全輸出到日本。中國境內共有紡錘五、〇三二、七〇〇錠，中國人自己只有二、六二七、七〇〇錠，日本佔有二、一八三、六〇〇錠，英國佔有二二一、三〇〇錠。關於鐵機的分配情形如下：中國人有二五、一〇〇架，日本有三〇、八〇〇架，英國有四、〇〇〇架。外國資本控制了中國航業三分之二的噸位。中國全長一〇、七三一公里的鐵路，差不多都是用外國的資本建築的。」

帝國主義列強沒有任何興趣看到中國有一個民主的政府存在，相反、他們覺得這樣的政府對於他們的利益是有害的。因此中國就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寄生的地主階級依然存在。在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這一個階級形成了中國工業化最大的一個障礙。

在印度，一個帝國主義阻撓了它的工業化，但中國的工業化卻是被好幾個帝國主義所阻止的，所有這些帝國主義都希望中國維持它的半殖民地的現狀。

中國工業發展的遲緩，可以從中國的對外貿易上清楚地看出來。直至一九一三年，中國的對外貿易是怎樣的呢？以下是德國統計處的報告：『直到一八八五年，中國全部的對外貿易大約不過是七萬萬馬克，其中輸出與輸入約各為一半，全盤看去，它的增加是很緩慢的。以人口計，中國的國際貿易，包含出口與進口，每人分不到一馬克。一八九九年，中國輸入增加到六萬萬馬克，輸出增加到八萬萬馬克，合計共為十四萬萬馬克，那就是說正為一八八五年之一倍。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九一三年，它的輸出達到十二萬萬四千萬馬克，輸入達到十七萬萬六千萬馬克，合計約為三十萬萬馬克。』

從這以後直到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的發展情形則如下表：

● 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七年『外國經濟』，第六九七頁，德國國家統計處一九二八年出版，柏林版。

中國的國際貿易 (單位以百萬海關兩計)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九年
進口	五七〇・二	九〇六・一	九四七・九	一、二六五・八
出口	四〇三・三	六〇一・三	七七六・四	一、〇一五・七

這樣從價格看，在此期間，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是沒有很大增加的，但實際上，中國對外貿易量的增加是絕不能用價格的增加來衡量的。因為在這段期間，物價漲了很多，假如我們着眼於貿易量的增加速度，那麼就可以看出這種增加的速度實際上比大戰前少。

而且，更應注意，中國對外貿易的起點是很低的，比印度還低。一九二九年中國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所佔的比例不過是百分之二・一三，而中國這一比重的任何增加都比印度小。因此，在此期間，世界資本主義並沒有在中國獲得一個足以賠償舊市場之損失的那樣大的新市場，住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半個大陸，在這一時期，根本就沒有產生「新市場」的作用。

● 「中國之海關及對外貿易」，總稅務司統計處出版，上海版。

● 國聯一九三四年出版之「世界貿易概觀」，第二五頁。

我們此地對於中國半殖民地 and 亞洲各殖民地的分析同樣適用於非洲、中美與南美。在這些國家中，工業化都有了若干進展，但這種進展是不能和那些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中心相比較的。

這一個傾向到處都是一致的。當資本主義享受了幾十年幾乎是不斷的發展，在全世界有了勝利的擴張之後，當它從一個非資本主義大海中的孤島變成了支配的生產方式之後，當舊的資本主義工業列強和新的資本主義工業列強一起來爭取新舊市場之後，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半獨立國家的工業發展卻或多或少的停滯了；它們的對外貿易已經不再有任何進展，它們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關係停滯在一九一三年的水平上。

即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前，新市場被開關的地方已很少的這一事實是有着深遠的後果的。我們知道，新市場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產品的推銷是有很大作用的，而資本主義生產產品的推銷，對於恐慌的出現又有決定的作用。我們同樣知道，第一次世界戰爭前，新市場大規模的開發，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具有決定影響；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十九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各國內勞動市場上的壓力才不如同世紀上半葉之甚，而造成工資增加，國內市場擴大，幾百萬工人得到職業的結果。

記住新市場的開關和國內市場的發展二者之間有機的聯繫，就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次世界戰爭後開關新市場的失敗，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必然產生很大的反作用。事實的發展正是如此。

## 恐慌之前失業不斷增加

最初，這發展是不明顯的。第一次世界戰爭使歐洲的生產發生很大的挫折，有些地方甚至引起生產能力不小的低落。因此，最低限度在歐洲大陸，它最初對於生產工具的生產曾經提供過一個日漸增加的市場。但儘管第一次世界戰爭以後歐洲的生產工具需要部份的重建，儘管歐洲的生產是從低於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出發的，不到幾年，生產工具的擴張停止了。從那時以後就發生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是相當大的生產力棄而不用——注意這是恐慌爆發之前——另一方面是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在歐洲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失業人數經常在百萬人以上。德國和英國皆是如此。

我們沒有第一次大戰前德國失業人數的統計，但德國工會關於他們會員失業的記載卻是有的。對於勞動市場上的一般趨勢，它給我們一個清晰的概念。「從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三年，工會會員平均只有百分之二·三是失業的，但一九二七到二九年間，失業人數的比例卻要大到四倍至六倍。」

● 德國總的失業人數究竟有多少呢？

● 『德國經濟』，德國皇家統計局出版，柏林，一九三三年。

德國的失業工人（以一〇〇〇人為單位）

一九二四年	九一一（每年平均數）
一九二五年	六四六
一九二六年	二、〇一一
一九二七年	一、三三三
一九二八年	一、三三三
一九二九年	一、八九二

德國自從通貨膨脹時代結束以後，經常有一百萬以上的失業工人。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之前，德國平時的失業人數已經超過了第一次大戰前恐慌時代的失業人數了。

在英國，第一次大戰前，我們也只有工會方面發表的失業數字。英國是唯一的國家，在那裏我們可以把失業的發展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敘述到現在。英國在戰時發表的關於失業的白皮書●刊載了一幅很有趣的圖表，敘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失業的發展。該圖表說明，從十九世紀的一八五八年到第一次世界戰爭之前，英國的失業比例變動在百分之二與百分之八之間。正如卑維利茲之

● 德國景氣研究所『景氣統計手冊，一九三三年』，第十五頁。

● 『就業政策』，英政府批准印行，第二十九頁，紐約麥美倫書店出版。



所指出：「就業的最高峯，除去一八七二年異常的繁榮期外，平均為百分之九十八，那就是說，失業人數約為百分之二。就業的最低峯，除去一八九七年異常的蕭條期，失業者曾為百分之十以上，平常就業者約為百分之九十二；那就是說，失業者約為百分之八。」●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英國的失業水平徘徊在最小限度的百分之十與最大限度的百分之二十之間。這就是說，這一時期，失業者的比例遠比戰前任何一個年代為大，比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自然大得更厲害。

美國的失業，沒有這樣一種完全可靠的數字，可以讓我們來比較一下第一次大戰前和戰後年代失業的情況。但可以確定的，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之間，美國工礦業的雇用人數絕沒有增加，而這是和第一次大戰前美國的長遠趨勢完全不同的。下表表示了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美國在這一方面所表現的趨勢。

### 美國製造業的就業情況●

年 代	工 廠 數	每年平均雇傭人數
一九一九	二一〇、二六八	八、四二三、九六四

● Sir W. Beveridge: 『自由社會中的充分就業』第四十二頁，紐約一九四五年版。

● 『美國統計提要』，一九四二年，第八八五頁。

一九二一	一九二、〇五九	六、四七五、四七四
一九二三	一九二、〇九六	八、一九四、一七〇
一九二五	一八三、八七七	七、八七一、四〇九
一九二七	一八七、六二九	七、八四八、〇七〇
一九二九	二〇六、六六三	八、三六九、七〇五

這一個時期，美國工人的生產力提高到這種程度，爲了生產更大量的商品，人們並不需要額外增加勞動者。

這一路來的分析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十年間，一個大大地加強了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不得不以市場的很小擴張、甚至縮小爲滿足。因爲在這一時期，對外不能擴張，在歐洲幾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即使是在繁榮時期，失業也是很高的，比戰前的恐慌時期還要高。在美國，因爲它的生產比舊的工業國家更增加了，我們看到它的生產的增加，已經不復能再有就業人數同時增加的後果（假如增加還是可能的話）。因爲就是在繁榮時期，就業人數增加的傾向已經確定的停止了。

這就可看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前的繁榮期，在一個決定性的側面上，和第一次大戰前的繁榮期不同。美國的經驗，清楚的證明了企圖用世界大戰及其影響來說明這繁榮的不同性格

是何等的浮淺。戰爭完全不能用來說明在以後的繁榮期內美國產業工人不會增加這一事實。同樣，戰爭不能拿來說明美國資本主義結構上另一個決定性的變化，那就是美國資本主義已不能再擴展它的國內市場了，它不得不來參加國外新市場的爭奪。在這一期間，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區域裏，市場並未有很大擴展的這一事實，是不能用第一次世界戰爭來說明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應該對這一事實負責。

使這一時期和前一世紀（從滑鐵盧到薩拉窩）的發展不同的決定因素，是資本主義曾經而且現在依然不得不增加它的生產力和擴大它的生產，但在戰後時期，它只能在國外市場沒有重大擴張的條件之下增加它的生產力和擴大它的生產。因此，當恐慌到來的時候，它不可避免地要比資本主義歷史上任何其他一次的恐慌更嚴重，更普遍。一九二九年大恐慌比以前任何一次恐慌的性質更嚴厲，後果更殘酷，是一件不可爭辯的事實。因此在分析這一恐慌的影響時，我們只需簡單的加以敘述就夠了。

恐慌期間的生產、失業和對外貿易

下表●顯示着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全世界最重要的幾個工業國家生產的發展：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世界生產

年 代	世界(包括蘇聯)	世界(不包括蘇聯)	美 國	德 國	法 國	英 國
一九二九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	八八·六	八六·五	八〇·七	八五·九	九九·一	九二·三
一九三一年	七九·一	七四·八	六八·一	六七·六	八六·一	八三·八
一九三二年	六九·八	六三·八	五三·八	五三·三	七一·六	八三·五

上表表明不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生產到一九三二年跌落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六三·八，即四年之內跌落了三分之一強。這種生產的跌落，在兩個領導的工業國家德國與美國最大；在那三四年的恐慌期中，它們的生產幾乎跌了一半。美國的工業生產跌到百分之五三·八，德國跌到百分之五三·三。在英法兩國，跌落也是很厲害的。法國跌落了百分之三〇。英國在恐慌中的遭遇，比任何一個其他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要好，它的生產「只」跌落了百分之一六·五。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生產的跌落從來沒有過像這一次這樣厲害的。

失業的增加與生產的跌落成比例，它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空前的。伏廷斯基●這樣寫道：「全

● 『國聯統計年鑑』，一九三八—三九年，第一八〇—一八一頁。

● V. Vofinsky. 『經濟恐慌的社會影響』，第一四二—一三頁，一九三六年日內瓦版。

世界在恐慌期間失業發展的一般趨勢，反映在國際勞工局所編造的失業指數中。這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的失業為一〇〇，這一年英國的失業工人雖然有一百萬，德國有二百萬，美國有三百萬，意大利和日本約各有三十萬，奧國有二十萬……但這一年還是生產繁榮的一年。假定官方的統計有若干省略，那麼，一九二九年各國失業總數當在一千萬左右。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失業工人從一千萬增加到三千萬，即三倍；這統計所包括的國家，在恐慌最厲害的時期，失業工人差不多正為三千萬。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做短工的，和「無形的」失業者。假如把這兩項加上，那麼失業者總數將為四千萬。」

伴隨着生產的巨大跌落和失業的巨大增加，國際貿易有着驚人的減削。下表●表示了從一九二九到三三年世界貿易中進口和出口的總價值（以十萬萬美元為單位）。

一九二九至三三年世界貿易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進 口	三三·六	二九·一	二〇·八	一四·〇	一一·五
出 口	三三·〇	二六·五	一八·九	一一·九	一一·七

●『國際統計年鑑』，一九三三—三四年，一九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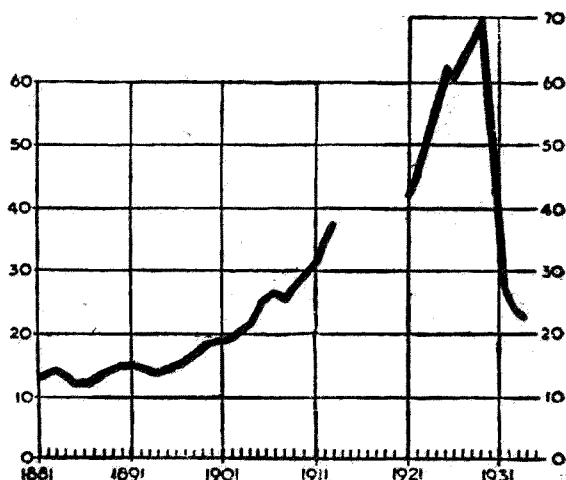
從容量上看，在此期間，世界貿易跌落了四分之一。如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根據國聯的統計，一九三三年它就跌落到七四。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在恐慌期間，國際貿易跌落得這樣厲害的。在第一次大戰前的三十年間，沒有過一次恐慌曾經使世界貿易跌落到百分之十以上。事實上，在這段期間，世界貿易是不斷在增長，儘管是慢慢地。伏廷斯基●說：「從一八八一到一九一三年，世界貿易不斷增漲的趨勢曾三次被中斷過。世界輸出和輸入的總價值在一八八三到一八八五年之間跌落過一次（約爲百分之九），在一八九一到一八九四年之間跌落過一次（約爲百分之八）。在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之間又跌落過一次（約爲百分之七）。但在此期間，世界物價（根據倫敦經濟學者週刊爲英國所編製的批發物價來計算）跌落得更厲害（從一八八三到一八八五年跌落百分之十一，從一八八九到一八九四年跌落百分之十三，從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跌落百分之九）。因此，在這些早期的恐慌中，世界貿易是保持了它的上昇趨勢，這是和最近幾年的恐慌完全不同的。」

下圖●清楚的表現了這兩個相反的趨勢：

● V. Vovinsky. 『經濟恐慌的社會影響』，第六六一六七頁。

● 同上第六六頁。

的。這就毫無不足怪，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的時候，而成為人們分析和爭論的中心了。



世界貿易價格的變遷

(位單為元美萬萬十以、口出、口進)

書一「響影會社的慌恐濟經」V. Voytinsky 自探圖本

這樣考慮了每個個別國家的不同情況，我們就可以這樣說：世界資本主義在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中經歷了過去資本主義恐慌史上所沒有的生產的衰微，失業的增加和對外貿易的跌落。

### 恐慌的影響是普遍的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沒有一部份能免除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影響。這一恐慌不僅比十九世紀中葉直至第一次大戰的恐慌為深刻，而且也比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一八二五年，一八三六年，一八四七年的恐慌深刻——如所週知，馬克思是根據他對於這幾大恐慌的分析，來形成他的恐慌理論。他對於這幾次恐慌的分析，又被大家認為符合於現

一九二九年恐慌的深刻和廣泛，使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生活，沒有一部份不受它的影響。在早期的各次恐慌中，情形並非是這樣的。常常有這樣的情形，恐慌來了，恐慌去了，而根本不影響這一個或者那一個特殊的國家。但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影響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的國家，不論它是一個老的工業國家，或者還是農業生產起着支配作用的國家。它同時影響了帝國主義宗主國和它的剝削對象的殖民地區域。

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不僅影響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軌道之內，它影響了社會中的所有階級。沒有一個階級可以倖免。在過去的恐慌中，往往是資本家雇主和他們的工人受到恐慌的影響，而自耕農、農民、官吏、領津貼者、和獨立生活者則不受恐慌的影響，形成一種免於恐慌的經濟領域。事實上，由於這一批人的貨幣收入往往是固定的，因為恐慌期間的物價多半是下降的，他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準不僅不會下降，而且還有若干上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這樣一種免於恐慌的經濟領域的存在——這一事實自然方便於恐慌的克服。但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中，任何地方的資本主義中都沒有這一種免於恐慌的經濟領域的存在。

在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中，生產幾乎下降了一半，而這正如舒培特<sup>●</sup>之所指出：「美國所有營業

● J. A. Schumpeter. 『商業循環』，第九〇八頁，紐約 MacGraw-Hill 書店版，一九三九年。



中的四分之三（包含農業經營）不得不面對着一種新的挑戰，而這種挑戰是帶着經濟死亡的威脅以俱來的。」社會上沒有一個階層可以迴避這恐慌的影響。在過去的恐慌中，農業經營者和農民往往是不受恐慌的影響的。但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不僅是一個工業恐慌，而且是一個農業恐慌（這一點下面還要詳細討論）；在這當中，農業所受的嚴重損害又倒過來對工業危機產生不利的影響，使其更加惡化。

在過去的恐慌中，津貼生活或獨立生活者往往是不受影響的（除非是好的影響），但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中，世界各國的貨幣一個個地貶值。這一個現象，再加上大規模的破產，自然會影響到靠息金生活的階級和公務人員。其次，在過去的恐慌中，政府官員的薪水常常是不變動的。但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中，這些人的薪水在所有的國家中都被減削了，間接因通貨貶價而減削，直接因政府的收入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五，不得不減薪。在這一次恐慌中，德國官方的經濟研究院<sup>●</sup>寫道：「在過往的五十年中，人民的收入從來沒有像這一次跌落得厲害。在過去的恐慌中，收入的全盤減削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影響到公務員的薪水、獨立生活者的收入、農業經營者的收入，而這些收入的源泉，在過去的工業危機中，曾經是不受影響或者少受影響的。」這是針對德國的情況說的，但

● 德國「景氣研究季刊」第六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頁。

對於全世界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這分析也是同樣適用的。

是工業的危機也是農業的危機

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是工業的，同時也是農業的。這，加上了它的異乎尋常的嚴厲性，就破壞了這一經濟制度中任何一部份的『絕緣性』。它把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一個階級都捲入了。這一現象是一九二九年恐慌所獨有的。十九世紀出現的任何一次恐慌，都沒有這樣的現象。

通過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資本主義把農業拉進它的軌道。只要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着農業生產，只要農民生產還只有較小的一部份為市場需要而生產，只要農民主要的還是靠他們自己的生產品生活，農業是不會產生和工業部門中相等的生產過剩的恐慌的。因此，在十九世紀的恐慌中，社會生產的農業部份或多或少不受工業恐慌的影響；這種情形，也正構成了克服恐慌的一個有力因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爆發的農業大恐慌，其實，並不是一個真正國際性的恐慌。它的影響只限於歐洲的農業，它其實也不是全部的，它所影響的無寧只是穀類生產的一部份。

關於這一次的農業大恐慌，恩格斯曾經這樣寫過：

「遠洋航行的輪船，南北美和印度的鐵道，使得一個非常巨大的農業區域能夠運糧食到歐洲的

穀類市場來競爭。一方面，北美有大草地，阿根廷有大草原，這都是大自然哺育出來的，適宜於耕種的地方，在這些土地上，人們只需用極原始的耕種，甚至至於不用施肥，就可以獲得豐饒的收穫。另一方面是，俄國和印度原始共產主義村落耕種的廣大土地，在這些土地上，人們不得不一天天更多的賣出他們的產品，以便償付專制政府向他們所勒索的租稅。這些農產品是不按生產成本，而只是根據中間人提供的價格而出賣的，因為作為出賣者的農民們唯一的目的，是在一定的期限拿錢付稅。歐洲的佃戶和農民在舊式的地租剝削之下，不可能和新世界的處女地以及俄、印農民在租稅壓迫下的賤價勞力競爭。歐洲一部份土地已經確定的不再用於為市場的穀類生產了……因此就產生了從蘇格蘭到意大利，從南法蘭西到東普魯士的農業危機。」●

爲了應付這一危機，歐洲農業日益採取深耕的方法；另一方面，政府則提高關稅壁壘，在這壁壘後邊，歐洲自己生產的穀類得以免於外來洋貨的競爭。其結果是歐洲穀類的價格增加了。但歐洲的工業國家的城市工人是能夠付出這種因提高關稅而增加的穀類價格的，因為如以上所指出，他們的工資增加了，其增加的程度遠超過於食品價格的提高。

和以前的恐慌比較起來，一九二九年恐慌既影響了美國，也影響了歐洲，同樣也影響了殖民地

● 採自恩格斯的插註，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第二五九—六〇頁，漢堡一八九四年版。

和半殖民地國家；它不僅影響了農業中的穀類生產，而且影響了整個農民生產。全球各地的農業都被捲入，而農業的恐慌倒過來又影響工業恐慌，使其更加惡化。

一九二九年恐慌之來臨，並不是一個晴天霹靂。相反的，在工業的繁榮還未盡頭的時候，它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了。我們已經指出：即在繁榮時期，已經證明了它不能消滅失業，因此工人中有一大部份根本就無法分享繁榮的利益。而遠在一九二九年之前，農業就早已不能分享繁榮了。卡爾·布蘭特寫道：「世界經濟危機並不是從一九二九年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崩潰開始的。早在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就已開始跌落到前三四年的平均水準之下了。」●

農業恐慌的理由是很清楚的。農業技術在此期間有了很大的進展，因此農業生產品增加了，但它卻不能在獲利的條件之下賣出。農業經營者的生產更加依賴於市場，就是說，爲了償付租、稅和其他債務，他向市場賣出的生產品愈多，他就更要在因工業恐慌而跌落的物價之下吃虧。

工業的生產過剩，使幾百萬的工人失業，幾百萬工人的工資減削，甚至不能用他們的所得去購買生活的必需品，這自然是動搖整個社會秩序的一件事情。但假如同時再有農業上的生產過剩，使全世界千百萬的農業經營者與農民面向毀滅，全世界充滿了飢餓者的時候，這種情況必然使人們失

去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信心。從來沒有像一個農業恐慌，使資本主義恐慌的真面目暴露得更清楚的。

前資本主義經濟的恐慌，主要的是生產不足的恐慌。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農業生產是支配的，所謂生產不足就是由於食糧的不足，廣大的人民飢餓、甚至死亡。那時人們禱告說：「請上帝給我們今天的口糧。」但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中，不是糧食生產得過少，而是過多的糧食被生產了。其結果是，成千成萬的農業經營者面臨着從他們自己的農場放逐出去的威脅。純粹由於農產價格的跌落，他們不能償付租錢和利息。而同時在城市中，卻有廣大人民需求食物，但他們無錢去買。農業經營者與農民不再祈禱上帝給予麵包了。他們祈禱歉收：「上帝啊，不要給我們太多的麵包！」——這是他們的禱告詞。

資本主義怎樣渡過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的？或者說，它究竟渡過它沒有呢？

這次恐慌是在資本主義已不能向新市場擴張的時候發生的。

這種情形適用於一九一九至二九年代，恐慌年代，以及其後生產慢慢恢復的那些年頭。和以前一切的恐慌不同，這裏沒有新市場的開闢來幫助恐慌的克服。

恐慌與戰爭之間沒有擴張

讓我們檢查一下支配這一形勢的若干個別的因素。

一、從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之間，蘇聯的國際貿易並未達到沙皇時代的水準。但另一方面，蘇聯的生產到一九二九年卻大大的增加了。蘇聯經過了幾次五年計劃，它的生產繼續在巨大的規模上迅速擴張；但它和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貿易卻繼續跌落。根據雨果夫的統計，從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三年，蘇聯每年平均的出口為六、五二三、九〇〇、〇〇〇盧布；同期間的入口則為四、九九四、一〇〇、〇〇〇盧布。從容量說，蘇聯輸出二四、五九〇、八〇〇噸，輸入一一、二四〇、七〇〇噸。但另一方面，從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八年，蘇聯輸出的卻只在一、三三一、九〇〇、〇〇〇盧布與二、一六七、五〇〇、〇〇〇盧布之間，其進口則在一、〇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與一，五二五、一〇〇、〇〇〇盧布之間。從容量說，在此期間，蘇聯的出口約在九，六二八、三〇〇噸與一七、九一六、三〇〇噸之間，其進口則為一、〇二五、二〇〇噸與一、二八五、八〇〇噸之間。一九三八年，第二次大戰前的最後一年，蘇聯的全部對外貿易只有第一次大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的四分之一。因此，在此期間，蘇聯絕不能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新」市場；相反，它只是一個老的，而且大大縮小的市場。●

① A. Yugov. 「戰時及平時的俄國經濟戰線」，五三頁，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二、從一九二〇到二九年，美國把它的移民額減少到一九〇五——一四年間的二分之一。●從一九二九到三九年，美政府准許的移民逐漸減少。在一九三〇——三四年間，只有四二六、九五三人被准許入境。從一九三五到三九年，數目更低，二七二、二四二人●因此，在這十年當中向美移民的總數比一九〇四——一四年任何一年的總數都要低。在此期間，當歐洲市場上的產業後備軍有着巨大增加的時候，美國對於緩和歐洲勞動市場壓力的這一作用卻大大減少了。而同時美國又停止了歐洲資本向美國的輸出，歐洲資本的輸出過去對於恐慌的克服是有很大作用的。

第一次大戰後，英國是唯一的一個歐洲列強，還可以繼續向外輸出相當大量的資本。但在同期間，美國作為一個巨大的資本輸出國而登場了：「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在美國推銷的外國債券，一共提供了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新的資本給外國，這一數目大於同期間在英、法、荷和其他資本輸出國所借出的外債的總和。」●

其時，恐慌使世界貿易發生空前巨大的降落。恐慌期間，美國生產的降落比歐洲厲害，其對外

● 『美國統計提要』一二二頁，華盛頓版。

● 同上二八八頁。

● 『世界經濟中的美國』，經濟叢刊第二十三期三一頁，美國商業部出版，華盛頓，一九四三年。

貿易的降落也比歐洲厲害。美國資本家在資本輸出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因此大恐慌以後，和以前歷次的恐慌不同，新資本的輸出已不復顯著。相反，一部份已輸出的老資本被收回了，這就更加惡化了全世界的經濟困難。「美國資本新的對外長期投資幾乎是沒有什麼了……舊資本收回了，輸出的簡直抵不上收回的。」●

在過往的恐慌中，恐慌後，資本向落後國家的輸出，常常是比較容易和迅速克服恐慌的一個有力因素。但一九二九年恐慌以後，全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不僅沒有輸出大量的新資本，而且還要收回已經輸出的老資本。

三、第一次大戰後，中歐新的獨立國家的建立，遲緩了那裏的工業發展。自從納粹上台——這在某一個意義上，是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後果之一——之後，一種新型態下的德帝國主義政策展開了。恢復了的德帝國主義，日漸把中歐的市場（這一市場的生長是非常緩慢的）據為己有。

四、一九二九年恐慌之前，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的工業發展，本已或多或少的停滯了下來。這情形到恐慌以後依然如此。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使這些殖民地國家在恐慌中遭受到意外嚴重的災難。即至一九二九年之後，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政策亦毫無改變，因此這些殖民地



的工業化過程，假如是有的話，亦慢如蝸牛之行進，其結果是這些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未能提供出新的市場，作爲協助解決恐慌之用。

五、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有若干工業化，但這工業化果實大部爲日本帝國主義所佔有了。日本政府繼續使日本和它的帝國工業化；計劃經濟和戰時體制，使得日本的經濟制度沒有十分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日本帝國及其控制區域的對外貿易，差不多全部爲日本所獨佔。當歐洲殖民地世界貿易中所佔的比例減少或者停滯的時候，日本和它的帝國在世界貿易中所佔的比例增加了。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一九二九年以前那種開闢新市場已不發生很大作用的這一趨勢，從恐慌的最高峯直到第二次大戰的前夜，一直是在繼續着的。

#### 資本主義帶着危機走進大戰

在歷史上，資本主義第一次不得不主要的依靠於它自己的力量來克服一個經濟危機。因爲世界資本主義是在沒有新市場的情況之下走進危機的，它不得不在沒有新市場的情況之下走出危機。從前面的分析裏，不難看出：一、爲什麼這次恐慌是資本主義史上最厲害的；二、爲什麼直到現在這恐慌還沒有完全被克服下去。

證明第一點的材料，我們已經拿出來了。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世界資本主義還不能夠克服這一恐慌的第二點。

下表指示着世界生產從恐慌最高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年，一九三八年發展：●

年 代	世界工 礦 業 的 發 展 (以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	
	包括蘇聯的世界生產	不包括蘇聯的世界生產
一九三四年	八五·八	七七·七
一九三五年	九六·三	八六
一九三六年	一一〇·五	九六·四
一九三七年	一一九·四	一〇三·七
一九三八年	一二一·五	九三

這些數目字說明了，只有一年，即一九三七年，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稍稍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生產。平均計算，從一九三四到三八年，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比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低百分之八·六。但這一個數目字給我們的印象不符合於事實，因爲它包含了德國的軍事生產、日本的軍事生產以及英、法、捷等國日漸增加的軍事生產。假定以平時生產爲標準，那麼這幾年的生產，比之於一九二

● 『國聯統計年鑑』，一九三八—三九年，一八〇—八一頁。

九年要來得更低。

假如我們把大戰五年前美國生產（這是當時軍事生產最少的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德國生產的發展來作一比較，這就非常清楚了。首先是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把這兩個國家的生產各各減低了一半，但從那以後，兩個國家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了，如下表：

美德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

年 代	美 國	德 國
一九三四年	六六·四	七九·八
一九三五年	七五·六	九四
一九三六年	八八·一	一〇六·三
一九三七年	九二·二	一一七·二
一九三八年	七二·三	一二六·二

這一極端有趣的數目字顯示了，在全世界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裏，生產水準從沒有一年達到一九二九年的高度，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一年，它的生產量還不到一九二九年的四分之一。美國從來沒有過生產降低一半那樣大的恐慌，美國從來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恐慌之後九年，生產還沒有達到恐慌前繁榮的水準。

但在德國，事情完全不同。一九三六年，德國的生產數字就已達到、並且超過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水平了。一九三八年，它的生產指數為一二六·二，在一九三九年的頭幾個月，再上昇到一三五。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德國的生產就已超過一九二九年繁榮時期生產水平的三分之一。但，無論如何，這種生產的增加，是和正常的產業發展沒有關係的。因為納粹政權組織了大規模的軍需生產，其規模之大，是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和平時代曾經歷過的。

下表指示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在此期間的發展：

工業生產的指數（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

年 代	英 國	法 國	意 大 利	日 本
一九三四年	九八·八	七五·二	八〇	一二八·七
一九三五年	一〇五·六	七二·五	九三·八	一四一·八
一九三六年	一一五·八	七八	八七·五	一八一·一
一九三七年	一二三·六	八一·七	九九·六	一七〇·八
一九三八年	一一五·五	七六·一	九八·五	一七三

在這裏，唯一不藉助於大規模軍備生產，而其生產總量還能超過一九二九年水準的，是英國。但必須注意英國在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水平比較低，還趕不上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因此，英國生產的

超過一九二九年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其次，應該注意，較之美、德，英國受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打擊爲小。恐慌對於英國的影響被這一事實所緩和了，即糧食和原料價格的跌落，還比英國輸出品價格的跌落爲慘，而英國的輸出有三分之二是製成品。再其次，英國和它的殖民地間的密切聯繫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最後，就是英國也增加了它的軍事生產，雖然其規模不如德國之大。

法國，和美國一樣，在此期間，它的生產從未達到過一九二九年的水準。蕭條變成了經常的現象。在這五年之中，法國生產一直停留在平均約爲一九二九年生產量的四分之三的水平。

除掉德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大大超過一九二九年水準的，只有日本。日本在恐慌中生產跌落得最小。假如我們以日本一九二九年生產爲一〇〇，那麼到了一九三一年，它就跌落到九一；六，一九三二年跌落到九七·八，但到一九三三年卻又上升到一一三·二。正如前表所示，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生產的增加最大。這是完全可以解釋的。

在這一時期，日本開闢了新的市場。一九三一年，它侵略了滿洲。此外，它又增加了它的軍事生產；因此在和平時期促使德國納粹生產增加的因素，戰爭時期促使英、美生產增加的因素，早在日本進攻中國之前，就爲它所具有了。但儘管德、日的軍事生產繼續增加，英、法及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日益以自己的軍需生產的增加來對抗德、日，世界工業生產（蘇聯除外）在一九二九

年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還是遠落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之前的生產數字之下。經常性的千百萬工人失業的情形依然存在著。

再總結一次，即遠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之前，資本主義各國的失業已遠比以前任何繁榮時期為大，恐慌一來，失業更形龐大，以及生產的大量跌落——這就動搖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從恐慌的最高峯到第二次世界戰爭，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失業數字一直比一九二九年的數字高。

失業最嚴重的是美國。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美國的生產水準在此期間始終在一九二九年水準之下，而每一工人時的生產卻在不斷增加。當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在歐洲開始的時候，美國的失業工人還有一千零四十萬人，即差不多是總勞動力的五分之一。

在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前的五年間，英國經常的失業者達一百五十萬，雖然在這五年間英國的生產已經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水平。確實的數字如下表。●

英國的完全失業者

一九三四年	一、八〇一、九一三	一三·九%
一九三五年	一、七一四、八四四	一三·一%
一九三六年	一、四九七、五八七	一一·二%
一九三七年	一、二七七、九二八	九·四%
一九三八年	一、四二三、六六二	一〇·三%

法國，西歐諸國和捷克的失業人數，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遠比一九二九年以前為大。

至於說到世界貿易：一九二九年世界輸入（以老美國金元為單位）為三五、五九五、〇〇〇元，而同年的輸出則為三三、〇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世界輸入（除掉西班牙，事實上有它亦無多大差別）跌落到一一、八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世界輸出則跌落到一一、二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七年，輸入稍稍增加為一六、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輸出為一五、三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八年，世界生產與貿易再度大跌：世界輸入跌到一四、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輸出則跌到一三、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世界生產（蘇聯除外）只有在一九三七年一年超過一九二九年水平，主要的由於軍事生產的增加。在此期間，從沒有一年的世界貿易曾經達到過一九二九年的數字，不用說超過它了。

這就是從恐慌高峯到第二次大戰期間世界生產、失業和貿易的一般情況。

● 所有數字採自一九三八—三九年「國聯統計年鑑」二一九頁。

● 一九三八—三九年「國聯統計年鑑」，六五頁。

一世紀來，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總是這樣的，當工業生產達到並且超過恐慌前繁榮時期水平的時候，恐慌就被克服了。但在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中，直到十年後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資本主義生產還沒有能夠超過恐慌前的繁榮時期的水平。這就可以看出，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前夜，恐慌還沒有被克服過來。（美國的農業也是帶着恐慌走進第二次世界戰爭的，這和第一次大戰時不同。）

這一事實的重要性，是不能作過低估計的。那就是說，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和他們的政府，是站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基礎上，走進第二次大戰的；其不穩定性遠甚於他們走進第一次大戰之時。一九二九年恐慌，從來沒有完全被克服過的這一事實，是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一個轉捩點。資本主義世界從來沒有恢復過它的平衡。這一恐慌所引起的波濤是這樣巨大，在某些國家中，它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存在本身成爲嚴重問題。這樣，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就明確的指示出經濟與政治之間，經濟與外交之間，經濟與世界政治之間日益密切的關聯性。這一恐慌同樣顯示了：在目前這一時期，從純經濟的觀點去分析恐慌的成因、後果及其展開的特殊途徑，是不再確當，而且也不可能確當了。

根據資本主義正常發展時的恐慌現象，去研究市場趨勢，工資、利潤和價格的發展，在這裏完



全是無用的，因為這和以前的恐慌不能相比。根據物價、工資和利潤的純經濟的分析，不能解釋在世界歷史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現階段中，為什麼帝國主義的擴張對於帝國主義母國經濟制度的影響是這樣的少。這種經濟的分析不能解釋國際政治情勢的尖銳化對於經濟制度本身所起的作用。

這就是為什麼多數對於恐慌的研究不能滿足讀者要求的原故，因為它們只研究細微末節的現象，而不處理恐慌這一全部現象及其環節。因此，假如我們要懂得這全部現象，對恐慌作一個全面的分析，去理解恐慌的每一環節及其與世界政治問題不可切斷的關聯，就更加重要了。

直到現在，我們分析了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及其所處的環境與時代的一部份，我們現在必須進一步分析帝國主義的擴張，以及世界經濟恐慌及兩次世界戰爭之間的一般政治形勢（第四章將討論這一問題）。

### 第三章 帝國主義的擴張

在此期間，除掉俄國革命和美國地位變更這兩事而外，足以解釋新市場開闢的失敗和從而發生的恐慌尖銳化的決定因素，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業化過程，已經不在任何較大規模上進行了。

我們已經舉出了關於這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必須分析它的原因。因此，我們更仔細的研究一下帝國主義擴張這一複雜問題。自然在這裏不得不特別注意直接或間接影響恐慌的諸因素。

我們對一九二九年恐慌所說的，同樣適用於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我們的分析不會是一個歷史的分析。相反，當我們分析那影響着全人口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帝國主義政策時，我們將特別注意於那些對於未來恐慌及其世界條件具有決定重要性的因素。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用好多種辦法去擴展它的外國陣地（見第九頁）。帝國主義是這些方法中主要的一種。

### 帝國主義及其對殖民半殖民地的統治

帝國主義擴張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擴張到一個區域，另一方面跟着它就把那一個區域在政治上控制了。這些區域就變成了帝國主義母國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半主權國家。當帝國主義擴張到了一個地方，那一個地方的人民就不再可能是他們將來經濟發展的主人翁，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就根據他們的利益來決定這些區域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從而變成了這一區域的主人翁。這一因素就使得帝國主義問題變成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在我們能夠說得上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存在的這一世紀間——從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開始直至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歷了決定性的變化；此外，在此期間，決定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着重要的差別。其結果，帝國主義的方法不僅有不同，其目的也是有差別的。關於這一點，下面，我們將在研究英、日帝國主義政策的差別時，再加以闡明。

由於一些不在本書研究範圍內的原因，資本主義首先就在相當早的時期，變成了英國的支配的生產方式，從而英帝國主義的擴張也就在相當早的時期開始了。兩個大陸國家，法國和德國，跟着發展了資本主義。當英國開始建立它那大殖民帝國的時候，它是全世界領導的工業國家，英國的工

業品在世界市場上的推銷非常順利。它所處的地位是這樣有利，以致不僅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是英國的資本家都嚴重的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英國工業並不需要特殊的保護，它是否應該完全放棄它的殖民帝國。

如所週知，英國並沒有放棄它的帝國。但爲了說明以後的發展，我們應該注意，當它建立殖民地帝國的時候，英國是全世界領導的工業國家。在它以後發展的過程中，英國卻反比那一些沒有殖民地特殊地位來保護它們工業的其他大工業國家落後了。在工業國家的先後程序上，它從第一位跌到了第三位，遠在美、德之後。

在本質上，帝國主義現象是獨佔資本發展的最高階段●。但在歷史的發展上，英、法帝國主義的擴張，遠在獨佔資本的集中現象大量發生的幾十年以前。而另一方面，遠在美國開始走向大規模帝國主義擴張之前，它的獨佔資本的集中卻早已變成支配的現象了。當資本主義還能在國境之內獲得它所需的擴張，而無須訴之於帝國主義式的向外擴張之前，獨佔資本主義已經變成美國資本主義支配的形式了。

因爲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的擴張已經開始了，因爲帝國主義首先是在那些政

● R. Hilferding. 「財政資本」，維也納版，一九一〇年；列寧：「帝國主義論」，維也納版，一九三三年。

府權力對於經濟發展影響甚少的國家裏開始的，這些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是談不上任何計劃經濟的。

那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所侵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追求着什麼目的呢？對於個別的資本家們，這目的是很清楚的：他在殖民地能比在國內賺更多的錢。賺錢的方法有好多種。首先，在殖民地，他能更便宜的生產某些原料。其次，在殖民地，宗主國的工業品可以賣更多的錢，因為在殖民地只有手工業和它競爭，而手工業是不能生產這樣的便宜商品的；但在宗主國卻有很多大工業互相競爭。最後，殖民地工人的生活水準比歐洲宗主國工人的生活水準低，因此，剝削他們更有利。

#### 帝國主義和恐慌的緩和

因為它能大大地減少恐慌的嚴厲性，帝國主義擴張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利的。自然，擁有巨大的殖民地帝國的國家，在這一點上特別有利。其次，殖民地支持了整個帝國主義宗主國統治殖民地的統治機構的費用，殖民地官員的薪水和津貼都是很優厚的。

龐大的殖民地給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以很大的利益，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盡其所能地來保持這種有利地位，特別是當這些國家已經不再是工業上最發達的國家的時候。二十世紀開始，英、法

已經不是世界上領導的工業國家了。他們的領導權已經讓位給美國與德國。

### 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

作爲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但在世界市場上卻又不得不和一些更強的對手競爭，在這種形勢下，英、法只有求之於殖民地，以保護他們的地位。在這裏，他們在殖民地所處的政治上的支配地位，給他們很多好處。這可以從這一時期中英、德兩國所處的地位中看出。從十九世紀末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的工業生產與對外貿易，其發展遠比英國爲迅速。但當德國在世界市場上可以壓倒英國的時候，英國對殖民地的輸出卻十倍於德國，因爲英國在殖民地的地位比德國好。

當每一個老帝國主義國家用盡一切方法去鞏固他們各自在其殖民地地位的時候，大工業國家在全世界的鬭爭日益尖銳。每一個國家都企圖去控制那些還未曾明確的屬於這一國或那一國的殖民地的區域。其結果，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所有還是自由的區域差不多都被這些帝國主義國家所吞掉了。剩餘下來的自由區域愈小，爲要攫取它的鬭爭就愈尖銳。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白熱化了，而當這種沒有主人的地方已經沒有了的時候，這種鬭爭就迅速的轉變爲殖民地再分割的鬭爭了。

有殖民地的國家不僅要防衛別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還要提防殖民地內部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其勢不可避免的將威脅到他們在殖民地的地位。這種危險正是從那種驅使資本主義走向帝國的趨勢發展而來的。

#### 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質

在過去的社會制度下，宗主國只要它的殖民地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就夠了。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國家的社會制度很容易是基本上並不變更的；而且，事實上，幾世紀來確是大都如此。但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它的殖民地關係上，這種穩定性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不能以殖民地進貢為滿足。資本主義在殖民地，必須為它的商品組織市場，而這就非把殖民地的整個經濟制度加以變更不可。

自給自足的亞洲農民，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產品而言，並不能代表一個市場，正如同歐洲封建時代的農民不足以成為市場。因此，帝國主義就必須毀滅它所控制的殖民區域中的獨立農民的經濟制度。因此，它建鐵路，開海港，以便運輸它的商品到殖民地去，它又毀滅了土著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好這樣去強迫他們購買大工業的產品。

資本主義毀滅了殖民地若干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這樣做，不過是重覆幾十年前它在它自己國家內所已做過的事情而已；但它並沒有像過去發展自己宗主國的那樣，去發展殖民地的工業。世界經濟的發展，並不會採取人們所預料的道路。當舊工業資本主義擴展到那些工業落後的殖民地區域去了以後，殖民地並沒有像宗主國一樣完成工業發展。在這一特殊之點上，歷史並沒有像九十年前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發展。九十年前，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八月八日紐約每日論壇發表的「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後果」一文中寫道：「我曉得英國的紡織大王們在印度建設鐵道的目的，僅僅是爲了要把他們所需要的棉花及其他原料用便宜的代價運出來，但是，機器一旦被應用到一個有煤和鐵的國家的交通系統去，那就不再可能阻止那個國家自己去產生機器了。在這樣土地廣大的國家，如印度，一個鐵路網是不能維持的，除非同時其他爲滿足鐵路交通所必需的經常和臨時需要的工業生產也介紹進去；在這當中，不可避免的，其他和鐵路並無直接關聯的工業也要使用機器。這樣，印度鐵道的建設，在事實上就變成了它近代工業化的第一階段。」●

自從馬克思寫了這幾句話以後，幾十年過去了；但他的預言，並沒有成爲事實。英國在印度建築了一個龐大的鐵道網，在絕對的數目字上，比英國本身的鐵道網還大。但這一鐵道網的建築，並

● 「馬克思選集」，第一卷，六七七—八頁，蘇黎世版，一九三四年。



沒有成爲「印度近代工業化的第一階段」，而且，英國的資本家們連在夢中也沒有想過如此做。英國的資本家們，在印度建立了這樣一個鐵道網，其目的就是爲他們自己的商品建立一個市場，並且正因爲他們在和其他工業國家競爭中落伍了，他們更不肯放棄他們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因爲這個原故，他們拒絕鼓勵印度土著工業的發展。相反，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去阻止它的發展，假如有些工業的發展不能爲他們所阻止的話，他們用一切的方法去延遲它的發展。

因爲要替英國的工業產品在印度建立市場，英帝國主義在印度所執行的經濟政策，就發展印度自己的工業說來，完全是寄生性質的。這種阻止政策，假如不可能阻止，最低限度要延緩大規模土著工業的發展。這不限於印度，所有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其殖民地中所執行的政策都是如此。英帝國主義者想用花言巧語來粉飾他們這種阻止殖民地工業化的政策。但法帝國主義者卻坦白得多了；法國的羅伯康說：「工業的自由發展從來沒有在任何一个殖民地裏被容許過；即使是這種發展的可能性，也被宗主國認爲是矛盾的，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越南自然逃不出這一定律。」●

除掉爲了宗主國的工業這一經濟理由而外，帝國主義國家還有政治上的理由，使得他們採取這一阻撓或延緩殖民地工業化的政策。他們的殖民地帝國，無例外的遠在千里之外；而殖民地裏的歐

● O. Robequain: 『法屬越南的經濟發展』，二六九頁，牛津大學出版社，倫敦及紐約，一九四四年。

洲人不過是全人口中的一個極小部份。例如，根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在印度的英國人只有一六八、〇〇〇人，約莫二千印度人中纔有一個英國人。而這極少數的英國人卻佔有了政府中經濟上和政治上一切重要的地位。法、荷殖民地中的一般情形，亦復如此。

這樣，問題就來了，這一小批歐洲人，怎麼能在並無大量軍隊駐在殖民地的情況下，在遠離宗主國幾千里以外的地方，維持着他們在殖民地所佔有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地位呢？答案是：在土著中尋找同盟軍，而且到處帝國主義者都是採取這種辦法。容許土著工業的發展將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就等於幫助了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土著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發展。和工人階級聯合在一起，這些土著資產階級就會向不管是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爭取民族的獨立。因此，所有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盡力阻止，最低限度延緩任何土著工業的發展。

#### 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聯盟

我們指出了帝國主義在土著民族中尋找同盟軍的必要。到處，這些帝國主義的同盟軍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那古老的土著封建階級。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因此就把這一個社會階層當做同盟者，維持他們的舊特權，甚至在有些地方重新組成這一社會層。在印度，英國很早就這樣做了。當十八

世紀末，孔瓦里爵士制定了土地永住法案以後，英帝國主義就在印度開始製造這一土著的地主階級了。

班亭克，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五年英國駐印度的總督，對於英帝國主義和印度封建階級聯盟這一問題是十分坦白的（這封建階級有一部份是「土地永住法」人爲的製造出來的）。在他任內的某一次公開演說中，他說：「假如我們對於廣大的暴民叛亂或者革命需要防護的話，那麼，我可以說，儘管「土地永住法案」，在很多其他側面上，甚至在其最重要之點上是一個失敗，但它最低限度有一個極大的成功，那就是這一法案創造出一大批深深願意英國繼續統治、並且完全可以領導印度羣衆的富有大地主。」●

由於工業發展的停滯，印度廣大羣衆的生活水準是可怕的低下，因此英國人就企圖以若干農業上的改革，來改善這種狀態。但英帝國主義和印度封建主義的聯盟對於他們是這樣重要，他們不容許這些改革侵犯到封建制度的財產基礎，這制度是由他們的幫助建立起來的。因此，在一九二八年皇家派赴印度的農業調查團的報告書上，我們就看到了如下的話：「這一個調查團的責任範圍，限制它不能對現存的印度土地的所有制度及租佃制度作任何建議。」其結果，英帝國主義和印度封建

● A. B. Keith 編：「關於印度政策的演詞及文件」，一七五〇—一九二一年。第一卷二一五頁。

主義的聯盟一直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

同樣的聯盟存在於英帝國的其他殖民地區域；其他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亦復如此。在這一個問題上，再聽一聽羅伯康教授關於越南的話是有意義的，因為他既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反對者。他說：『越南農民還從另外一個方面感覺到歐洲干涉的後果……在東京，由於法國的佔領越南出現了大批的大地主，許多小地主因此而下降為新的佃農。根據一個大家公認為不完全的統計<sup>①</sup>，在東京區，五九四、〇〇〇戶，即全農戶中的百分之六一，所有土地為每戶一畝（〇·三六英畝），而另一方面之二八八、〇〇〇戶，即全農戶中的百分之三十，卻每戶有一至五畝。不可能估計無地的雇農數目，或有地甚少而不得不部份租佃旁人土地耕種的貧農數目。在海東（譯音）南部四區，在稅冊上登記的農民差不多有一半根本就沒有一寸生產穀類的土地。沒有土地的農民，在三角洲的比例，全盤說來，無疑是低的，但經過在北寧（譯音）某幾個村莊中仔細的調查，谷勞<sup>②</sup>認為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納稅農民是沒有土地，或有地在二畝半以下的。』<sup>③</sup>

① Y. Henry. 『越南農業經濟』，第三頁，河內出版。

② P. Gounon. 『東京三角洲的農民』，一三九頁，巴黎，一九三六。

③ G. Robequain. 『法屬越南的經濟發展』，八二—八三頁。

這就是說法帝國主義犧牲了自耕農來鞏固和加強它和越南封建地主的聯盟。

殖民地區域的封建大地主，有些是在歐洲人來到之前就已存在的，有些是部份由他們扶植起來的，總之是爲帝國主義所支持和加強的——這些封建地主們就變成了歐洲殖民帝國主義最主要的同盟軍。其結果，是一個極端重要現象的產生，即同是一個資本主義，在歐洲它是從對封建主義的鬭爭中產生出來的；但在它們的殖民地帝國裏，它卻倒過來支持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可能有的唯一可靠的政治上的同盟軍，是這些封建地主和他們的反動的傀儡——高利貸者和收租人。

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封建主義的聯盟，產生了若干重要的經濟上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是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阻塞。這一聯盟曾經是，現在依然是，殖民地大工業發展最大的障礙之一。封建制度的維持，就意味着殖民地極大多數土著人民的生活水準的非常低下。每一個人的平均收入祇有大工業國家人民的幾分之一，其結果是任何土著工業的國內市場都非常狹小，而這種土著工業的擴展，又爲農業封建制度的維持所阻塞。

而且，只要封建制度繼續存在，土著民族中有錢的階級就可以有機會劫掠廣大的農民羣衆；高利貸資本可以取得高得聳人聽聞的利息。只要這種高利貸的可能性存在，土著的資本就不會對建立

新工業發生興趣。這種高利貸自然包含了若干危險，但無論如何，工業利潤總趕不上高利貸的利息高。很值得注意的是，每逢英帝國主義的辯護者解釋印度工業發展遲緩的時候，他們總是指出說，要使印度土著資本對新工業的建立發生興趣，極端困難。他們會不斷提出過土著高利貸者所能得到的高利和他們不願投資新工業之間的關聯。●

當資本主義在歐洲還能發展生產力，從而還是一個進步的因素的時候，它在殖民地所扮演的角色正好相反，它阻止生產力的發展，假如不能完全阻止，便盡力延遲生產力的發展。

#### 帝國主義發展的幾個階段

因為這個原故，帝國主義的攫奪殖民地，其對於資本主義宗主國的影響是不同的。初期，當亞洲和歐洲的鐵路網剛被建立起來的時候，宗主國的工業的確在殖民地找着了了一個新市場。首先，鐵道網的建立，自身就為重工業提供了一個大市場，歷數十年而不斷。同時，殖民地的大部份手工

● G. E. Hubbard: 『東方的工業化及其對西方的影響』，牛津大學出版社，倫敦，一九三五，二五七頁：『在印度，資本投在工業方面的很少，一部份是由於其他形式的投資的競爭。印度投資者的主體依然寧願把資本投入地產、裝飾品和珠寶、借貸、商業以及政府證券，而不願投入工業，因為工業投資曾受許多次嚴重的損失。』

業被毀滅了，農民利用農閒為市場目的而進行的一部份生產也毀滅了。這就擴張了宗主國輕工業的市場。

但，一旦這第一階段過去了以後，殖民地的發展就大大的遲緩下來了。造鐵路只有一次，而且它的建造和維持並沒有像在歐洲宗主國一樣，引導到任何大規模工業的發展。土著的手工業者的市場可以剝奪，但這種剝奪也只能進行一次。這兩件事發生以後，殖民地經濟任何可觀的發展，就必須以提高千百萬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水準為前提。但，如所指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結合有效地阻止了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這就是為什麼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未能如馬克思之所料，在兩次大戰之間，殖民地方面並沒有適當規模的新市場出現的原故。

#### 殖民地工業品輸出的停滯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英國統治了印度四萬萬人口達一個世紀；但印度的工業生產依然是非常落後。密契爾說：『有七百萬人口的澳洲的工業產品比之於有四萬萬人口的印度，在價值上只低一點點。』

所有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帝國，其工業化的進展如此落後，以致這些國家的工業產品的輸出停留在一個很低的水準上面。

荷屬海外殖民地一九二八年的對外輸出，工業品只佔全輸出的百分之二，而這情況在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七年依然如此；但另一方面，在這些殖民地區域的輸入中，一九二八年工業產品佔全輸入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三五年降為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三七年又上升為百分之六十。●

法屬殖民地的工業產品的輸出，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七年之間只為全輸出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而在同期間的輸入中，工業產品卻佔了全輸入的百分之七十一至百分之七十四。●

關於英屬印度在過去一世紀中的發展，布加南教授寫道：『這裏是一個國家，具備着工業發展的一切條件，但一世紀來，它還是輸入着大量的工業產品，它只發展了一點極簡單的工業，這種工業在其他國家中早已具備了高度的機械化和組織化的條件了。印度有大量的棉花、蘇，容易開採的煤，容易開採並且純度極高的鐵礦；印度有大量的因為找不到職業而飢餓的人口；印度有其次於任何其他國家的金和銀的儲藏；……印度有廣大的國內市場，旁的國家正在那裏推銷大量的

● 國際聯盟：『世界貿易網』，日內瓦，一九四二年，二九頁。

● 同上。



工業產品；但印度儘管有這麼多有利的條件，一世紀以後，它的工廠工業只能維持它百分之二的人口。」●

### 殖民地經濟恐慌特別嚴厲

這種工業生產的不發展，再加之以生產完全集中於某幾種特定的原料上，——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殖民地國家不能幫助歐洲工業國家克服一九二九年的恐慌。關於這裏的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歐洲帝國主義破壞了千百萬殖民地人民自給自足的經濟，強迫他們去購買歐洲的工業製品，因為他們自己的農家庭生產副業也被破壞了。他們同樣被迫去生產某些特定的原料，而這些原料在國內是沒有市場的，它不得不仰賴於在世界市場上銷售。

當經濟恐慌帶來了工業生產的急劇降落的時候，殖民地原料的市場也跟着大大的收縮，而這些原料是在資本主義式的莊園中生產的。此外，農產品價格的慘跌，對於殖民地經濟的打擊更兇。密契爾說：『荷屬東印度的恐慌的嚴厲性，可以從一件事上看出，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之間，它的輸出在價格上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七……；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的恐慌年代中，資本主義莊園上

的就業人數據估計從一、二〇〇、〇〇〇人跌到六〇〇、〇〇〇人，而在其他農產品加工工業中的失業者還不在此數。但土著居民的貧窮達到叫人震驚的程度的時候，依賴於少數原料輸出爲主的這種經濟結構的全部危險性被暴露出來了。⑤

荷屬殖民地如此，歐洲的其他殖民地亦莫不如此。例如英屬印度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之間，它的輸入（以百萬盧比爲單位）就從二、四〇八跌到一、三二六，再跌到一、一五四，它的輸出則從三、一〇八跌到一、三二三，再稍上升到一、四六三。⑥

印度受恐慌的打擊更大，因爲它的主要輸出的原料跌價，比它所輸入的工業品跌得更慘。安斯泰說：『由於它的主要輸出品的跌價，印度受的打擊很大。例如，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和一九三四年三月之間，穀類、油籽、大蘇和棉花的價格一律跌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它輸入的棉布、五金、和糖的跌價卻僅在百分之三十以下。』⑦

英屬馬來輸入從一九二九年的一〇三、八〇〇、〇〇〇磅跌到一九三二年的四四、四三七、

⑤ K. L. Mitchell. 『西太平洋的工業化』，二〇〇—二〇一頁。

⑥ 同第二七頁註。

⑦ V. Antey. 『印度經濟的發展』，紐約，一九四二，四八八頁。

〇〇〇磅，再跌到一九三三年的四一、三五九、〇〇〇磅；而輸出則從一九二九年的一〇八、四四五、〇〇〇磅跌到一九三三年的三八、一〇七、〇〇〇磅，再跌到一九三三年的一、〇一五、〇〇〇磅。●

法屬越南的輸入從一九二九年的二、五七四、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跌到一九三二年的九六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再跌到一九三三年的九一九、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而輸出則從一九二九年的二、六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跌到一九三二年的一、〇一八、〇〇〇、〇〇〇法郎，再跌到一九三三年的一、〇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從總的方面說，一九二九年恐慌，其對於殖民地資本主義性的經濟之打擊，遠嚴重於其對於帝國主義宗主國之打擊。

殖民地工業化的停滯，遠在恐慌爆發之前，即已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產生不利的影響了。而當恐慌到來之時，由於殖民地經濟片面的發展，集中於某種種原料的生產，其經濟結構非常不平衡，因此它比資本主義宗主國更易受恐慌的影響。因此，當一九二九年恐慌來時，亞洲，由於歐洲帝國主

● 「外國入口及出口」，統計處發表，新加坡。

● 「越南統計年鑑」，河內。

義政策的寄生性，已經不能再起在十九世紀某些期間所起過的緩和恐慌的作用了。②

### 日本帝國主義與歐洲帝國主義

直至現在，我們相當詳盡的分析了歐洲的帝國主義，但即在這一期間，歐洲帝國主義已經不是帝國主義的唯一形式了。日本帝國主義已日益活躍，發展了某些特點，使其在某些基本特點上和歐洲帝國主義不同。必須深入分析這些特點，因為它表明了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經濟結構對於它的帝國主義政策可以發生多大影響。

當日本進展到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時，它在經濟上的獨佔組織已遠比英、法、荷等國為強，而另一方面，農業上的封建主義還據有很大的影響。在日本，政府對於經濟制度的影響遠比歐洲諸國

● 開闢新的市場在克服一八五七年經濟恐慌中的重要性，可於英國見之。F. Pinner 氏寫道：「英國對美輸出自一八五七年的一千九百萬鎊跌落至一八五八年的一千四百萬鎊之際，同時期內英國對印度輸出自一千一百七十萬鎊增加至一千六百八十萬鎊。在一八五八年，英國出口棉製品的將近一半，棉紗的將近四分之一，是運到東亞和中國的。自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英國所增加的出口物中，百分之八十光景是運到殖民地和自治領去的。」見 F. Pinner: 『世界大恐慌』，蘇黎世版，一九三七，一四二—一四三頁。

爲大，它的軍隊亦起着較大的作用。它的帝國主義擴張的對象（朝鮮、滿洲、中國本部……）近在它的門口，因此它就能比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更迅速和有效地利用它的軍事力量與資源。另一方面，當日本開始帝國主義擴張的時候，它的工業發展遠遠不及歐洲的大帝國主義國家。直至一九二八年，日本的工業生產只佔世界生產的百分之二·三五，而德國的比例卻爲百分之一·五五，英國爲百分之九·二六，法國爲百分之七。美國在此期間所佔的比例爲百分之四四·八。●日本這種工業上較弱的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策具有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不同目的的決定因素之一。

當英、法建立他們的帝國的時候，他們都是領導的工業國家。他們的殖民地從來就不是爲了加強他們自己的工業地位的。日本資本主義登場較遲，它不得不加速發展它的工業以彌補它自己的落後，趕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假如可能的話，甚至超過其他帝國主義國家。

但，日本資本主義的條件先天不足。它缺乏某一些基本的工業原料如鐵和煤油。因此，日本不得不訴之於其殖民地資源，以加速其自身的工業發展。其結果，它的帝國主義政策只有某些地方和老帝國主義相同，在其他一些側面上，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和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樣，日本在它的殖民地裏據有着所有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日本帝

國主義和歐洲帝國主義一樣，它保留了殖民地的封建制度，把殖民地的人民一部份劃為寄生性的地主，而另一部份則為千百萬的佃農和無地貧農。和歐洲的帝國主義一樣，日本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地主階級結成聯盟。但除掉這些而外，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歐洲列強的完全不同，因為日本指望著它的殖民地的支持，成爲一個世界列強。因此它的殖民地經濟政策是朝着這個方向的。

日本對於滿洲的政策特別表現了這一點。在它侵略滿洲和參加第二次大戰之間的十年，日本迅速的把滿洲工業化了（在日本帝國的其他部份，其工業化速度並不如此之快）。在這十年之中（自一九三一至四一年），日本工業化滿洲的速度是這樣迅速，以致產生了這樣的情形：儘管滿洲的人口不及英屬印度的百分之十，但十年內日本在滿洲所建設的工業，假如不是超過，最低限度也趕上了英國在一世紀內在印度所建設的工業。自然，日本這樣做，不是爲了住在滿洲的中國人的利益。他們發展滿洲的煤鐵和石油的生產，是因爲日本國內的生產不能滿足它的需要。他們同時在滿洲建設坦克和飛機的工廠，因爲他們要把滿洲做成一個侵略亞洲大陸的軍事基地。日本帝國主義所賴以發展的一定的歷史條件，使得它採取鼓勵和強迫工業化的政策，而歐洲帝國主義所賴以發生的另外一種歷史條件，卻使得它採取了阻止它們殖民地工業化的政策。

但英、日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其不同不僅在他們各自所追求的目的上，而且在他們所採用的

方法上。這是因爲在這一時期中，政府和經濟制度的關係，在日本遠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爲密切。在它發展的一世紀中，英國資本主義已或多或少地毀滅了封建制度，而進展到一個政府權力對於經濟制度的影響受到大大限制的時期，即自由資本主義支配着的時期。英國，和其他歐洲帝國主義國家一樣，正是在這一個時期，建立和擴展了它的帝國。在此時期，英國還沒有一個指揮和控制經濟制度的政府。以爲政府應該來指導印度工業發展的這樣一個概念，對於維多利亞王朝時代的英國人，無寧是顯得可笑的。

在日本，情形不同。封建政府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而當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開始發展的時候，這種封建政府還起着一種決定作用。在日本，政府一開始就採取了鼓勵工業發展的步驟，它並未經歷過一個較長時期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近代日本的帝國主義政府從舊式的封建政府發展而來，它很早就具有了強烈的獨佔傾向。因此，當日本帝國主義在展開着的時候，政府就在指揮和管制國內經濟活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很早就發展了統制經濟的機構，因此它纔有可能把這種經濟統制的機構轉移到殖民地去，使得那裏的工業發展，適合於本國的需要。

滿洲的工業發展的道路，是準備着和日本進一步工業化打成一片的。熊彼得說：「一九三七年初，滿洲宣布了一個發展工農業的五年計劃，在一九三八年，這計劃被修改，規模更擴大了。在這

時期，日本對於它國內的鐵、鋼、纖維、鹽、金、鉛和其他產品都有了一個五年計劃。這許多不同的計劃這樣就混合起來了……」。

這樣，日本就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史增加了新的一章。直到第二次世界戰爭，所有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內都無計劃性的經濟制度，因此他們的殖民地同樣也沒有。納粹德國創造了某種『國防經濟』型的計劃經濟，即將整個經濟制度適應於戰爭的要求，但德國沒有殖民地。納粹作戰的目的之一就是創造這樣的殖民地。因此，日本是唯一的有一個計劃性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它把這種計劃性經濟搬到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國主義這樣做是為了加強自己，進行進一步的侵略，為了在戰爭到來的時候能更強，為了和它的殖民地聯合在一起，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工業強國。當我們研究日本和它的殖民地的工業化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這種軍事的和帝國主義的背景，但不管其動機如何，事實是日本把這種工業上相互配合和補助的任務完成了。

經過了約莫一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之後，帝國主義一天比一天更加動搖了。但殖民帝國主義政策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裏的人民，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影響呢？它對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人民又發生



了些什麼影響呢？讓我們先來看一看住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區域裏十萬萬人民的命運。

帝國主義使半個世界陷於飢餓

柯林·克拉克曾經企圖過比較一下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用一種國際單位來衡量每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這單位是以一九二五—三四年美金一元所能買到的商品或勞務爲基準。●

根據他的計算，在第二次大戰以前，美國人的生活水準最高，每年每個美國人的收入約爲一、三〇〇至一、四〇〇單位。加拿大人次之，每年每人收入爲一、二〇〇至一、三〇〇單位。英國更次之，爲一、〇〇〇至一、一〇〇單位。在這圖畫的另一面是每年每人收入在二〇〇單位之下的。克拉克估計全世界人口爲二、〇九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在二〇〇單位這一貧窮線下生活着的人，約爲一、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即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之上。●

這些貧窮線下的人，絕大部份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區域，他們是帝國主義剝削的對象和犧牲

● O. Clark: 『經濟進步之條件』，倫敦，一九四〇年，第二頁。

● 同上第五七頁。

者。在這貧乏的大羣中，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住在中國，三萬萬七千萬人住在印度，六千五百萬人住在荷屬東印度，一萬萬一千七百萬人在亞洲的其他部份（包括法屬越南、朝鮮、台灣、錫蘭和馬來），一萬萬零六百萬人住在非洲（除掉埃及、阿爾及利亞、南非、摩洛哥和突尼斯）。

這十一萬萬一千三百萬人，過去曾為飢餓所威脅，現在依然為饑餓所威脅，這並不是一種誇張，而是的確的事實。例如，安斯泰，在她一本對於英帝國統治印度非常客氣的分析裏寫道：『結論是，在一個較好的收成時，印度可以生產足以維持它的居民健康的糧食，假定分配是相當公平的。但生產充足與不足之間的邊際是這樣狹小，假定在較為廣大的區域上季候風不來的話，最低限度有一個全國吃不飽的傾向馬上就會產生，更不用說災區人民的生活如何了。』

而事實是，經常地在廣大的區域中季候風不到，因此在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的期間，飢餓是印度一個固定的特點。在兩次大戰之間，這一事實表現得非常清楚。飢餓是英帝統治下印度生活的特點之一；印度人的壽命一般說來只有英國人一半。『印度人平均的壽命比西歐國家人民平均最低的水準還要低；根據一九二一年的統計，印度男女平均的壽命為二四·八歲與二四·七歲，就是說，

同上第五四頁。

● V. Antsey. 『印度經濟的發展』，四四三頁。

印度人平均的壽命爲二四·七五，而英格蘭與威爾斯人的平均壽命爲五五·六。一九三一年，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又行減低，男的平均只有二三·八，女的只有二二·八歲。」

這情況適用於英屬印度，同樣適用於作爲帝國主義剝削對象的全世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這些區域內人民的生活水準是這樣的低，以致饑餓之神總是在牆角等着，而且動不動就會跑進屋來。

當我們進一步分析到未來恐慌，特別是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經濟情況的時候，這種歐洲和日本帝國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現狀，將是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

#### 帝國主義緩和了國內矛盾

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一般的說，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全世界猛烈擴張的趨勢，對於大工業國家的社會機構，卻產生了另外一種影響：這一形勢，對於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有過，而且目前還在有着持久的意義。

幾十年來，資本主義那種產生經常失業的趨勢，是被帝國主義擴張的這一相反趨勢所抵消了。

● 國際勞工局：『印度的產業工人』，一九三八年，第八頁。

因此，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帝國主義宗主國勞動市場上的情況對於工人階級是比較有利的。工資有了相當的提高。這一趨勢一直沒有間斷地發展到二十世紀初葉，在有些國家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另外一些國家內，甚至持續到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之前。

帝國主義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所進行的擴張，把資本主義發展所必然帶來的貧窮與苦難，從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推向這一個世界的邊緣——帝國主義政策的被動的對象。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在某些時期也趨向於改善一般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如此；在此期間，美國資本主義不斷的在它的國境以內展開，它把幾百萬的農民散布到美國的廣漠平原上去。不斷的工業化，資本主義邊界不斷在國內擴張，再加上勞動力經常的缺乏——這些因素，就使得美國的勞動市場對美國工人有利，提高了他們的實際工資與生活水準。

這樣，就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一方面是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剝削者，陷於極度的貧窮。但另一方面，大工業國家的勞動階級卻並非處於同樣或類似的貧窮狀態。相反，大工業國家內勞苦大眾的實際工資和生活水準提高了。這一因素對於兩次大戰之間世界歷史的發展具有決定的重要性。這一現象往往為人所誤解，但它是解決許多重大問題的關鍵。

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兩個人都曾三翻四覆地強調英帝國主義的發展對於英國工人階級的重要

作用。在他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說：「英國的無產階級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此這一個在所有國家中最資產階級化的國家頗有這樣一種趨勢，即在它本來的資產階級之外，它還將有一個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階級和一個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級。對於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這種發展在一定限度之內，無寧是合乎邏輯的。」●

更後一些，在他爲那著名的「英國工人階級之現狀」一書所寫的自序中，恩格斯說：「只要英國還掌握着工業上的獨佔，英國的工人階級就在一定限度內分享了這種獨佔的利益。但這些利益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有特權的小部份工人囊括了最大的部份；但即使是工人羣衆也往往暫時分到了一份。這就是爲什麼英國在歐文主義之後沒有社會主義的原因。但一旦英國的工業失去了這獨佔的地位，英國的工人階級也就跟着失掉他們的特殊地位。一般地說——這並不排除那有特權和佔着領導地位的一部份——，英國有一天還會看見它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降低到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的一樣的低。這就是爲什麼英國將來必然又有一次要有社會主義的原故。」●

在這一序言中，恩格斯校正了他以前在這本書裏所表示的某些觀點。根據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經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全集第三卷，三四〇頁。

● 摘譯自德文版第四版，斯圖加特，一九一三年，第二三頁。

驗，恩格斯曾經假定過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會一天天惡化，最低限度會停滯下來。而這也是馬克思在他寫資本論時若干觀點的基礎。

但，恩格斯儘管在這裏把他以前的觀點在一定限度內修正了，他修正得却還不夠徹底。例如他說：「廣大的工人大衆往往暫時也分享到這種獨佔的利益」，這是不完全對的。因為，本書的第一章說明了，不是幾年，十幾年，而是在幾十年內，英國工人階級的很大部份的實際工資有經常的和很大的增加。

歐洲大陸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並未停滯在很低的水平上，而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亦未迅速下落。相反，大陸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提高了，縱沒有提到像英國那樣的高度。德國、法國、荷蘭和斯堪的那維安諸國工人階級的情形就是如此。而在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則上昇得比英國工人還要高。

新市場的開闢和由於工人階級生活水準的提高而必然產生的社會矛盾的緩和——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早被一位不爲英、美世界所知聞（除掉在社會科學界）的人，羅伯杜所認識了。他說：「每一個新市場的開闢，都表示着社會問題解決的延遲。」在同書更後的地方，他說：「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迅速看出亞洲，特別是中國和日本，這全世界最大市場的開闢，以及英國的統治印度，是何等重要

要。由於這些因素，社會問題暫時緩和了。」●

有趣味的是，十九世紀末葉，英國的一位領導的帝國主義者羅特在不同的說法下，道出了同樣的真理。「我個人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看法，是爲了使得英國四千萬人口免於流血的內戰，我們殖民地的政治家，必須獲得新的土地來移殖過剩的人口，來爲他們在工廠和鑛山中所生產的商品提供市場，正如我常常說的，帝國問題是一個麵包和牛油的問題。假如你要避免內戰，你就得成爲帝國主義者。」●

高度工業國家中社會矛盾的緩和，一直持續了幾十年。

必須強調這一點，因爲這在歷史上是十分重要的。盧森堡在其名著「資本的累積」一書裏展開了社會科學的新視野，但她同時也寫道：「資本壓低着所有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在「反批評」一書裏，她又說：由於帝國主義的發展社會矛盾尖銳化了。●

● K. Rodbertus: 『商業危機與地主的押產』，柏林，一八五八年。

● 摘錄及重譯自德文『新時代』雜誌，第九年第一期，一八九八年，三〇四頁。

● R. Luxemburg: 『資本的累積』，柏林，一九一三年，四四五頁。

● R. Luxemburg: 『資本的累積——一個反批評』，來比錫，一九二一年。

盧森堡這句話顯然是不完備的。說資本「壓低所有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但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在很長的時間內有過不斷的提高。這就是爲什麼整個第一次大戰期間的發展和盧森堡所期待的基本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爲什麼社會革命不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發生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裏說：「工業發展的國家指示着落後國家發展的前途。」馬克思以及直到第一次大戰前其他領導的社會主義者，都以爲不僅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指示着落後國家發展的前途，而且他們還以爲高度發展的國家將是第一個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然後革命再從這裏發展到落後國家。但在這裏，歷史又採取了不同的道路。

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未在任何一个高度工業化國家中發生的最重要原因，是帝國主義擴張及其對於宗主國工人階級的影響。假如上引馬克思的那句話不是那樣寫的，而改爲「帝國主義更發展的國家指示着落後國家的發展前途」，那麼這當中的錯誤及其原因就會顯得更加清楚，因爲帝國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自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並沒有指示了落後國家自身發展的前途。相反，帝國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把半個以上的世界變成它們的帝國主義政策剝削的對象，積極的阻止了殖民地



國家工業化的展開。

高度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在歷史的某一個時期中，發現他們的生  
活水準改善了。社會矛盾和階級鬭爭的尖銳性被緩和了。當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的時候，歐美工人  
階級的絕大多數並不願望用革命的方法推翻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到處都追隨着那些拒絕一切革命行  
動的領導者。這種情況的結果，是革命不會在任一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中發生。資本主義是在  
它最薄弱的一環上開始破裂。革命在沙俄發生，因為在那裏使歐美工人階級的生活得以改善的那些  
條件，並不發生作用。

讓我們總結一下。由於長時期內資本主義向世界各地作帝國主義的擴張，資本主義恐慌週期的  
嚴厲性減輕了；因為帝國主義擴張了國外市場，提高了國內工人的生活，因此也就擴張了國內市  
場。由於提高了國內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帝國主義遲延了社會問題的最後解決。但在殖民地和平  
殖民地區域，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結成了聯盟，帝國主義日益寄生化，它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  
人口壓制在貧窮線下。

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的工業化被阻止或延緩了，帝國主義政策對於國內資本主義恐慌的週  
期所發生的緩和作用就一天天減少。這就是為什麼在帝國主義的第二階段，即兩次大戰之間，資本

主義經濟的週期恐慌變得那樣嚴厲的主要原因。

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大殖民地帝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世界已經沒有新的殖民地區域，可以分割成爲大的帝國。但這不是說帝國主義已經壽終正寢了。那些掌握着殖民帝國的國家，還企圖保留他們在那些區域中的特殊地位。同時，一種新型的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新的要求之下誕生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作詳細的研究。

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擴張期及兩次大戰之間殖民帝國主義的分析已經得到若干結論，足以部份解釋一九二九年恐慌的歷史背景及未來恐慌的若干特點。但在我們進一步分析未來恐慌中若干決定性的因素之前，我們還必須補上一篇關於政治情況的分析。因此，在下一章中，我們分析由於一九二九年恐慌及兩次世界戰爭所引起的世界政治形勢中的若干變化。

## 第四章 恐慌與戰爭之間的世界

我們已經看到爆發那從未解消的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整個時期，在經濟上是和前一世紀（從滑鐵盧到塞拉愛窩）任何一個時期的發展在基本上是不同的。這種經濟上的根本變化，很自然的就產生了某種政治後果；這種政治後果又必然的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這樣就毫不足奇，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前的情況不同於第一次世界戰爭之前的情況，而第二次世界戰爭所產生的新的巨大的變化不能用第一次世界戰爭後的變化來比擬、來解釋。

### 第二次世界戰爭在美國被誤解

用第一次世界戰爭來比擬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危險，在美國特別大。這不是偶然的。

美國只有在第一次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才參加了戰爭，因此它並未受第一次大戰很深的影響。美國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受的損失，比之於歐洲其他各國是微小的。美國在第一次大戰中參加了

西方各國打德國。它是作爲一個社會穩定的國家走進戰爭的，它走出戰爭的時候，在社會方面同樣是穩定的。

美國並沒有在一開始就參加第二次大戰，它的參加，同樣是在較遲的階段。正如在第一次大戰中一樣，這一次它也是參加到西方列強這一邊來打德國的。但這一次，美國爲戰爭而動員的力量大於第一次，它在決定戰爭中的比重亦遠較第一次大戰時期爲大。儘管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在它進入戰爭的時期還沒有完全解除，但較之於歐洲各國，美國是以一個比較穩定的國家的身份走進戰爭的；走出戰爭，美國最低限度在目前也是比較穩定的。

這樣，就可以看出爲什麼美國人，很多美國人，總是不能正確的解釋過去幾十年的世界歷史，他們總是用美國歷史上和平發展的時期來比擬它。他們沒有估計到這兩次大戰之間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因爲美國的發展，在這期間是和世界發展不平衡的。由於這種錯誤的觀點對於未來恐慌的估計有着重要的作用，更加必須把第二次大戰和第一次大戰之間不同的地方盡可能研究清楚。

#### 第一次世界戰爭前歐洲工業國家的穩定性

必須一再強調，由於世界分割或再分割而起的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的另一面，是大工業國家內

部社會矛盾的緩和。其結果是大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第一次大戰之前無須恐懼任何大規模社會衝突的爆發，因此，這種爆發的可能性在他們思想裏未起過多大作用。他們當中沒有一個認為有理由要提防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

幾十年來，在資本主義的機構之內，工人階級的地位改善了。他們的實際工資和他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馬克思說，他們沒有什麼會失掉的，除掉他們的鎖鏈，這句話在這一時期對他們是不甚適用的。他們有很多東西可能失掉。因此，大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在第一次大戰前的締結聯盟，是不受社會革命的遠景所牽制的。而且，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穩定性是這樣大，儘管經過了像第一次大戰那樣的大變化，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都沒有攪得成一個社會革命，雖然戰爭大大地削弱了戰敗國的社會結構。

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說，第一次大戰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的結束。它是資本主義向上期的結束。第一次大戰還屬於這前一期，因為第一次大戰前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安定性一直持續到大戰期內，雖然蘇聯的十月革命標誌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沒有一個國家為第一次大戰做過經濟上的準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是作爲一個全體戰爭來打的，那就是說，參加這一戰爭的歐洲國家，是用它們全部人力和物力來打的，但——這是它和第二次世界戰爭決定性的不同之點——這一戰爭並沒有被當作一個全體戰爭來準備。這是一個在大工業支配一切大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戰爭，因此，在經濟上，它不得不逐漸成爲一個全體戰爭，一個工廠及工業競賽的戰爭。但它並沒有作爲一個工廠及工業競賽的戰爭來準備，它並沒有在準備中就動員了整個經濟制度。這種情形不僅對於同盟國德國及其與國，而且對於協約國英、法、俄都是一樣的。德國，和其他列強一樣，進入戰爭的時候只有軍事作戰的參謀部，它並無經濟作戰參謀部。作戰雙方都是在戰爭中才把經濟參謀部建立起來的。●德國沒有經濟參謀部，更沒有爲了一個長期戰爭儲蓄必須的原料，因爲人們相信，戰爭只會進行幾個月，即將以德國的閃電勝利而結束。只有當戰爭既已開始之後，德國

● 在這裏，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新時代』雜誌上所寫的『社會主義在德國』一文是值得注意的：『假如戰爭終于到來的話，只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在這一戰爭中的兩方，將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互相屠殺，把歐洲變成了前所未有的荒原。它只能有兩種可能的歸趨：或者是促成社會主義迅速的勝利，或者是把舊社會從頭到尾加以大破壞，以致一物不留，使資本主義的舊秩序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成爲更加不可能，社會革命或實因此推延十年至十五年，但到那時候，它將在一個更迅速和更徹底的攻擊之後取得勝利。』

大工業家拉騰饒（一九二一年任魏瑪共和國外長時爲納粹黨政治上的先驅者所暗殺）才參加作戰部，組織一個原料司。

戰前德國的糧食有五分之一靠從國外輸入進來；而英國的封鎖則使德國的糧食供應迅速的趨於減少。但儘管德國的糧食部份的依賴於國外市場的這一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它却沒有儲藏任何大量的糧食，來準備一個長期戰爭。

德國內政部長載布呂克在第一次大戰爆發的時候，曾經描寫過在同年七月他怎樣想方法去購買羅特丹的糧食。爲了達到此目的，他要政府給他五百萬馬克的信用貸款，但當時的財政部長却回答說：『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戰爭是不會爆發的，假如我給你五百萬，日後我怕我們不能不以賤價再把糧食賣出去，這將是對於財政部的一個損失。而且，這樣一來會把我起草明年預算這一複雜的工作攪得更爲複雜。』<sup>①</sup>

① 德國官方的『國家檔案』稱：『建立經濟總參謀部的公開建議，曾有多次。國務卿德爾勃留克反對這見解。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呈文給內閣總理說，他覺得成立一個經濟總參謀部並無實際上的利益。』——錄自德國國家檔案『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戰』第一卷『戰爭裝備和戰爭經濟』，三四一至三四二頁。

② O. V. Delbrueck: 『德國的經濟動員』慕尼黑，一九二四，一〇—一一頁。

我們僅僅把這種態度和納粹在第二次大戰之前竭力追求農產自給的情形一比，就可以了解這兩次大戰之間的距離及其全部意義了。

由於威廉德國並沒有在經濟上準備第一次大戰——敵對國家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所花費的軍費和第二次大戰前納粹德國的軍費一比，真是小得不可比擬。一九一三年，德國開支的軍費比之於以前各年的確是增加了不少，海陸軍兩方共達二十萬萬馬克，約為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四，這次國民收入在當時約為五百萬萬馬克。這就可以使我們了解一九一四年所謂軍閥德國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這就是說，備戰一事，在一九一四年前的德國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之於第二次大戰之前的情形是微不足道的。

總結起來，可以說，第一次大戰之前的年代是以下各點為其特徵的：一個有幾十年不斷進步歷史的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是緩和了的，社會的穩定並不依靠於任何大規模軍需生產來維持。

#### 第二次大戰前社會和政治的不安

這些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所出現的各因素，已經足以說明第一次大戰之前的年代和第二次大戰之前基本不同了。第二次大戰之前，資本主義並未有過長期和不斷的進展，因此它也就沒有相對的社



會安定。相反，這一年代正是充滿了社會和政治的不安。這是一個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

在第一次大戰中，當時最反動的一個列強崩潰了。沙皇被打倒了，布爾塞維克奪取了政權。一個土地革命把俄國的社會基礎完全改變了。布爾塞維克不僅取得了政權，而且鞏固了政權；在革命政權之下，他們進行了國家計劃經濟，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制度。這樣，他們就加速度的把蘇聯轉變為全世界第三個最大的工業強國。

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的勝利及其鞏固，是這一時代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事件。它不僅改變了歐洲的力量對比，而且改變了亞洲的力量對比，因此也就是改變了全世界的力量對比。對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是如此，對於未來恐慌爆發的年代更是如此。

當布爾塞維克在俄國取得了政權，並且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基礎的時候，歐洲大陸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化了。但，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的力量，擔當不起改變社會的歷史任務，反革命的力量證明了比革命力量更強。

法西斯主義首先在意大利勝利；但納粹反革命在德國的勝利具有更大的世界史的重要性。在直到一九二九年恐慌前繁榮年代，納粹主義在德國政治生活中並沒有起過很大的作用。凡爾賽條約簽字十年之後，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國會選舉中，納粹僅能獲得全部選票的百分之二·六。因

此，在那時，他們是沒有任何重大意義的政治上的一個小宗派。但當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爆發的時候，沒有一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比德國受的打擊更大。沒有一個國家的生產跌落得這樣兇，工人的失業這樣多。而且，更重要的，德國是一個沒有很多後備力量的社會，它和美國不同，美國受恐慌的打擊很大，但它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有很多的後備力量，可資運用。德國的中產階級，在膨脹年代已經貧窮化了，甚至有一部份中產階級沒落到無產階級去了。因此德國這一社會體，比之於美國更容易受恐慌的襲擊。

這就是方便於納粹反革命在德國勝利的經濟條件。這一反革命的勝利及其所有後果，是區別出第二次大戰之前和第一次大戰之前兩個時代基本不同的決定性的因素。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一方面是納粹主義反革命在德國的勝利，這就從政治上證明了我們在經濟分析中所得的結論：資本主義不斷進展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世界歷史已經走上了一個新的時代。

納粹反革命在德國的統治，十月革命把俄國轉變為一個比沙俄不知強到多少倍的蘇維埃國家，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影響從來沒有完全被克服——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政治形勢中最重要的一大因素。

我們已經指出，在第一次大戰之前，大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在社會上是相當穩定的，對於革命的恐慌在他們的外交政策中並沒有起過很大作用。但到了第二次大戰之前，這情況不同了。列強的外交政策老是在經常的左右搖擺中，而這正是因為列強的統治階級對於維持他們國內統治的信心已經沒有了，因此，他們除掉追求正常的外交目的而外，他們不得不時時擔心着如何去維持他們的社會勢力和特殊地位。

#### 第二次大戰前沒有固定的同盟

當我們研究到二次大戰前各列強間的同盟問題時，列強統治階級的搖擺政策和他們在外交政策上時左時右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很明顯的了。第一次大戰前，列強間同盟的態勢是相當清楚的。一方面是德國領導下的中央國家，一方面是英、法、俄領導下的協約國家。雖然有些二等國家像意大利的地位當時是動搖的，但遠在第一次大戰爆發之前，這種同盟態勢在大體上是非常明白的。

第二次大戰最後是以英、法、蘇、美打垮德、意、日的形式而出現的。但在衝突沒有發生之前，這種聯合是看不清的。它是在戰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和第一次大戰前有決定性的差異：第二次大戰前的全部準備期間，是以沒有固定同盟為其特點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唯一方法是英、法、蘇的共同干涉，但西方國家認為這樣做太危險了。英國的保守黨生怕納粹德國的失敗將加強全歐洲的革命力量，而法國的反對派擔心納粹的失敗更勝於他們對法國失敗的關心。● 慕尼黑是這種政策的結果，西方列強把捷克送給了納粹德國。他們的領袖希望這樣的「綏靖」可以把德帝國主義的擴張轉而向東，希望未來的戰爭以德國進攻蘇聯而開始。

但事與願違。蘇聯政府，根據過去的經驗，對西方國家充滿懷疑，在這種不信任下轉而和納粹德國成立一個協定。第二次大戰以德國進攻波蘭開始，並立即把英、法牽涉進去。以後，由於希特勒的進攻蘇聯，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同盟隨之產生。同樣，日本的進攻珍珠港又把反軸心同盟擴展到包含美國。

我們來暫且總結一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夕，甚至初期，交戰國家沒

● 法國保皇法西斯運動的理論家毛尼業 (M. T. Mainier) 曾說明一九三八年右派反對戰爭的所謂「基本理由」如下：「這些（右翼）政黨有一種印象，認為一旦戰爭爆發，不僅災禍巨大，不僅法國可能打敗和糜爛，而且德國如被打敗，就會使作爲對抗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壟斷的集權主義制度遭受破壞，甚或使歐洲立即赤化。換句話說，法國打敗真正就是法國的打敗，而法國的勝利則與其說是法國的勝利，毋寧說恰恰就是直接能使法國以及文明滅亡的主義的勝利。」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份的「戰鬥」雜誌。

有固定的同盟關係。這當中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太害怕現存和可能的社會變革了，他們已不能執行一種反對法西斯、納粹和軍國主義侵略國家的直線外交政策。

本書第二步將進一步分析第二次大戰之後那些威脅着社會穩定的因素是怎樣更加惡化了。

### 第二次大戰前的經濟準備——所謂國防經濟

第二次大戰和第一次的基本不同之點，是它在戰爭之前就有了一種爲了戰爭的經濟準備。這一方面的事實已經是衆所周知，但是由於這一因素對於未來恐慌可能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在這裏有略加複述的必要。

我們看到：在第一次大戰之前，不論是德國或是它的敵人，都沒有爲戰爭作任何大規模的經濟準備；一直到衝突爆發之前，他們的經濟體系都在爲普通的平時生產而工作着。第二次大戰之前的情形完全不同。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那樣被恐慌打擊得慘，它的生產跌落了一半。納粹登台時的情況還是如此，他們手裏掌握一個只被部份使用着的巨大的生產機構。這種情形自然不能持久。納粹黨和德國的參謀本部都充份了解近代戰爭是一種機器戰爭，因此不能不從軍事和經濟兩方面去準備。軍事上準備戰爭在歐洲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已有很長的歷史了。因此，在軍事動員這一方

面，納粹的備戰並沒有新的因素。但經濟方面的情形不同，在這方面，他們開拓了新的領域。納粹組織了在和平時期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見過的大規模的軍備生產，而且很迅速的，他們的戰爭準備就包括了德國經濟體系的絕大部份。這樣，納粹就能夠趕上甚至超過一九二九年繁榮時代的最高生產水平的三分之一。還沒有戰爭，但一個空前未有的現象產生了，軍備生產達到無可比擬的高度，以致整個經濟體系的努力都轉向於備戰。這就是所謂『國防經濟』。

納粹實現這一個計劃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們的軍備生產，不是在生產機構已經全部使用和工人階級全部就業的情況之下開始的。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要生產這種巨大規模的軍備，就不能不降低平時消費用品的生產。但由於是在恐慌的條件之下，納粹無需把德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恐慌水準之下，就可以完成它的龐大軍備計劃。因此他們才可能一方面組織他們的軍備

● "Wehrwirtschaft" 一辭只有在納粹德國是一個通用名詞。這個字不容易譯成英文。它和戰爭經濟不同，因為第一次大戰中，交戰雙方的經濟都是戰爭經濟。德國『國防經濟』的特點之一即是它在平時就已適用。照字面說 Wehr 是防衛的意思，但防衛經濟絕不能道出此地『國防經濟』一詞之含義。這無寧是一種『備戰經濟』，而這種備戰即在平時已經牽動了整個經濟制度。這一詞在英美沒有適當的翻譯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沒有這樣的東西。但在德國這樣的實際是存在的，那就是，還在戰爭爆發前幾年，整個經濟制度已經為準備一個攻勢戰爭而工作了。



生產，而另一方面又能為大批失業工人製造出就業機會。根據他們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得到的經驗，他們從軍事和工業兩方面為第二次大戰而動員德國。他們在平時就已創造了軍事和經濟參謀部。這樣他們就在未來全面戰爭一切應該準備的領域上跑前了一步。

在七年戰爭之前，法蘭斯，墨林說：『腓德烈大帝的劍比法國和奧國的劍都要短，但他能在三倍迅速於他的任何一個敵人的時間內，從他的劍鞘中抽出他的劍。』●一九一四年，德國也比它的敵人能更快的抽出它的劍；但不幸到了那時，戰爭科學已經進步到一個程度，劍已不再是決定的武器了。它必需有工業準備做靠山，但德國在一九一四年的工業準備是不夠贏得那次機械和資材的戰爭的。

任何一個國家在近代的機械化戰爭裏要比它的敵人三倍迅速的抽劍出鞘，它就不僅要從軍事上去準備這個戰爭，而且要從工業和經濟上去準備這個戰爭。納粹完全懂得這道理，一九三三年，他們登台，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在這當中的六年，經濟備戰是他們主要的目的。

從經濟備戰的觀點看，參加一九一四年大戰的交戰列強或多或少是差不多的，因為大家在走進戰爭的時候都沒有準備。但在第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候，納粹德國却比它的敵人佔有極大的優勢。

● F. Meiring. 『萊辛的神話』，第二版，斯圖加特，一九〇六年，一六七頁。

德國備戰計劃之龐大，可以從以下一事中看出，即，在戰爭爆發之前，納粹政府已經控制和動用了全部國民收入約莫百分之五十於備戰之上。以後我們還要詳細研究這一點，因為這種為備戰而進行的經濟制度的再組織，必然地增加了政府對於經濟制度的影響，而這一問題的意義是不限制於納粹德國的。在本書第二部中，當我們討論到未來恐慌及其克服可能性的時候，我們將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

#### 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影響

帝國主義諸交戰國走進第二次大戰時，其社會對立與矛盾遠比它們參加第一次大戰之時為重。而，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束更使這些矛盾和對立尖銳化，在這一點上，第二次大戰比第一次大戰的影響更大。因此，全世界，包含美國在內，走進了一個歷史上的新時期。在最真實的意義上，目前是一個世界史的時代。

真是不幸，人們慣於把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叫做世界戰爭，因為那根本不是一個世界戰爭。這僅僅是一個歐洲戰爭，只有到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才參加進來，用了它力量和資源很小的一部份，把力量對比轉變為對西方國家有利。這僅僅是一個歐洲戰爭，日本也只用了它力

量和資源很小的一部份在形式上參加了這個戰爭，而且幾乎是全部份的亞洲並沒有受影響。但人們習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名詞已久。我們還是繼續把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叫做第一次大戰，而稱一九三九—四五年的戰爭為第二次大戰。但第二次大戰和第一次的情況完全不同。第一個和一九一四—一八年不同的，是：爲了進行這一戰爭，美國不得不動員了它全部的力量。

第二個和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不同的，這不僅是一個歐洲戰爭，而且是一個美國戰爭。由於日本、中國和整個亞洲捲進了這個戰爭，這也是一個真正的亞洲戰爭。

這樣在一九三九—四五年，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一個真正的世界戰爭，因爲這是第一次，全世界任何有重要性的國家都動員了它們的力量和資源參加進來了。

這樣在一九三九—四五年，戰爭就從軍事上證明了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正如同飛機從技術上證明了這一點的一樣；我們走上了世界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星球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我們是生活在世界史的一個時代裏，在這裏沒有一個國家的命運可以孤立於世界其餘部份的命運之外。

在這一新時代中，各個國家的經濟的結構是很不相同的。和以前的時代一樣，它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但第二次大戰所表現出來的新特點，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制度遭受嚴重威脅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前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所有這些國家都緊緊地聯繫在一個共同命運之中。

第二次大戰是一個真正的世界戰爭，這不僅是因為它牽涉了所有重要的國家，而且是因為交戰雙方的目的具有世界意義。納粹的目的是獨霸世界，而且曾經有了相當的成就。且不管「德國人的往往醉心於獨霸世界」是否為種族狂所決定。在德國，確是有不少文章和書籍是這樣寫的。但應注意其他國家也出現過這樣的文章和書。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點是獨霸世界這一企圖不止是寫文章的主題，而是一個實際行動的目標。一個單獨的強國製訂了一個獨霸世界的計劃，而且在實現這一計劃上已走了好遠了。德國當時只有一線之差就要征服英國，雖然希特勒德國沒有完成這一企圖，但這種危險的存在，就表明我們是生存在一個完全新的時代了。

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距離日益擴大

在這世界列強的時代，在這世界歷史的時代，在這全世界重要國家第一次用盡力量來參加的第一個真正的世界戰爭的時代，戰爭的影響是非常不平衡的，其不平衡遠遠超過於第一次大戰之時。這

次戰爭對於美國的影響，大大的不同於它對於其他強國的影響。事實上，這一個時期的世界史的特點就是美國和其餘世界之間的距離的日益擴大。對於這一問題，本書第二部在討論未來恐慌的政治環境的時候，將加以仔細分析，這裏只能先舉出一二要點。

戰爭期間各國生產的發展過程就足以表明這一次大戰和前一次大戰之間決定性的不同，以及美國發展和世界其餘地方發展之間決定性的不同。

當列強走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生產工具是全部被使用了，大規模的失業是不存在的。那就是說，由於戰爭而造成的生產的降落就是降落到戰前平時生產水準之下。而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戰爭只是間接的促成了生產的低落。這是因為能生產的青年男子被調去當兵了，戰爭中的死亡超過了八百萬，生產工具不能適當的恢復，糧食困難增加了，因此勞働生產力發生了普遍的下降。但由於直接軍事行動而造成的生產低落是不太重要的。戰爭根本就沒有在歐洲兩個最大的工業國家——英國和德國的領土上進行。空軍對於城市和工業的轟炸起了很小的作用。由於作戰的直接後果，只有比利時和法國比較小的一部份工業被毀壞。關於第一次大戰戰後歐洲各國的生產一致低落，請看下表：

第一次大戰對於工業生產的影響 (一九一三年等於一〇〇)

歐洲交戰國	一九一九年
歐洲中立國	六三
包含蘇聯的歐洲國家	九九
包含美國的非歐洲國家	六六
全世界	一一四
	九〇

這樣，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歐洲交戰國家的工業生產從一九一三年水準跌落了幾近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在非歐洲國家——包含美國，生產却有若干增加。但歐洲工業生產的跌落這樣大，以致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工業生產依然低過於戰前的水準。

第二次大戰期間世界生產的發展，與第一次大戰時完全不同。在第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工具並沒有完全被使用——德、日的軍需生產不算。這樣，當英、美等國走進戰爭的時候，它們的生產工具是沒有完全被使用着的，它們的失業人數以百萬計。

其次，打仗的方法也改變了。兩次戰爭都以歐洲為主要戰場。但第二次大戰破壞了蘇聯歐洲部

● 德國『景氣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第廿三頁，柏林，一九三三年。

份的大片土地。而這些地方並非是農業地帶，而是工業生產超過英國的一個大工業國家的地帶。第二次大戰的末期是在德國領土內進行的，在這時候英、美空軍已把德國的工業和城市毀壞到相當程度了。因此，和第一次大戰不同，第二次大戰不僅間接地，而且直接地破壞了歐洲的工業生產，生產機器打爛了，城市荒蕪了，工業生產的能力枯竭了。

第二次大戰的破壞雖大，但英國生產的增加也大，美國生產的增加更大（蘇聯東部生產的增加也更大）。第一次大戰中，英國的生產，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的跌落了。但第二次大戰中的情形並非如此。一九二一年以來英國第一次清除了它的失業工人，把生產機構使用到全部。雖然有最宜於參加生產的五百萬人參加了戰爭，整個戰爭期間英國的生產却高過於戰前年代，比和平時期最好的時代還要高。

美國內部的生產發展更是顯著。美國是唯一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的國家，因為戰場不在美國，它甚至沒有受過一次轟炸。而另一方面戰爭開始之前，美國的失業工人最多，工業生產機構被使用部份也最小，但在它參戰前後和戰爭期間，它不僅是使用了現存的生產機構，而且還建設了許多新的工廠。

第一次大戰時，美國的生產也增加了，但在第一次大戰前，它的生產機構已被全部使用了，它

沒有大規模的失業。因此它在戰爭中生產的增加不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那時美國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並不大。因此，所有非歐洲國家生產的增加，抵不過歐洲國家生產的跌落。

但，這一次情況不同了。美國生產的增加是這樣巨大，而它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即使戰前已經增加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使得美國生產的增加完全超過了歐、亞兩洲生產的破壞。因此，在第二次大戰中，儘管歐洲的破壞比上一次大，總的世界工業生產依然是增加的。再沒有像歐洲和美國之間的對照把這種發展的不均衡表現得更清楚的了。

這種不均衡表現在軍事損失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事的損失在交戰國家中的分配是不平均的，但在歐洲領導的工業國家中，損失還是相當均勻的；而在第二次大戰中，例如法國的損失，由於德國勝利的迅速，遠不如第一次大戰時之大。第二次大戰中，法國人力的損失不過二十萬人。但另一方面，德國和蘇聯的損失却遠比前次嚴重。詳細的數字還沒有發表。但最低估計，德國人力的損失亦在三百萬以上。蘇聯的損失比這更大。

只有當蘇德戰爭進行了快到三年之後，英、美國家才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這一事實，就是意味英、美的損失比之於蘇聯或德國的損失是低的。美國在第二次大戰中的死亡人數比之於第一次大戰中多了四分之一。●比之於第一次大戰，美國的損失比較大，但和德國的損失比較起來（不用



說蘇聯了)，美國的損失是小的。②

非常重要，是美國在第二次大戰中的發展，是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完全不同的。這簡直

① 『這次較少膠着和機械化程度較高的戰爭，已使聯合王國的軍隊陣亡了二三三、〇〇〇人，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戰中則為八一二、〇〇〇人。上次大戰中受傷者為一、八五〇、〇〇〇人，與陣亡者的比率為二比一，這次自一九三九至四五年，受傷者只有二七六、〇〇〇人，傷和死的比率只稍稍超過一比一。』錄自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經濟學家』雜誌。

② 美國陸軍人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損失總數如下：

陣亡	三七、五六八人
受傷後死亡	一二、九四二人
病死	六二、六七〇人
意外及其他死亡	六、七七六人
未死之重傷者	一九三、六六三人
被俘	四、四一六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據美國陸軍及海軍部最近的統計（見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紐約時報），美國武裝部隊人員死亡者共為二九五、八六七人。陸軍部有一個總結，說明陸軍的戰鬥損失為九四八、四一八人，其中包括陣亡、重傷、輕傷、被俘及失蹤者。陸戰隊和海岸防衛隊的損失共為一四八、七七五人。美軍死亡將近三十萬人，約等於德軍總損失的十分之一。

是一種歷史的嘲諷，世界史的時代的開始是以美國和其他各國的日益擴大的形式出現的。

讓我們再來總結一下：在歐、亞兩洲，生產有了巨大的跌落，工業生產機構和城市兩方都有巨大的破壞。英國的生產在戰爭期內有相當的增加，但它在世界金融上的地位削弱了。美國，在很短時間之內，不論在生產或是生產能力上都有了空前的增加。

戰爭期間，全世界人民的消費大大地被削弱了，更由於戰爭的破壞，恐怕要經過好多年，全世界人民的消費才能恢復戰前的水準。但在美國，生產的增加是這樣大，雖然軍火的生產佔了那麼多的生產機構，但美國却沒有感覺到有限制民間消費的必要。現在戰爭結束了，美國所遭遇的困難是如何能使它的人民的物質生活比以前好百分之五十。

全世界都遭遇了空前的戰爭破壞，但大洋却保護了美國，它的人民只是在他們生產軍火時經歷了全面戰爭。它並沒有受很大的犧牲，因為戰爭不在美國進行，連轟炸的味道他們都沒有嚐過。

最後，歐、亞兩洲蒙受了巨大的死亡，但美國的死亡却是較小的。

但假如新的戰爭再發生的時候，美國和世界其他部份之間這種決定性的差別就會消逝。一個新的戰爭對於美國將是一個全面戰爭，將是殘酷的現實，而不再是一句話，像目前美國絕大多數人民所了解的那樣。

因此絕對必須指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的地位及其發展，是完全例外的，並且應指出事情何以是這樣的。同樣重要的，應該告訴美國，這種例外的情形只適用於第二次大戰這一個時期，向他們解釋，為什麼在未來的時期中美國必將失去這種例外優越的地位。

## 第五章 未來恐慌在美國

當我們分析一九二九年恐慌直到第二次大戰前夜的這一個時期，我們檢查了整個世界經濟形勢，包含世界生產、世界貿易和世界失業各方面的發展。

在這一段時期中，在資本主義世界範圍內，美國是唯一的一個最重要的國家，但它究竟還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此外還有德、英、法、日、意等國家。現在我們要來分析未來恐慌的諸因素了，我們必須強調美國的絕頂重要性，因為今天它已不再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了，它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今天，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範圍內，美國的工業生產比全世界其餘國家生產的總和還要大，而這是對於未來恐慌具有決定重要性的一點。這不僅是在今天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時的時期內是如此，而且在未來恐慌發生的時期內亦將如此。因此，在分析美國情況的時候，我們將不僅像在一九二九年至第二次大戰前夜時的那樣，僅僅是在分析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個國家，而是在分析一個決定性的國家。

### 美國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

一世紀來，美國經濟和工業的發展就比世界其他國家的快。在世界生產的序列上，一八六〇年，美國居第三位，後於英國和法國。一八七〇年它就上升到第二位，僅次於英國。一八八〇年它又超過了英國，從那時以後，它一直佔據着世界生產的第一位。下表●指示着從一八六〇年到十九世紀末的世界生產序列的發展：

#### 世界生產序列中各領導工業國的地位

一八六〇年	一八七〇年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英	英	美	美	美
法	美	英	英	德
美	法	德	德	英
德	德	法	法	法

第一次大戰之前，美國生產佔世界生產約莫百分之三十五，即約為三分之一，而歐洲各國則佔

● 德國「景氣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第一八頁。

世界生產的一半以上，為百分之五十三。●第一次大戰後，美國生產開頭發展得非常迅速，到了一九二八年，它的生產已經超過了整個歐洲生產的總和。當時美國生產佔世界生產百分之四十五，而德國所佔卻只為百分之十二，英國佔百分之九，法國佔百分之七。●因此美國生產多過於德、英、法三國總和達百分之六十。

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的時候，美國生產的跌落又大於德國除外的世界其他國家。一九三二年美國生產在世界生產中所佔地位已降為百分之三四·四，●從恐慌到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的全部時間，它始終未能恢復恐慌前它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但接着，一個新的和巨大的生產增加發生了。

讓我們看一下自從第二次大戰開始以來以及特別是美國參戰以後它的工業生產的發展。有一個調查，「戰後市場」●分析了戰爭期間美國生產的發展。它特別分析了美國生產的這種巨大的增

● 德國「景氣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第十九頁。

● 同上四二頁。美國人的數字也證實了對美國參加世界生產的這個估計。見美國商務部「經濟叢刊」第二十八期（一九四三年十月）A. Marffy 和 H. B. Lary 所作「戰爭爆發以後的對外貿易」一文：「以金元價值計，美國工業生產幾佔全世界產額的一半。」

● 同上第一四二頁。

● 見美國商務部內外商業局根據官方材料所編的「戰後市場」一書第二一三頁。

加，有多少是因爲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產生，有多少是因爲勞動力的增加而產生的：「一九四〇年美國生產的貨物與勞務比戰前任何一年要多。但總的可用勞動力（指那些能夠而又願意工作的人）中，只有四千六百萬參加了生產，幾百萬人還是失業的……除掉失業者外，還有幾百萬人在那些不能生利的土地上或其他沒有生產性的職業上，尋求一種謀生的工作。」

「參加工作的人少，工作的時間短，但實質上美國在一九四〇年生產了比一九二九年更多的東西。這所以可能，原因是：由於技術的進步，工作的效率提高了。而由於人口的增加而產生的勞動力的增加，卻還是在失業。我們生產的能力和消費的願望是擴張了，但我們的消費並沒有跟着增加……」

「生產能力是在不斷增加。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六年這幾年之間，大概還更有二百五十萬人參加到總勞動力中來。因爲儘管練習的時間加長和退休的時間提早，到達工作年齡的成年人增加了。這假定着，婦女和其他臨時參加工作的人不再參加工作，有二百萬人被保留在軍隊中（戰前武裝人員平時不到五十萬人）。」

「假定二百萬失業者是實際上最低的數字，那末從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六年，勞動力總數最低限度要增加一千萬人。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十二年中，工作一小時的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

十四。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五。有證據證明，過去三十年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亦是如此。戰爭只會把這趨勢加快而不會加慢。

「假定了勞動力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又假定人們還是願意工作到和一九四〇年同樣長的工作時間，一九四六年美國的生產力總和將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五十。生產的金元價值要看當時的物價而定。以一九四〇年的物價為標準，一九四六年全國生產總數將為一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不是一九四〇年的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假使以一九四二年的物價為標準，則生產總值為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三年生產品的實際數量比一九四〇年大百分之五十，在戰爭結束之前，這種生產力的增加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即使是戰爭沒有把歐亞兩洲的工業加以如此嚴重的摧殘，增加了一半的美國的生產，也會大大地提高它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總之，目前美國生產在世界生產中的地位，總比一九二九年前繁榮年代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間的比例要大得多。即使是美國以外的世界生產達到了戰前的水準，美國在世界總生產中的地位也要比以前大，即比佔全世界生產百分之五十還要多。

但今天的世界生產，已不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生產了，比之於第二次大戰之前，今天更非如



此。目前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世界生產已經不在資本主義的定律之下進行了。因此，在世界生產的資本主義部份內，美國生產所佔的比例不會少過資本主義生產全體的三分之二。這就是說，假定美國全部的生產能力充份使用，它的工業生產要比其他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大兩倍。

這些數字就證實了我們的論點：美國不僅是未來恐慌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是決定的因素。現在我們要研究一下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發展在減少了還是增加了造成恐慌的因素？第二次大戰對於未來恐慌的作用是正的還是負的？

#### 戰時發展加強了恐慌的因素

我們已經說過美國是在無法處置它那龐大的生產的情況之下走進戰爭的。它不能為它平時生產機構所生產的商品找到適當的市場。因此，美國是帶着一個潛在的恐慌走進第二次世界戰爭的。

#### 美國生產力在戰時的增加

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美國生產解決了市場問題。美國政府需要全部的生產機構的一半來進行它的巨大的軍需生產，所有生產者的市場都得到了保證。不僅此也，一方面爲了滿足近代工業戰

爭龐大的需要，另一方面爲了供應人民像平時一樣多的消費品，美國的生產機構還作了相當大的擴張。美國是一個唯一的國家，一方面實現了龐大的軍需計劃，另一方面還能增加它國內的消費。

爲了滿足所有這些需要，全部使用了它的生產能力還不夠，雇用了幾百萬的失業工人和幾百萬的婦女青年和老年也還不夠。它必須在舊的生產機構之外加添一套新的生產機構。在這裏不需要引用很多數字，因爲這事實是衆所週知和無可爭辯的。庫納茲是對的，他說：『這兩次大戰基本的不同是在新工業的建設上。一九一八年，那不斷減少的新工業的建設，跌落到一九一四年的一半。但這一次，從一九三九到四二年，這種新工業的建設卻是顯著增加的，它的跌落只有從一九四三年纔開始。』

從以上所說，上次大戰和這次大戰期間，幾個基本的不同之點呈現出來了。在第一次大戰之前，美國的生產機構差不多是全部使用的，但第二次大戰之前卻並非如此，失業者數目在第二次

● Simon Kuznets：『戰時全國的生產』，一九四五年，紐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出版，第五四頁：假定價格無

變動，則『貨物流入消費者之數，由一九三九年的六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至一九四三年的七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 同上 一〇七頁。

大戰前非常龐大。在這一點上，庫納茲說：「一九三九年，美國失業人數據估計為一千零四十萬，約為勞動力總數的五分之一。……但一九一四年美國卻沒有這樣大規模失業的證據。」●

第一次大戰中，美國生產增加得很小，但第二次大戰中，它卻增加得很大。庫納茲說：「在第二次大戰中，在固定的物價標準下，美國總生產的增加三倍地快於第一次大戰時代。」●

根據庫納茲的估計，第一次大戰中美國軍需生產最高只佔其總生產的百分之二九，但第二次大戰中，它卻佔了百分之四十四。●而且儘管軍需生產增加了，它依然容許平民的消費品的生產增加，因為全部的生產提高了，生產機構擴大了。在美國近代史上，生產增加的速度之快，從沒有過像第二次大戰這一段時期的。「這就引導到一個結論，目前這種總生產持久和顯著的增加持續了六年之久，這是我們近代史上一個空前的現象。」●

總括起來：美國在走進第二次大戰之前，它的生產機構已有十年沒有被全部使用過。戰爭第一

● 同上 一〇一頁。

● 同上 九九頁。

● 同上 一二四頁。

● 同上 五九頁。

次動用了這全部生產機構；而且，在戰爭過程中，一個簇新的巨大的生產機構又被建立了起來。現在戰爭結束了，問題在爲這一個加強了的生產機構所生產的平時商品找到一個市場。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這必須是時時記在心裏的一個問題，任何虛偽的比擬和浮淺的口號都不應容其掩飾這一問題的意義。像現在一般人所常常引以爲樂觀的說法，那種說法真是可悲的膚淺——不，簡直是極端危險的混淆視聽的一種說法：『怎麼？有什麼大驚小怪？資本主義生產之時上時下到現在已有一個多世紀了：繁榮之後有蕭條，蕭條之後又有繁榮。現在這個繁榮過去之後，自然會有一個蕭條，但蕭條之後，繁榮是又會來的。』

這種膚淺和愚蠢的樂觀主義，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之初是很流行的，但結果是，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之後，並沒有像以前的恐慌一樣跟着就來了繁榮；不，恐慌一直持續到第二次大戰之前，大戰爆發了，這恐慌還沒有完全被克服。我們必須指出，從生產發展的觀點上和從生產機構擴大的觀點上看，造成恐慌的因素是空前地加強了。但，和戰前比較起來，市場形勢改變了沒有呢？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檢查一下內外市場的可能性。請自國外市場始。

新市場對於擴大了的美國生產太小

我們上邊已經說過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所以那麼嚴厲以及它所以沒有能夠被完全克服的原因，主要的是因爲：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擴張到了第一次大戰時期已經結束；而從第一次大戰以後，擴張只是在很小的限度之內進行。

美國資本主義所經歷的大體與此相似。美國資本主義在它國境之內迅速擴張的時期已告結束，而它的對外擴張，又一則遭遇重大的困難，二則不能起足夠重大的作用，來代替過去國內的擴張。美國資本主義在國境以內再不能有很大擴張的這一事實，在整個大恐慌期間是存在着的，在這一點上，今天的情況毫無改變。在未來的恐慌中，情況亦將如此。

現在的問題，是有沒有可能——和一九二九年前後不同——新市場的開闢對美國起那樣大的作用，好像在過去它曾經對歐洲工業國家所起過的作用一樣？是不是有可能一個巨大的工業化的浪潮重新在美國開始並橫掃全世界？有沒有可能美國的資本和機械流向工業落後的國家，這樣，一個新的巨大的工業化過程——像過去對歐洲所發生過的一樣——可以造出美國勞動市場上的有利形勢，充份就業和實際工資的提高，從而產生了國內外市場的大擴張？

在戰後時期，美國來一個新的工業化並從而橫掃世界，抽象地說，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新工業化和資本輸出即使實現了，對於美國的作用，絕不會像——幾乎可以說不可能像——過去同

樣的事情對於英國所產生過的作用一樣強大。

美國的對外貿易比之於它的國內市場是小的

新市場的開闢在未來的恐慌中對於美國資本主義不能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對外貿易在美國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之於它在歐洲工業國家中所曾經起過的作用要小得多。

美國曾經是、而且現在依然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對外貿易對於總生產而言，它所起的作用是極小的。當美國對外貿易擴張到最盛的時代，一九二九年，它在世界貿易中佔的比重不過是百分之一三·八四，英國對外貿易所佔比重為百分之一三·〇五，雖然在這時期美國的生產四倍於英國的生產量。●美國在世界貿易中地位的微小不僅和英國比較起來是如此。例如，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時，儘管美國的生產大於德、法兩國生產之總和，但德、法兩國貿易的總和卻是大於美國，不論是在輸出或是輸入方面。

即使是在美國對外貿易最好的年代，美國的輸出工業生產從來沒有超過它總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十，而往往是徘徊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之間。美國這種在世界貿易中地位微小的情況，就造成了

美國在其他工業強國中一種特殊的地位。這是一個起點，從這裏出發，我們要研究新市場的開闢能否給予美國資本主義這樣大的一種推銷商品的可能性，足以抵消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所大大加強了的生產和生產力。

美國在將來究竟可以輸出多少東西呢：美國商務部透露，在一九四四年輸出了一四、〇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打破過去一切的記錄——但這次輸出中包含了百分之八十的租借物資。一九四四年的輸出是空前的：一九四三年美國輸出為一二、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次大戰期間美國輸出最多的一九一七年，其輸出量為六、二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三年前美國輸出最高的一年，一九二〇年，其輸出量為八、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四年的輸出量中，租借物資一項就佔有了一一、二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四、〇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美國輸出，比之於美國以前輸出水準固然算是高的，比之於今天全世界的輸出總額也算是高的。但縱然如此，這樣大的輸出也還是佔不到美國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應該強調，即使是拿了百分之八十的輸出品送人，不要償付，美國最高輸出額在美國總生產中所佔的地位，亦不如過去對外貿易在其他工業強國的總生產中所佔的地位。

現在的問題是，和平時期，在沒有租借物資的條件之下，美國這樣高的輸出額可以維持嗎？或

者說，美國可不可能永久維持這樣的輸出水準呢？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所關心的不是戰後過渡期，在過渡期內，美國可以放出大量信用貸款，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區域。我們的問題是，美國有沒有可能永久維持住那在一九四四年藉租借物資之力而達到的輸出水準？一切嚴肅的研究，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明確而又一致的，沒有一個負責的研究者敢於預言，當戰後過渡期過去之後，美國的輸出可以維持住戰爭期間藉租借物資之力所達到的輸出水準。至於說到究竟能輸出多少，要多久時間輸出纔會落後於一九四四年水準之下，大家的意見是不一致的。例如商務部估計，美國平時的輸出額將為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有些估計認為可能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高，有些甚至樂觀到估計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即使是最樂觀的估計，都把它估計得比一九四四年的水準低好多。這就是說，即使是最樂觀的觀察家也認為在美國生產力全部使用的情况下，美國不能輸出它總生產量百分之十以上的東西。

我自己的意見是，假定美國生產力被全部使用，它的輸出將遠落在它的總生產量百分之十以下。

爲什麼如此？爲什麼即使有了全世界的工業化，也不能使美國的輸出增加到它總生產量的百分



之十，並駕而上之，從而對於美國的勞動市場產生一種有利的影響，改善國內的經濟和市場？

美國採取若干步驟去加速世界某些地區的工業化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不是一般的趨勢，而是更加具體的問題：即，究竟美國的輸出能夠並且將要增加到什麼程度，纔能應付美國這種已經增加了的生產和生產力？一旦問題提得這樣具體，情況就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有利了。

#### 美國對中國、亞洲和蘇聯貿易的前途

爲什麼如此？自然，全世界都在迫切要求大量的美國貨。把美國的過份生產力爲世界的廣大要求而工作，而同時世界各地的工業化以前所未聞的速度進行，這樣來保證美國的生產——這難道是完全不可能嗎？

這種前途非常動人，但這種說法中卻包含着嚴重的、甚至致命的錯誤。說起來好像是說不通，但事實是：正因爲世界大多數人口在工業上的落後和生活水準的低落，使他們的工業化不可能根本影響美國未來恐慌的進程。

這些話需要說明。假定戰後工業輸出要開創一個新時代，其唯一可能的對象只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半獨立國的區域。說舊日的殖民政策不能再繼續了是可以的。說經過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工

業停滯，一個新的工業化的浪潮會起來也是可以的。但事實是，經過了一百年的殖民地統治，這種政策在殖民地區域所造成的現狀，是人民生活水準可怕的低落和工業化水準極度的低下，因此任何改善的基礎是很狹小的，這樣就可以明白，即使是這些區域的工業化有了若干的加速進行，也無補於膨漲得那樣大的美國生產力所造成的經濟情況。

讓我們檢查一下和這有關的數目字。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爆發前的最後一年，整個亞洲（除掉蘇聯的亞洲部份）的輸入不過四、六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在這當中，日本的輸入佔據了九九五、三〇〇、〇〇〇元；因此，除去日本，全亞洲的輸入只有三、六八三、〇〇〇元。但同年，全世界的輸入額却為三五、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換句話說，約莫十萬萬人口，即全世界一半的人口只輸入了三、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即世界總輸入的十分之一。必須記住，這一年是最繁榮的一年，因此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區域即使是輸入這樣少的貨物，恐怕還需要過一個時期。

亞洲如此，亞洲中最大的一個單獨區域的中國亦復如此。爲了說明方便，我們暫時把在中國可能遭遇到的政治困難置之不談。讓我們假定，在最近將來，中國將不會有內戰，一個強有力的政府

能夠執行大規模工業化政策，同時限制或者逐漸消除農業上的封建主義。讓我們再假定這個政府主要的依靠於美國的輸出進行它的工業化計劃，而且在美國接洽機械和資本的輸出問題上，能夠和美國達成協議。

做了這麼多樂觀的假定，恐怕沒有人再會說我們是從悲觀的前提出發的了。現在假定中國的輸入（一九二九年為六六二、九〇〇、〇〇〇元）●發展得這樣有利，在未來五年中增加了三倍，一躍而為一年輸入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有一半是從美國來的。假如這些假定都實現了，美國對中國的輸出亦不過每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和美國對華貿易以前的紀錄比較起來是一個很高的數字。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五年間，每年平均美國對華輸出為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〇年間，平均為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九年為五五、六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〇年為七八、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就是說，美國對華輸出每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表示了比過去的繁榮年代增加了十倍。這數目在美國全部對外輸出中亦將佔着不小的份量，但假如美國的輸出要增加到足以決定影響美國未來恐慌的程度，

● 同上二一九頁。

● 『美國統計提要』，一九四二，五六六頁。

這數目是很小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但拿來和美國目前的生產機構很容易能比第二次大戰前多生產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相較，這數目是渺不足道的。這一個設想的、實際上不可能的例子就可以使我們了解到當前所要處理的問題之大。

亞洲其他部份的情形怎樣呢？直接由帝國主義控制的殖民地區域怎樣呢？這裏的情況在基本上是和中國差不多的。一九二九年，英、法、荷統治下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區域（如波斯、暹羅及菲律賓）的總輸入約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今後要達到這樣一個有利的水平，恐怕還要過些時候。但即使假定這水平很快的便達到了，而且在迅速工業化的基礎上，這一區域的輸入比之於一九二九年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即增加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美國又供給了這增加數量的三分之二，美國對全亞洲的輸出，除去日本和中國，也不過是增加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數目字本身是很大的，但比之於美國全部的生產却又是很小的。

而且，這樣的事一旦真的實現了，這將意味着美國輸出一種了不起的大增加。在一九二六至三〇年間，美國對亞洲的總輸出不過是五七三、〇八五、〇〇〇元，其中輸向日本的爲二四六、〇三

六、〇〇〇元，輸向中國的爲一〇九、〇二一、〇〇〇元。因此，在此期間，美國對亞洲的總輸出每年平均（除去日本與中國）不過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下。●當我們計算美國對亞洲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區域的輸出究竟能增加多少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記住這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一個很低的數字。

美國對於蘇聯的輸出如何？這裏讓我們再一次把政治問題放在一邊，而假定戰後時期的美、蘇關係是完全由經濟原因來決定的。現在毫無疑問，蘇聯需要大量的生產工具來醫治它戰時的創傷和加速經濟復興。但這種要求是不會永遠存在的。這種情形只存在於從戰爭過渡到平時生產這一段過渡時間，而我們所關心不是這過渡而是整個未來的時代。自然，即使是在戰後復興時期過去了以後，蘇聯還會需要大量的工業機械，特別是精細而又複雜的機器。爲了滿足這種要求，蘇聯政府將努力設法從英國、加拿大和美國輸入這些東西。毫無疑問，這種要求會對於英、美這一類的輸出工業產生良好的影響；但這裏又在對亞洲輸出的問題上一樣，蘇聯這一類產品的輸入比之於美國生產能力的擴張是很小的。

在戰爭爆發之前，蘇聯的輸入數字如下：

●「美國統計提要」，一九四二年，五六四—六頁。

一九三四年	一一九、六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五年	一二四、二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六年	一五八、九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七年	一五一、四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八年	一五四、六〇〇、〇〇〇元

而在一九二九年的繁榮時代，它的輸入則為四五三、二〇〇、〇〇〇元。現在，讓我們假定在戰後復興時期過去之後，蘇聯的輸入遠比一九三四—三八年的每年平均數字為高，而為一九二九年水平的兩倍。在這種情形下蘇聯的輸入總額將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年。但即使是這樣多的輸入，也只能有一部份是從英、美等國來的。

讓我們再樂觀地假定一下，過渡時期過了之後，美國供給蘇聯輸入的一半，即每年美國對蘇聯的輸出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和美國過去對蘇聯的輸出——一九二六至三〇年間平均每年為七七、六六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一至三五年間平均每年為三三、〇二二、〇〇〇元——比較起來是很高的。但這和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所大大膨漲了的生產力比較起來，是微小的，還不

● 『國聯統計年鑑』，一九三八—三九年，二一九頁。

● 『美國統計提要』，一九四二年，五六四頁。

到那增加了的生產力的百分之一。

### 美國對歐洲的貿易

上面我們假定了美國對中國、亞洲、和蘇聯的貿易可能有巨大的增加，但我們對於歐洲大陸（蘇聯除外）是不是能作這樣的假定，卻大大值得懷疑。我們這裏所談的不是聯總救濟物資的輸出，因為這是不用錢的，爲了救濟戰後的災難的。我們這裏考慮的是美國對歐洲大陸正規和經常的輸出，這種輸出，即使最初和資本一齊輸出，最後是要歐洲用它自己的輸出或其他的勞務來償還的。美國對歐正規輸出的永久增加，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可能，那就是歐洲相當迅速的恢復了戰時的創傷，並且達到甚至超過一九二九年的繁榮水平。兩套相互關聯的環境指示着，在未來恐慌到來時候，這種情況是不會實現的。

第一，英、美、蘇已經同意了德國——過去曾經是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家——應該被剝奪掉相當一大部份的工業力量。我不準備在這裏討論這樣的政策最後究竟行得通行不通，也不打算討論這樣的政策究竟會不會執行。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德國的工業水準已經跌到這樣低，即使是在最好的條件之下，要使它上昇到一九三二年的蕭條時代的水平也需要好幾年的時光。這樣，自然過去爲

德國所佔有的輸出，一部份轉到美國身上來了。但另一方面，作爲一個市場，德國的作用減少了。

第二，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結果，歐洲大陸的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化了，這一過程自不因戰爭的停止而停止。這一問題我們以後還要加以仔細的討論。現在要說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內是不穩定的，它到處在受着危險。全歐洲目前正進行着一種鬪爭，以澈底消滅資本主義，或最低限度將資本主義加以根本改革。一句話，歐洲大陸正置身在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的過程之中。

這種鬪爭對於歐洲經濟制度未來的發展，自然具有重要的乃至決定的影響，只要這個鬪爭還沒有告一個確定的結束——一切現象暗示在未來恐慌爆發之前這種確定性的結束是不會有的——，歐洲經濟的重大進展是不可能的。

一言以蔽之，一方面由於德國工業生產的破壞，另一方面由於歐洲大陸上的社會矛盾，歐洲在經濟上的進展是很困難的，從而很難想像美國對歐洲的正常輸出會超過一九二九年繁榮時代的水平以上。

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期間，美國對歐洲全體的輸出每年平均爲二、二三六、五〇一、〇〇〇元。在同期間，美國對英的輸出每年平均爲八三七、二一九、〇〇〇元，對蘇聯則爲七七、六六六、〇〇〇元。因此美國每年對歐洲大陸（除去英、蘇）的輸出平均爲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元。這比美國每年對於拉丁美洲的輸出八五一、〇三五、〇〇〇元大得多，比它每年對亞洲（五七三、〇八五、〇〇〇元）和非洲（一〇九、五九六、〇〇〇元）的輸出總和大一倍。這些數字就表明了美國對歐貿易任何不利的發展，對於美國全部對外貿易的重要。

不須分析其他對美國海外貿易還具有重要性的國家。即使假定最好的情況，美國對於這些國家的輸出有了很大的增加，整個畫面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因為即使是在那種情況下，美國的輸出對於它的全部生產量而言也祇是佔了一個很小的比例，遠不如在資本主義勝利擴張的時代對外輸出在英國或歐洲其他大工業國家的總生產中所佔的地位。

#### 世界貿易和美國生產擴張的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地算下去，以致於包括更多其他的國家，但其結果是到處一樣的。一九二九年全世界的全部輸入為三五、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除去美國，其他各國的輸入為三一、二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的生產約莫增加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① 『美國統計提要』，一九四二年，五六四及五六六頁。

② 數字採自『國聯統計年鑑』，一九三八—三九年，二一九頁。

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就是說，戰爭期間美國生產的增加大於一九二九年繁榮時代全世界（除去美國）總輸入的百分之百五十。

近年來，英國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為百分之十。和美國比較起來，英國生產的增加是遲緩的，但英國生產有四分之一是輸出的，因此英國的輸出一有好轉，它的整個經濟生產就會受到好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即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百分之四十，它的對外輸出只佔它總生產的百分之五至八。而經過了這次戰爭，美國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這就是說，美國的生產現在佔世界總生產的一半以上，但它的對外貿易對它自己的總生產的比例，要比任何其他一個大工業國家的要低。

假如美國開闢新市場的努力要能解決它生產擴大所帶來的問題，那末，它的對外輸出要比一九二八—二九年的世界輸入的總水平增加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不可能祇是增加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根據目前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看，這樣大的增加是不可能的。以為這樣大的增加是可能的想法，簡直是發瘋；事實上，沒有一種嚴肅的出版物曾經認為這種增加是可能的。這就是說，在現階段中，我們不可能想像，新市場的開闢會這樣迅速而龐大，能夠吸收美國這樣擴大了的生產機構所生產的商品之洪流——自然，這是

說，假定美國的生產能力是全部被使用的話。

直到現在，美國把它生產品的百分之九十推銷在它的國內市場。爲了要維持這一比例，美國的對外貿易不能不有很大的增加，因爲今天的百分之十已經大於從前的百分之十了。但對外貿易從來就沒有成爲過去美國恐慌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它在未來恐慌中也不可能成爲決定性的因素。

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其他國家的恐慌危險

另一方面，美國和其餘世界的經濟關係，很容易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國家發生恐慌。美國的輸出工業自然會竭力去擴張和發展他們的國外市場。因此對於世界市場的爭奪戰，將會進一步尖銳化。美國在此爭奪戰中具有兩大有利條件：第一它具有全世界最進步的最發展的生產機構；第二，它有大量的資本可供輸出，以鼓勵及促進它的輸出。例如，和英國比較起來，它的地位是特別有利的。

在歷史上第一次，英國不再是一個資本輸出的國家。它不得不向美國借一筆錢，五十至六十年內，它纔能償清這筆借款的本息。在沒有請求這筆借款之前，英國曾經估計爲了維持戰前的生活水平，它得把戰前的輸出增加百分之五十。假定在這當中它還要償付這筆借款的本息的話，它得增加

它的輸出至百分之七十五，製造品的輸出在這當中要增加一倍。現在，當美國已經在世界市場（包含美國殖民地的市場）上，作為一個無情的競爭者出現的時候，英國卻要把它的製造品的輸出增加一倍。因此可以看出，英國不能達到這樣高的輸出目標是大大懷疑的，很多象徵指示着它不能達到。美國將用盡一切力量發展它自己的輸出，犧牲英國的輸出，事實上犧牲所有其他國家的輸出。美國輸出的擴張，不會亦不可能大到對美國的經濟恐慌有實質的影響，但這種擴張卻會大到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輸出發生嚴重不利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恐慌的感受性。

#### 美國的國內市場

現在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在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的年代，開闢新市場的失敗，使得那一次恐慌變得非常嚴厲，以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候，這恐慌還沒有完全被克服。

在第二次大戰當中及其結束以後，這一方面沒有一樣東西是改變了的。這就是說，將來和過去一樣，新市場的開闢將不會起多大作用。

現在讓我們檢查一下美國國內市場的可能性究竟有什麼改變沒有？

美國資本主義目前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不是爲一九二九年，甚至不是爲一九四〇年的生產量找尋市場，而是爲它今天加倍擴張了的生產量找尋一個適當的市場。在他的「工業復員的三大關鍵」的報告裏，戰時動員與復員局局長施奈德說：「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把這大大增加了的生產機構加以充份使用嗎？所有要工作的人能得到工作嗎？這就是說，在美國國內可以找到這樣大的市場來彌補戰時的政府大規模訂貨的缺陷嗎？美國市場上的推銷可以組織得這樣好，以致總的推銷量超過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嗎？在同報告裏，施奈德把問題提得非常確當，他說：「我們不是要回復到戰前舊的就業和生產水準去。我們的目的是要把生產水準提高到戰前平時生產水準的百分之一百四五十以上。」

#### 過渡時期的機會

在討論這一個問題中，我們必須謹慎地把目前這一個過渡時期和幾年後工業復員完成之後的平常時期區別開來。

戰時的發展造成許多因素，便利於美國國內市場在戰後初期的發展，但這些因素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它對於第二期的發展是不會有實質的影響的。

初期有利於國內市場的發展的，是那些因素呢？這就是美國人民在戰爭時期的積蓄，以及美國人民在戰爭時期未能滿足的對於消費品的需求。誠然美國是唯一的一個交戰國家，在戰爭期間還能增加它的人民的消費；但這不是說所有人民的消費要求都滿足了。戰時美國人民消費的增加，主要的是因為糧食的消費增加了——大量過去吃不飽的失業羣衆現在可以吃得比較飽了。

但消費的增加遠落後於收入的增加。人民很多的需要不能得到滿足，原因很簡單，戰爭時期這類東西的生產停止了，如冷藏器，汽車，洗滌機……。因此，在工業復員之後，美國的生產機構，不僅受益於工人用他們現得的工資去購買的消費品的生產，而且受益於人民用他們戰時巨大儲蓄的一部份到市場上去購買的消費品的生產。

這樣一個有利形勢能支持多久，是很難說的，因為這部份地要看廣大羣衆願意把他們的儲蓄去購買消費品的程度，以及這樣做得快不快。決定戰時儲蓄拋出的要素之一，是比較貧窮的儲蓄者們對於整個經濟局勢的看法。假如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後和工業復員時期的經驗，暗示他們不久將來就會有大規模失業的情況發生，他們就不會很快用掉他們的積蓄，而無寧是爲未來的雨天留一部份的錢的。在這種情況下，因戰時儲蓄的拋出而增加的額外推銷，在規模上將是比較小的。

另一方面，假定工業復員進行得很平穩和順利，一般的人民大衆得到一種印象——這種印象可

能由於某種保障工人失業時可以得到較大支持的社會立法而產生——，他們無須害怕未來的恐慌；那麼，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更加自由的使用他們的戰時儲蓄，去購買消費品，從而美國國內市場將得到一種較好的影響。

但，儘管情況是比較有利的，這種額外需要和額外推銷是一種過渡的暫時現象，它雖然可能使利於美國市場問題暫時的解決，但它是不能永久解決這一因為生產擴張而產生的巨大市場問題的。

第二個足以增加美國國內市場上的賣出的因素，是過渡期內的投資。必須一再強調，和第一次大戰之前不同，第二次大戰前美國的生產能力是未被充份使用的，而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建設有比前一次戰爭時更多的新的工場。但，雖然如此，有很多投資是被勒住了，因為國內全生產的一半是在從事着軍需生產。其結果是，很多舊有的機器並沒有更換。戰爭時期，不僅新的投資不常有，而且即使是為了修理和補充舊的生產機構的投資，也往往不能使現存生產機構發揮充份的效力。最後，在戰爭期間，差不多所有正常的建築活動都停止了。

因此，沒有疑問的，戰後初期一種補充投資的要求必然是很強的。這就會有助於限制那些造成恐慌的因素的發展，而遲延了恐慌的到來——只是遲延，並非取消。但很清楚的，因戰時儲蓄的動用而造成的對消費品的需求的額外增加，以及因為戰爭情況而中止了的投資的復活，這兩種現象都

是暫時的；祇是在過渡期間，它們將加強消費用品和生產用品的市場。不過，他們的作用也就僅止於此，不論是兩個因素中的那一個，或兩者同時，都不能永久解決美國那因生產機構大大擴張而產生的市場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更多的東西。

#### 消費和生產能力之間的距離

假如賣出的物品要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話，很顯然的，消費非經常提高百分之五十不可。只有這樣，美國的生產機構纔能全部使用，所有的工人纔能全部就業。過渡時期一旦完結了以後，美國的消費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嗎？坦白地說，一切的象徵指示着消費是不會增加百分之五十的。

現在研究一下：爲什麼？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到第二次大戰前夜，美國工人每一工作小時的生產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五，但在十年之中，生產始終停止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之下，而人民的消費絕沒有和生產力的增加成正比例的提高過。

戰爭開始以後，勞動生產力繼續提高。美國總生產在戰時有如此巨大增加的這一事實，主要的由於過去沒有使用的生產機構的充份利用，特別是勞動生產力自從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巨大的提高。美國今年能生產出比戰前多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品，這當中有三分之二是因爲勞動生產力的增



加，三分之一是因爲勞動者人數的增加。

在戰爭期間短短的幾年之內，美國的生產可以有這樣巨大的增加，是因爲在戰前的十年之內，美國的生產機構從來就沒有全部充份使用過。在戰爭期間，政府及其戰時需要創造了這增加了的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品的市場，在和平時期，美國生產機構只有在消費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條件之下纔能全部使用。那就是說，美國工人的薪水和工資必須按照一九二九年以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換句話說，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總和必須比戰前水準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必須注意，這必須是實際工資的增加，而不是貨幣工資的增加，因爲美金的購買力比之於戰前是跌落得多了。

現在的問題是，在大獨佔資本掌握着一切經濟權力的美國的工人實際工資是不是有可能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呢？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嚴肅的著作曾經認爲這是可能的。不少著作在研究如何把美國的生產再組織一下，以便避免未來的恐慌，維持戰後的全部就業和生產機構的充份使用。●所有這些著作，都一致認爲要達到此目的，消費品的推銷必須增加百分之五十。但在獨佔資本主義的

●這一增加的比例是和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比例不平行的，這是因爲在戰後時期，無論如何美國的軍費要比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勢必大得多。

●例如「戰後市場」第十二頁及以後。

美國，這件事如何實現，實際工資和薪水如何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對於這一問題，除掉重複那些廢詞爛調，說什麼大多數的美國人還生活得很壞呀，有很多需要未能滿足呀，爲了滿足這些需要，消費品的推銷還可以大大推廣呀……而外，沒有真正的內容。

但我們這裏所關心的不是這一類的需要。我們曉得這類的需要實際上是無限制的。我們所關心的，是這類的需要在這一資本主義社會裏能被滿足到什麼程度。這一來，問題就變得完全不同了，因爲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能實現的需求決定於工資和薪水的多少；在這一問題上，沒有一種嚴肅的著作曾經敢於認爲美國的消費可能因爲實際工資和薪水的增加而提高百分之四十。

但另一方面，假定美國國內市場的消費不能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話——百分之四十來自實際工資的增加，百分之十來自軍費的消耗——，有了巨大擴張的美國生產能力是不能充份使用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假定，正如同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到第二次大戰前夜的這一段時期一樣，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的生產機構最後是一樣不能充份使用。而，這就必然的意味着恐慌。

#### 創造新工業不能阻止恐慌

有人會這樣說，儘管美國資本主義在它的疆土之內，不能有所擴張，但如果能用新的生產工具

創造強大的新工業，資本主義的邊疆依然是可以擴張的。這樣一來，全部就業可以維持，勞動市場上的形勢可以好轉，因此在工資和薪水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一種新的有利形勢可以產生出像過去開拓國內市場時一樣有利的結果。

讓我們檢查一下這種可能性。當資本主義開始向全世界勝利展開的時期，資本主義的擴張是伴隨着新工業的創造而俱來的。首先是鐵路的鋪設，創造出大量投資和獲利的機會，其後是電氣、動力、機械和化學工業的發展。

分裂原子的成功，指示了我們已經進展到技術發明的新階段，這種發明是具有無限偉大的前途的。所有工業機構的再組織和再建設是完全可能的。這種再組織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的創造，能不能帶來一種新的長時期的繁榮呢？

新工業的創設，一般地說對於市場有兩重作用。新工業創造新需要，這種新需要要求一種新的產品來滿足。這種理論是那麼說，但它沒有注意到決定性的一點：即我們這裏所研究的不是一般的需要，而是在這種社會裏能夠滿足的需要。因此，當新工業不能增加實際工資和有支付能力的那種需要的時候，它只有在犧牲舊工業市場的情況之下，纔能為它的產品建立一個市場。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到處可以看到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新市場之所以可能在不損害舊市場的情形之下建

立起來的原因，是因為這種擴張增加了工人的實際工資和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應該強調，在科學研究的新條件下，新工業的創造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十分有希望的。我們不爭論這一點。但除非這種新工業增加了就業的人數，促成了勞動市場上對工人有利的形勢，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和他們的生活水準，從而加強了那種能夠支付的需要，新工業自身並不能增加市場上的消費量。

還有一個可能，新工業的創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影響市場。新工業的創造可能是意味着一種新的巨大的生產機構的建立，完全不管舊的生產機構是多大，或者被用到什麼程度。假定原子的分裂及其經濟後果使得煤炭和石油的市場在很多方面成爲不必要了，這樣一來，利用原子分裂作動力的工業可以建立甚至擴張起來——部份地在犧牲舊的煤炭和石油工業的情況之下。因此，這些舊的生產機構有一部份要變成廢鐵。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今天的生產機構能比戰前生產出多百分之五十的產品的這一事實，就不關重要了，因爲舊的生產機構因不能賺錢之故已成無用，但另一方面，新工業將需要新的生產機構、新的資本和勞動者，這樣一來，這些新的投資就可以帶來新的繁榮、利潤及整個經濟制度。

爲瞭解這一過程，讓我們檢查一下第一次大戰中某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有些國家的有一

部份的生產機構被破壞了。戰後，這些工業必須重新建立起來。在這種重建過程還在持續的時候，它對於生產工具的需求是很高的。工人的就業人數很高，整個經濟制度是繁榮的。生產用品工業在忙碌着，工人在勞動市場上的地位很有利，工資在增加，其結果是消費用品的市場也擴大了。

現在，堅持這種理論的人說，新的科學發明產生新的工業，例如原子時代工業上的再組織，其後果正如生產機構在戰爭中被毀掉那樣會產生繁榮。有一部份工廠並不是像在戰時那樣被毀滅了的，但由於新技術的應用，這部份工廠落後了，不能再用了。戰爭的毀壞造出一種物理學上的真空，需要新的生產機構來填補。新的科學發明可以創造出經濟學和社會學上的一種真空。因此，堅持這種理論的人說，他們的效果是相同的。

對於這種理論和希望有兩個反對的理由。第一，在這種理論可以成立之前，得先證明新的科學發明在不久將來使工業的再組織成爲必要，要求這樣大的新的生產機構和投資，以致和舊的可用的生產機構一道，把美國整個經濟制度活躍起來。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認真的企圖證明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我覺得可以合理的假定，在原子能分裂能達到工業應用的階段之前，還要做多年的試驗和研究的工作。很值得懷疑，在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原子分裂對於工業的作用會有多大。

而且，這種效果能有多大，數量上的問題有着決定重要性。應該一再指出美國工業生產在第二

次大戰中的增加，三倍於第一次大戰之時。因此，由於科學發明而引起的現存生產機構的破壞，必須要大到驚人的程度，纔能產生出那被這一理論認為該有的繁榮的後果。其時，另一個反對的理由又來了。

### 獨佔資本使恐慌惡化

今天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之內進行的，在這個社會裏，工業活動天天集中，獨佔組織和大公司一天天變得重要，事實上，它們是經濟上支配的力量。在過去，創造新工業的人，用不着擔心那些因新工業之產生而沒落了舊工業的命運。新工業家賺了錢，常常是很多的錢，用不着擔心那些技術上落後的舊工業不能繼續存在。同樣，當新發明應用到個別工業的時候，應用這種新發明的人得到很多利潤，不必關心他們競爭者的生產機構是否因此而陳舊過時。但在一個集中和獨佔經濟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建立新工業和應用新技術，對於老的既存的生產機構的影響，就大大不同了；因為一般的說，只有那些控制着舊工業和舊生產機構的大獨佔資本家，纔有資格應用新發明和建立新工業。

換句話說，因新發明和新工業的應用和建立而賺錢的人，事實上就是那些因新發明的應用和新

工業的建立而賠本的人。這樣，很自然的，大獨佔資本家們就會採取步驟，使得這種陳舊化的過程不要進行太快，好使舊生產機構不完全或不太厲害的過時和不能用。

因此，說新工業的創造可以毀滅這麼多的舊生產機構，以致引起一個巨大的新的投資的浪潮和持久的繁榮時期，是很少可能的。

我們已經分析過，第一次大戰前，恐慌之所以能夠比較緩和，不是因為資本的更加獨佔化，而是因為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有着很大的擴張。但現在這種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已不能或很少可能時，獨佔資本的集中過程只有使經濟恐慌更加惡化。它限制了新工業的創造和新技術的應用，使其對舊工業和原有生產機構不能有很大作用。這種獨佔資本的集中，只是加強了上層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從而削弱了千百萬人民的政治經濟地位，它限制了從增加人民大眾的消費力方面去擴張國內市場的可能性。獨佔資本的集中，是妨礙千百萬勞動者增加他們工資和薪水的主要障礙之一。

獨佔資本的集中過程，在兩次大戰之間已有了很大的進展，但在第二次大戰中，這一過程更加劇烈了。這不是偶然的。在戰爭爆發之前，各國政府就早已認識了戰爭將是一個工業和工廠的戰爭，軍需生產全面和迅速的發展是何等重要。在現階段的作戰技術上，軍需生產需要所有大資本家

的合作。大量生產的原則在戰時迅速地採用了，因為它節省原料和人工。但大量生產只有大規模的工廠中纔有可能。因此在戰爭期間，我們看到，由於生產大量軍需品的必要性，獨佔資本的集中過程到處劇烈化了。在美國，集中和獨佔的過程比任何其他地方快，因為這裏的條件比較更有利於此。因此，接收政府軍火訂單的大部份是這類大公司和大獨佔組織。因此，『反托辣斯』運動在戰時中止了，因為受大獨佔資本支配的政府不願也不能得罪這些大公司。因此，在戰爭時期，他們的地位加強了；所有的風險他們都不擔任，生產機構的擴張大部份是由政府給錢的。同時，這種擴張也就是走上高度集中的一個新階段，因為這些戰時建築起來的工廠一開始就是規模龐大的。

『除非發展了一種新的共同所有權，這些在戰時由政府出錢經營的，大部份是規模巨大的工廠，到了平時只有政府或者大公司纔能有利地接辦。……一半以上的這類新工廠，每廠價值都在二千五百萬元以上。在政府動用來興建新工廠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只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是用在那些每廠所費不過一百萬的工廠上邊的，……「擴充了的工廠」中的百分之七十一，每廠所值皆在五百萬元以上。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四，每廠值一千萬元以上。政府動用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作為擴張工廠之用，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以下是用於一百萬元以下的工廠上面的。』



這種集中過程，對於由聯邦政府出錢但由私人經營的工廠而言，也是一樣的。「在聯邦出錢個人經營的新工廠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投資是投放到每廠價值五百萬元的那類企業去的。對於一百萬元以下的新工廠的投資，政府只批准了一萬萬兩千五百萬元。」<sup>①</sup>

由於政府大量的訂貨，大公司賺了鉅大的利潤。據估計，美國各大公司所賺的淨利，除掉各種稅額，在一九四一年是八十五萬萬元，一九四二年是八十七萬萬元，一九四三年是九十八萬萬元，一九四四年為九十九萬萬元。

這種巨大的利潤——自然除去各種爲了維持和修理所必須支出的費用之後——只有一部份是由大公司作爲紅利分配出去。例如一九四四年只有四十五萬萬元分給股東，而五十四萬萬元却當作公司盈餘。一九四五年用於生產工具的配備方面的，據已公佈數字，約爲五十七萬萬元<sup>②</sup>。「在這總數中，約莫有五十三萬萬元被公司用於新工廠和設備方面」，那就是說，約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在這方面的。

① 美國工業統計處平民生產科編：「聯邦給經費的由戰爭所產生的製造廠，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第三頁。

② 同上第四頁。

③ 採自美國證券及匯兌委員會：「統計叢報」第七五六期。

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中，這種高額利潤會有若干減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地加強了美國獨佔資本更走向高度集中這一事實，是不可動搖的。

從這裏可以看到，在未來經濟恐慌到來的時候，美國獨佔資本的集中將起着更顯著的作用。

#### 未來的農業恐慌

從生產的觀點看，我們看到，第二次大戰中的發展把美國經濟恐慌的因素加強了。而這對於工業和農業是同樣適用的。

在第一次大戰時，美國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都沒有很大的增加。但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農業生產的增加雖然沒有工業生產增加得那麼大，但它的增加依然比第一次大戰時為大。假定一九一〇——一四年美國農業生產的平均數為一〇〇，那末第一次大戰時美國農業的發展就是這樣的：

#### 第一次大戰時美國的農業生產

一九一四年	一〇四
一九一五年	一〇四
一九一六年	一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〇三
一九一八年	一〇九

這樣，在此期間，美國的農業生產只增加了五點。

但比之於第二次大戰以前，第二次大戰時美國農業生產的增加是非常巨大的。對於所有重要的農業產品，這情形都是如此的；有如下表之所示：

### 美國農業生產指數

(以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的平均數為一〇〇)

年 代	總生產	穀類	畜類
一九三九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六
一九四〇	一一〇	一〇七	一一二
一九四一	一一三	一〇九	一一五
一九四二	一二四	一一一	一二六
一九四三	一二八	一一四	一三七
一九四四	一三六	一二九	一四一

這樣，在此期間，美國的農業生產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這是使得美國雖在戰時仍能維持戰前平民消費水準的決定因素之一。儘管要滿足美國海陸軍的

●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綜合公報』第五六七期：『戰爭對農業金融機構的影響』第三〇頁。

● 同上第三〇頁。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年的數字，則採自『綜合公報』五八三期第五頁：『農業的盈虧』。

需求，儘管要滿足租借法案的供應，美國人民的食物消費在整個戰爭期間，以個人每年的消費量來說，高於一九三五至三九年平均數的百分之八以上。①

由於農民生產的增加，美國農業的情況是大大地改進了。美國農業比之於其他經濟部門更早的為恐慌所侵襲；和工業一樣，直到戰爭爆發之時，美國的農業沒有能克服它的危機。戰爭為農業生產創造一個市場，因為城市中的充份就業和相對的高額工資把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其結果，美國農業的淨利在戰爭期間有了巨大的增加：一九四〇年它增加到五十七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四一年為八十三萬萬一千萬元，一九四二年為一百二十二萬萬二千八百萬元，一九四三年為一百五十萬萬九千萬元。②

美國的農業經營者只用這增加了的收入，償還他們負債的一小部份。『農業經營者和地主們對於典押業和其他債主們所負的債上減少了五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③

這種收入的絕大部份，約八十萬萬元是被保存着，或者投資在『現金、銀行存款、儲蓄券以及

① 對美國生產資源聯合局的報告：『戰爭對平民消費的影響』。

②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綜合公報』第五六七期：『戰爭對農業金融機構的影響』第二五頁。

③ 同上二三頁。

存貨據約上。此外還有十四萬萬元則投資在農業經營的工作資本上。」●

「這種工作資本增加得最多的部門是畜類，……但對於土地、建築和機械方面則毫無所投。」●  
 很清楚，這種增加了的資本，將會幫助他們面對未來的經濟恐慌。但農業生產過剩以及戰後時期發生恐慌的可能性，與工業方面的相等。美國農業在戰時用了較少的人力增加了它的生產量（一九四三年美國農業部門雇傭的人數為八、三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九年雇傭人數為九、二〇〇、〇〇〇人）。由於農人子弟的被徵用，農業勞動者的質量是比較差的。而且在戰爭期間，美國農業部門中並沒有使用新機器，甚至於農業機器的任何改良都是沒有的。

而現在，農業經營者的子弟們回到農場來了，他們帶回新的和改良了的農業機器。因此，可以想見，在未來數年中，農業生產將一直會比戰前水準高出三分之一。但政府現在再不收買這些產品去供應軍隊和租借法案的需要了，這些增加了的生產怎麼辦呢？當城市為恐慌所襲擊的時候，農業方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自然，當飢荒支配着歐、亞兩洲的極大部份，美帝國主義正在向歐、亞兩洲進行大量傾銷的時

● 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綜合公報」第五六七期：「戰爭對農業金融機構的影響」第二三頁。

● 同上第五頁。

候，我們是很難預見不久將來的情况的。

很清楚，這種傾銷和「援助」，將會用掉美國剩餘農業生產的一部份，但這種必要性是不能永遠存在的。如果不存在了，怎麼辦呢？伯蘭特說：「美國農業上的真正問題，只有當救濟和復興歐洲農業的時期過去了以後才會發生……由於農業輸出區域技術上的進步和戰時生產力的擴張，我們可以預料戰爭結束了幾年之後，農業上供應和需求不均衡的情況一定會發生的。」<sup>①</sup>

一旦，農業生產過剩，危機四起的時候，這位農業專家對於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見是怎樣的呢？他說：「由於糧食消費的擴張性很小，而農業生產各部門有着大量技術上的發展的可能性，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人在那種情況下一定會減少。只有在這種條件下，農村的貧乏才能避免。」<sup>②</sup>

這種解決辦法只有在經濟上的其他部門（工業）欣欣向榮，需用更多的人力的時候才有可能。那就是說，這種解決只有在美國經濟中的工業生產部門，在最近將來有一個較長期的繁榮情況下，才行得通。

但我們在本書第一部份的分析中，已指出工業上這種前途是極端不像有的。美國整個經濟制度

● Karl Brandt: 『世界農業的改造』，紐約，一九四五年，第四〇一頁及四〇三頁。

● 同上四〇四頁。

是在恐慌籠罩之下。因此我們就不可能預料，農村人口會大量向城市轉移，從而使得農村人口能有很大的減少。這就是說，用這樣的辦法來緩和農業恐慌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這樣我們看到，最後農業上的情形只有一天天惡化，而不可能有別的法子。

在研究一九二九年恐慌時，我們指出這一恐慌之所以特別嚴厲，是因為它同時是一個工業和農業的恐慌。有很多現象指示在未來恐慌中，美國農業是很難倖免的；相反，美國農業將產生強烈的恐慌象徵，對於工業和城市中的情況發生極端不利的現象。

當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在一九二九年陷入恐慌的時候，那時世界新市場的開闢在世界經濟生活中已不起決定性的影響。假定把像德國那樣的軍需生產不算，那麼就可以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世界資本主義都沒有能克服這一危機。在這十年恐慌中，世界資本主義一直未能克服大規模失業的現象。

今天，美國的生產機構不同於一九二九年，也不同於一九四〇年；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結果，美國的生產機構大大的加強了。大規模的新市場，其大足以避免恐慌或實質上足以緩和恐慌後果的，今天，正如一九二九年當時一樣，是不存在的。在戰爭過程中出現了若干有利因素，例如未能滿足的人民對於消費品的要求，投資的要求，以及農業經營者金融地位的改善；但這些有利的因素只能

延遲那不可避免的東西的到來，卻不能阻止它的到來。

和戰前比較起來，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農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假如這種生產力的增加能保持的話，城市和農村中的工人和中等階級的消费必須有巨大的增加。而這，在一個被大獨佔資本、大托辣斯和大公司的經濟權力所支配的美國，卻是不可能的。



## 第六章 未來恐慌時的世界政治

在我們進一步研究未來恐慌對於美國可能發生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對於未來恐慌發生時世界政治與經濟的一般情況有若干了解，和一九二九年比較起來，我們特別要注意到未來恐慌三大決定性的差別。

這就是：

一、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的時候，蘇聯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列強。但在未來恐慌爆發的時期，蘇聯將是美國以外唯一的世界列強。蘇聯將是歐亞大陸上唯一的一個世界列強。

二、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的時候，歐洲的各大工業國家的社會基礎本已動搖了，雖然如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還是能夠勉強地生存下來。但當未來經濟恐慌爆發的時候，資本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恐怕已經全部或絕大部份完蛋了，而在其他的地區則已被動搖到核心，為它的殘存而鬥爭。還有，當美國走進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時候，那時它祇是處於相似情況下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的

一個，但當它走進未來恐慌的時候，它將是全世界唯一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沒有直接受到動搖和威脅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三、在整個一九二九年大恐慌時期，帝國主義列強還能維持它們對於殖民地帝國的統治。那時，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還生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狀況下。但在未來恐慌發生的期間，殖民帝國主義在好多地區當已被結束掉，在不少其他地區內將正在面對着滅亡，而在其餘的地區則將是受到很大的動搖。

#### 蘇聯地位的加強

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之時，蘇聯剛着手實現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時，它已不是一個主要以農業爲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工業國家了。只有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爆發之前不久，蘇聯才恢復第一次大戰和其後內戰時期的創傷。一九一四年當時，沙俄工業在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祇有百分之四。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的時候，蘇聯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約爲百分之四·五，比沙俄的份兒大不了許多。在一九二九年恐慌之時，蘇聯的工業生產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是不起重大作用的，因此，蘇聯的計劃經濟並沒有受恐慌影響的這一事實，未能對世界經濟恐慌起多大作用。

恐慌期間，蘇聯的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世界完全不同。在所有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工業生產無例外地低落，但在蘇聯，在恐慌的整個期間，工業生產不僅沒有跌落，而且一年年的提高。蘇聯完全取消了失業現象，當長期的羣衆性的失業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年比一年惡化的時候，在蘇聯，失業是根本沒有的。這樣，在兩次大戰之間，蘇聯是唯一的一個不知失業爲何物的國家。應該注意，在恐慌之前、之中，納粹上台之前和之後的這一段期間，蘇聯是沒有失業的，這就是說，在軍備工業在蘇聯經濟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的時候，蘇聯也是沒有失業的。

在幾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直到納粹進攻蘇聯時止，蘇聯的工業生產有了巨大的增加，其增加之速，遠比世界任何其他部份爲大。很有興趣的，納粹們對於蘇聯這種計劃經濟做過一個有系統的研究，並且把這研究的結果在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週刊上發表過。根據這研究的報告，蘇聯工業生產在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到了一九三九年已達百分之十二的高度。●

● 德國『景氣研究週報』，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號：『以重要的基本物資的世界生產量中所佔的比例而言，蘇聯在許多方面已躍入大生產國的前列……蘇聯的工業生產已彌補了戰時及戰後的重大損傷，其後的數年間又大有增加……蘇聯工業生產生長的速率，要比「世界平均」數來得大……同時，蘇聯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例也增大得很快——據我們核算結果……一九三八年佔百分之二一·五，一九三九年佔百分之二二。』

蘇聯工業力量的迅速生長，是改變歐洲列強之間的對比，使今天形勢不同於第一次大戰之前和之中的主要因素。沙俄的工業發展落後於德、英、法其他列強。威廉德國對沙皇俄國的優勢是很大的。在絕對數字上，德國重工業的生產大於俄國四倍至五倍。德國的優勢這樣大，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只需把它三分之一（有時竟低至五分之一）的兵力放在東線對付俄國，從而把東線視爲一條次要的戰線。但雖然如此，德國這樣少的部隊證明了還是能夠對沙俄軍隊取得勝利——決定性的軍事勝利。

第二次大戰的情形完全不同，這就反映了交戰雙方在工業力量對比上的變化。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納粹德國的工業生產比一九二九年大三分之一。當德國進攻蘇聯之時，它手中不僅掌握了它自己的工業資源，而且還掌握了被德國所併吞了的大部份歐洲的工業資源。但蘇聯的工業力量——軍事力量變得更強了。其結果是，儘管德國集中了它全部軍事力量的五分之四來對付蘇聯，它依然不能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蘇聯的軍事力量強到這樣程度，以致在整個第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不得不放了一半以上的力量在東線，而最後蘇聯的軍隊還是把德國軍隊趕出蘇聯，使其歸於最後覆滅。

即在第二次大戰之前，蘇聯的工業力量在絕對數字上已大於英國或法國。因此，在工業生產方

面，蘇聯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德國。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夜，蘇聯的煤、鐵、鋼的生產量，差不多等於除去德國的整個歐洲。如下表之所示：●

一九三八年煤炭生產量（以一〇〇〇噸為單位）

除去德國的歐洲

一五四、三四二

蘇聯

一三二、八八八

一九三八年鋼生產量（以一〇〇〇噸為單位）

除去德國的歐洲

一八、二六七

蘇聯

一八、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生鐵生產量（以一〇〇〇噸為單位）

除去德國的歐洲

一五、三五二

蘇聯

一四、六〇〇

第二次大戰的結果，大大地加強了蘇聯在歐洲、在亞洲和在全世界的地位。誠然，戰爭給蘇聯以巨大的破壞，因為有幾年戰爭差不多完全是在蘇聯的領土上進行。當戰爭初期德軍深入蘇聯腹地的時候，蘇聯在歐洲各省採取了焦土政策，使佔領了這些地區的德軍無所可用。當戰爭接近結束，

● 數字採自一九四二——四四年國聯「統計年鑑」第一五三頁，一五八頁，一五九頁。

德軍被蘇軍從一省到一省趕出去的時候，德軍又一次毀壞了他們所能毀壞的一切。

但另一方面，即在戰爭期間，蘇聯在歐俄部份的工業已大批地搬移到東方，而那些不致被德軍佔領的區域——特別是亞洲各省的工業，則被迅速地發展起來。而且，和第一次大戰之後比較起來，今天蘇聯復興的基礎好多了，因為第一次大戰之後接着就發生了長期內戰，以致農業和工業都有了驚人的跌落。這一來，不僅是復興工作被大大地遲緩了，而且能用的技術工人和工程師在當時非常之少，更加之以當時的革命政府在計劃和管制經濟事業上毫無經驗，事情變得非常之糟。而且，那時蘇聯政府很少可能從國外得到援助，從而它不得不犧牲消費品生產，而來組織工業上的復興。但雖有這麼多困難，內戰停止之後五年，蘇聯的工業生產就恢復到戰前一九一三年的水平。

但第二次大戰後的今天，情形好多了。首先，蘇聯在它的亞洲部份有一套巨大的未受摧殘的工業機構。它有成百萬的技術工人和技師。而且，今天的蘇聯內部並沒有內戰的威脅；相反，它的政權比任何一個時期更鞏固。最後，蘇聯政府有十五年計劃經濟的經驗，這是有頭等重要意義的。

戰爭剛剛結束之後，蘇聯政府就宣佈了一個一九四六—五〇年的五年計劃，其目的在達到並超過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的生產水平。有很多的材料指示，這個偉大的目的是能夠提早完成的。戰前，蘇聯是全世界第三個強大的工業國家，其地位僅次於美國和德國。今天，即使是在它的復興工

作完成之前，它已躍居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了。

蘇聯是歐洲大陸上唯一的世界列強

今天蘇聯不僅是歐洲的一個列強，而且是歐洲大陸上唯一的一個世界列強。差不多所有位置於蘇聯和德國之間的國家或多或少地在它的政治經濟的影響之下，其中包含了巴爾幹諸國（除掉希臘），即——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拉夫。

除去在戰爭中所收復的領土之外，蘇聯今天影響着一個區域，在這個區域中，戰前有九千萬人口在居住着。●

● 在蘇聯影響下的各國的人口如下：

保加利亞	六、〇七八、〇〇〇
羅馬尼亞	一八、〇五三、〇〇〇
南斯拉夫	一三、九三四、〇〇〇
波蘭	三二、六一九、〇〇〇
匈牙利	八、六八八、〇〇〇
捷克	一四、七二九、〇〇〇

見一九三八—三九年國聯『統計年鑑』第一八頁。

這些國家的工業發展是參差不一的，例如捷克，它的工業發展實際上已和歐洲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立於同一水平；而巴爾幹各國，一般的說，則是比較落後的。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之前，這些國家在整個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是這樣的：

國家

一九二八年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地位

捷克	一·六〇%
波蘭	〇·七五%
匈牙利	〇·三六%
南斯拉夫	〇·四五%
羅馬尼亞	〇·三〇%
保加利亞	〇·一〇%
總和	三·五六%

歸併到波蘭的那部份屬於前德國領土上的工業生產，包含着高度工業發展的上西萊細亞區，也應該加上。而在一九二八年蘇聯自己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亦不過是百分之四·五六。換言之，即由於戰爭的結果，蘇聯和整個蘇、德之間的各國工業生產，取得了有機的聯繫，這一區域在

● 德國『景氣研究季刊』第三十一期，第三八頁。



一九二八年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幾與蘇聯相等。

我們在這裏不打算分析蘇聯在這裏的影響如何發生作用，這些區域的工業發展的前途是怎樣的，例如國家對於經濟的管制會強到什麼程度，封建制度的廢除將如何轉變這些國家的內部關係等等。在這裏，對於我們重要的是，歐洲大陸的這一部份已經是在蘇聯的影響之下，而不復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軌道之內了。

而且，未來恐慌對於蘇聯的影響將不會和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不同。儘管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關係要比一九二九年的大得多，但這種關係不會大到在未來恐慌中它能產生巨大的和持久的不良影響。相反，蘇聯的影響將有廣泛地擴張，擴張到使在它影響下的那部份歐洲經濟不受未來恐慌的波及。假使如此，那末，和一九二九年不同，大部份歐洲的工業生產將不受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美國經濟恐慌的經濟法則所支配，或者說，不完全受它支配。

處於蘇、德之間而在蘇聯影響之下的國家，在戰後時期無疑問的將會加強它們和蘇聯之間的貿易。工業高度發展的區域，像捷克，將因蘇聯的復興，而找到一個巨大的可靠的輸出市場，而這場是不受未來恐慌的影響的。一旦封建制度在巴爾幹諸國中消滅了，它們無疑問的會迅速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從而也就增加了它們和蘇聯之間的貿易。

這樣，歐洲大陸的這一重要部份的經濟生活全體，就會逐漸的變得不受未來恐慌的影響，雖然在程度上，它們對於恐慌的隔絕性或者可能還不如蘇聯之強。但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比這還要大，因為大半個德國也是在蘇聯的影響之下的。

資本主義在德國的繼續是很困難的

當德國走進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時候，它是全世界第二個最強的工業國家，僅次於美國，而在歐洲則是第一個最強的。它比任何其他一個國家都被恐慌打擊得更重。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之後，而且大部份由於恐慌的影響，納粹的反革命在德國勝利了。和第一次大戰之前不同，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其特點是沒有社會的穩定性。事實上，這段期間的後半部，社會的矛盾是更加強了。這對於德國尤其是如此，因為在這裏，社會矛盾的加強形成了納粹反革命勝利的物質基礎，以及極權國家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納粹所發動的全體戰爭，造出了它自己的全體失敗。它爲了獨霸世界所發動的大行動，全部的失敗了。納粹德國的領土現在爲勝利者的軍隊佔領着。它喪失了東部幾省的領土和一部份的機器、工廠和工業。德國雖然在第一次大戰中失敗了，它還是一個工業強國，而且過了不久它就恢復到一

種地步，到了一九二九年它又是歐洲領導的工業國家了。但這一次，最低限度是暫時地，它從工業強國之林中退出來了。我們現在還不可能看出，在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它的地位將是怎樣的。

德國是歐洲大陸的中心，它在一般歐洲力量對比中的地位，往往是決定的。假如在第二次大戰前工業上強於蘇聯的德國完全地走到蘇聯的影響之下，那末，蘇聯在整個世界力量的對比中，將會巨大的加強。另一方面，假如德國完全走到獨佔資本主義的勢力之下，特別是美國的支配之下，那末資本主義勢力在歐洲的地位將會大大的加強。正是因為德國這一決定性的地位，對於勝利者各方有這樣大的決定作用，所以勝利者的列強們對於德國的將來還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決定。

正是因為勝利的各列強，特別是美國和蘇聯的利益不同，德國未來的地位很不清楚，很難作任何的預言。但是有一件事最低限度是相當清楚的，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之前的那種資本主義德國的舊秩序，很難恢復起來了。已經確定的可以說，蘇聯佔領區是不會恢復資本主義的秩序的。蘇聯現在有系統地執行一種政策，毀滅德國資本家利益和反動各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封建制度被消滅了，舊普魯士的容克世家在蘇聯統治區已經喪失了他們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資本家們的財產被剝奪了，一種計劃經濟正在進行着。惡名昭彰的「二百家」在蘇佔區已不復存在，他們是很難在德國其他任何地方復活過來的。

德國的其他部份爲美、英、法各國軍隊所佔領。佔領各國的經濟政策在具體的辦法上是不一致的，因爲美、英、法各國內部社會階級力量對比不同，他們各自對於德國的政治利益，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即使是在那些被西方列強佔領的區域裏，舊的資本主義秩序的恢復也是很少可能的。資本主義需要穩固的中產階級作爲它的社會基礎，但即在戰前，德國中產階級的穩固性已大大地動搖了。德國的中產階級在第一次大戰後的通貨膨脹時代遭受了很大的犧牲，繼之以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他們又遭受了一次犧牲，及至納粹當政，他們的經濟基礎更被削弱了。從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九年的這幾年的納粹統治之下，德國有產者的數目以空前的速度在跌落着。●而第二次大戰後的通貨膨脹對於這一階級的打擊尤其重大。再者，大量城市和工業的破壞，以及幾百萬人從東部各省向西部的移動……所有這一切都大大地動搖了人們對於財產的觀點。而另一方面，德國無產階級的力量

● 一九二五年德國有產者及其家屬共有二、〇二七、〇〇〇人，約爲總人口的百分之二〇・九。到了一九三三年，有產者總數已降爲一、二四七、〇〇〇人，或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一・八。在納粹統治的六年中，在『國防經濟』的年代，其總數更減爲九、六二二、〇〇〇，或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一・二。德國經濟年刊『經濟與統計』在其一九四〇年的一版的第三三六頁上對於這一現象有這樣的意見：『有產者及其家屬的人數的減少——從一九三三年起減少了一百七十萬人，約爲總數的百分之十五——是一種長期發展的結果。一八九五年以來，這種減少的現象就發生，十年一結，總是如此，雖然一九三三年以後的減少速度是空前的。』

和覺醒卻大大地提高了。

這樣，內在和外在的經濟因素都暗示出：資本主義在德國要恢復它的老樣子，即使是在西方佔領區，也是很困難的。

非資本主義生產的範圍擴大了

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所打擊的，主要的是一個差不多完全為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世界。祇有佔世界生產百分之四的蘇聯沒有受恐慌的影響。在這一一次的未來恐慌中，不僅蘇聯不會受影響，而且這個蘇聯在經濟上將三倍至四倍地強於當年的蘇聯。再者，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新民主國家，主要的將是在蘇聯的影響之下，他們也不會，或者說很少會為恐慌所打擊；而即在西部德國，自由資本主義絕不會當政的。

那就是說，當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在戰前生產了世界很大一部份的生產品的地方，將不受到這一恐慌的影響。假定到那時，法國也脫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軌道——這是可能的，那末，不受恐慌影響的世界經濟，將達世界工業生產量的三分之一。

在過去恐慌的時候，世界有些部份是不受恐慌影響的，但那祇是工業落後，資本主義還沒有侵

入的地方。但在未來恐慌中，世界經濟體系中將有工業上甚為強大的一部份，第一次在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受恐慌的影響。在這資本主義曾經一度統治過的區域裏，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展開了。這一部份不受恐慌打擊的世界，其具體形態是不會一致的，但這一區域將從海參崴一直擴展到萊茵河。這一區域到了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是否還要擴展得更大，這時還不能斷定。

#### 法國和西歐的社會矛盾加深

即使是在西歐，那些在大恐慌和第二次大戰爆發時還支配着的大資產階級，也是很難恢復他們原來地位的。在兩次大戰之間變得非常顯著，和在第二次大戰中更加惡化了的社會解體過程，在這裏也強烈地進行着。西歐諸國差不多會全部為德國的戰時經濟所統治，其結果是這些國家的階級分化加劇了。由於戰爭的結果和納粹的統治，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喪失了他們大部份的財產，現在通貨膨漲的浪潮掃遍了這些國家，這又一次把他們的積蓄和財產搶走了。現在，當社會的兩極化，由於戰爭、納粹統治和通貨膨漲的結果而更尖銳化的時候，反動階級和集團的信用在羣衆面前同時也喪失了。戰時他們是同納粹及其戰爭機構合作的主要階級和集團，而戰前他們則是由於害怕社會動亂熱心支持納粹的綏靖主義者。

這就是西歐向左轉的一般背景。現在還不可能斷定這種向左的潮流會走多遠，在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可能有多強。

但，最低限度，在未來幾年中，德國將不會是歐洲大陸上一個獨立的政治因素，這樣，舊歐洲的力量對比就改變了。在歐洲，只有一個世界列強被留了下來，那就是蘇聯；除掉蘇聯，西歐其他國家都是三等列強，頂多是二等國家。經過了多年的納粹統治和戰爭的摧殘，所有這些西歐國家，特別是法國，將有無窮巨大的經濟困難需要克服。

但美國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在目前支配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它必需為它那擴張了的生產機構找到一個夠大的商品市場，而一旦過渡期完結之後，過剩生產和大批失業就要來威脅它。

美國，這資本主義世界中唯一具有高度安定性的國家，只有它可以援助歐洲。假如法國的資本主義還像第一次大戰時那樣的穩固，那麼，今天美國援助法國的復興不過是一個純粹經濟問題而已。但今天法國的資本主義已大大地動搖了，而改變這一制度的壓力又一天強於一天，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於法國的援助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問題了。假如法國的資本主義完蛋了，那麼資本主義在歐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因此，當獨佔資本主義的反動份子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起着決定作用時，法國的資本主義份子還可以依靠美

國直接的或間接的援助去再建法國的資本主義和抵抗社會主義的壓力；但這種掙扎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

#### 英國對於西歐的作用

在西歐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的鬭爭中，英國起着一定的作用。

在一個連貫幾世代的不斷演變的過程中；英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的海外投資大約等於世界其他各國的海外投資的總和。但，從第一次大戰結束時起到一九二九年恐慌期間，在新的海外投資方面，英國已經落在美國後面了，雖然在一九二九年前後，美國的海外投資總數和第一次大戰前的一樣。

這樣，當英國走進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的時候，它還擁有巨大的海外投資，這自然就產生了一種防止恐慌震動的緩衝作用。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夜，英國還保有它原有海外投資的大部份，約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一筆巨大資本的生息，加上它的商船隊貨運和客運的收入，再加上它的所謂無形輸出（如外國人到英國的旅行等），一般的說，還是足夠償付它那巨大的糧食和原料的輸入差額的。因此，就全局說，英國的貿易均衡和收支均衡是滿意的，因此在第二次大戰前，它



沒有必要去吃它的老本。

第二次大戰帶來了決定性的變化。戰爭期間，爲了支付它不小一部份的輸入，英國賣出了它的海外投資。而且，它對印度和自治領負了很大的債務。在戰爭當中，它的經濟地位惡化到一種程度，以致在戰後，它不得不向美國（加上加拿大）借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巨款，以便能順利的從戰時經濟過渡到平時經濟。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就不再是一個放款國和資本輸出者了。第一次大戰中，以及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之間，法國也慢慢地不再是一個資本輸出者了。而現在，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發展，英國在它的歷史上第一次不再是一個放款國家了。它必須面對着一種新的處境，即它已不能再用資本輸出的辦法來支持它的對外貿易了。它已經走進一個時代，在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它再沒有從前那種準備資本，來作爲抵擋恐慌惡果的緩衝物了。

在戰爭中，英國生產的發展既不同於美國，亦不同於歐洲。戰爭主要地是在歐洲大陸進行的，因此它引起了大陸上生產的低落，戰爭根本沒有波及到美國，因此，美國的生產毫無破壞。英國雖然在空襲中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毀壞，但它的生產機構所受到的不利，主要的是由於戰爭的間接後果。因此，英國能充份使用它的生產力和勞動力，其結果，它的戰時生產水準比平時的還要高。但

在這裏它又和美國不同，它戰時的生產雖高，但它却不能供給英國人民以平時那樣多的消費品。戰時生產是高的，但人民的平時消費卻減少了五分之一。假如以一九三八年英國人民的正常消費爲一〇〇，那末到了一九四〇年它就跌落到八八，一九四一年再跌爲八一，一九四二年再跌爲八〇，一九四三年更跌爲七八，一九四四年又上昇到八〇。●。戰爭期間英國生產發展所走的路線是一種介乎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道路。同樣，英國內部的社會關係也是特殊的，既不同於美國，亦不同於歐陸。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比英國更小的。在英國，農業人口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事實上，英國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國家，在那裏工業勞動階級佔了全人口的絕對大多數。

在有一點上，英國是和美國相同的，即在兩次大戰之間，它享受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安定性。英國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像他們大陸上的兄弟們受到那樣大的打擊，其社會兩極化的情形，亦不能和歐洲的相提並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英國在兩次大戰之間和第二次大戰之後並沒有經歷過一個嚴厲的通貨膨脹。因此，英國的中產階級在這些動亂的時期中還能保存着他們的財產的大部份。這種相對的社會安定性，自然更被英國在大英帝國中的有利地位所加強了。

● 英政府皇家文書處發表的『關於戰爭財政來源的分析以及一九三八—四四年全國收支的估計』，文書第六六二三

但，儘管有這麼多有利之點，英國的資本主義豈是不能給它的經濟體系的所有部門以繁榮。在一九二九年的恐慌之前，在恐慌之中和以後，經常性的羣衆性的失業是英國社會生活的一個特點。在這期間，執政二十年（只有一段很短的間斷）的保守黨不做一點事情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一事實，是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大選中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一個以公開的社會主義綱領爲號召的工黨，獲得了英國歷史上第一次絕大多數的選票，被送進了議會。

我們還不曉得工黨政府逐步實行工業國有化的計劃，能夠貫徹到什麼程度。假如工黨在這方面成功了，它的影響將遠超越於英國的國境之外。但，另一方面，假如工黨在這方面的進展不夠，或者中途變節了，那末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將勢不可避免地爲這一失敗所牽累。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不打算作任何深入的分析，但有兩點在這裏是必須予以注意的。

第一，前面我們對於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所說過的話，對於英國也是適用的，雖然程度不同。在它對英國保守黨和反動的資本主義份子進行社會改革的鬭爭時，英國的工人階級不僅要和這種直接敵人作戰，而且要和美國給予這些反動份子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援助鬭爭。任何一個時候，當英國工人階級要採取步驟將重要工業國有化的時候，保守和反動份子會用盡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辦法，去反對它和破壞它的執行。在這裏，他們是擁有美國資本家們的支持的，他們可以宣稱美國的

資源不能拿來做英國的『社會主義』的實驗。正是因為在兩次大戰之間，特別是最近一次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它大部份的財政資源，美國這種袒護保守和反動份子的間接干涉，將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其次，雖然工黨在執政，英國依然還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掌有過，而且依然掌握着大英帝國內的有利地位，英國的工人階級分享過，而且依然部份地分享着這種統治的利益。因此，可以說，假定要使得一個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有可能的話，英國的工黨政府必須有決心同時結束英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工黨政府經不經得起這兩個攷驗，將決定着他們整個事業的成敗。

#### 亞洲形勢改變了

和一九二九年當時比較起來，亞洲的基本形勢也改變了。一九二九年時，亞洲大陸上最大的兩個列強是英國和日本。蘇聯那時不起決定作用，美國亦復如此。在英、法、荷的殖民地區域裏，相對的和平狀態存在着。各帝國主義列強爲了爭取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進行着各種明爭暗鬭。由於帝國主義長期統治的結果，亞洲的經濟發展或多或少地停滯了。外來帝國主義和土著封建主義的政治

聯盟沉重地壓在人民的頭上，阻撓了一切的進步。

從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特別是由於戰爭的結果，亞洲的畫面大大地改變了。全世界正目擊着亞洲方面空前的大變化，其重要性是不會被估計得過低的。這一變化過程中的若干傾向已經是很清楚的了。

### 日本失敗的後果

經過了五十年不斷擴張和帝國主義的勝利之後，日本終於決定的被打敗了。它喪失了它的帝國和在亞洲大陸上一切有利地位。日本成爲一個工業強國的唯一希望，在於它和它的殖民地聯結在一起而產生的一種配合經濟。一旦它的帝國真正的被剝奪，它立即變成了一個三等國家。正如同德國的失敗在歐洲大陸造成了一種權力的真空一樣，日本的失敗在亞洲造出了一個真空。事實上，日本的失敗，造成了一種雙重的真空，第一是那些原先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國家；第二是所有亞洲過去爲日本所支持的反動的封建主義的社會階層。

誰來填補這由於日本軍事崩潰和第二次大戰後果所造成的真空呢？有兩種力量：一、過去被日本和歐洲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各國人民起來，把自己的命運握到自己的手裏；二、美帝國主義。

### 反封建和工業化的鬥爭中的蘇聯

一九二九年後，在亞洲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化，是蘇聯地位的巨大的加強。一系列的因素影響着這一發展。很清楚地，蘇聯變成了全世界僅有的二大世界列強之一的這一事實，不可避免地更加強它在亞洲的地位。而且，在最近這次戰爭中，由於軍事上的需要，蘇聯把它不小一部份的工業生產轉移到亞洲諸省，並竭力開發和發展亞洲原有的工業，因為這裏離歐俄甚遠，不怕德空軍的轟炸。戰後蘇聯的復興計劃，並未決定把這些工場再遷回到歐洲部份去。復興工作將在歐俄進行，但並不以亞洲的工業為犧牲，亞洲部份的工業化將繼續進行不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的亞洲部份只有四千萬的人口。在亞洲的其他部份，不包含日本及其屬地，却有十萬萬人口，它們的工業化是被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所阻撓了。即使是在今天，當蘇聯還沒有實現它的工業復興計劃之前，亞俄部份這四千萬人的工業生產，已經約莫等於那十萬萬人的工業生產了。換句話說，亞洲部份的蘇聯，每人的工業生產量已不可比擬的大於中國、印度、緬甸和暹羅的每人的工業生產量了。

在這一點上，蘇聯在亞洲的地位基本上有別於它在歐洲的地位。兩次大戰之間，蘇聯的工業生

產超過了英國和法國，但那只是指絕對生產量說的。就每人的生產量言，蘇聯的工業生產還稍稍落後於英法工業國家。戰前蘇聯的生活水準和歐洲比較起來，還是相對地落後的，因為蘇聯把它的大部努力放到重工業和生產工具的生產上面去，無暇照顧到消費品工業的大大發展。蘇聯過去在歐洲的政治影響，因為它的生活水準低於當時西歐和中歐各國的生活水準這一事實而受到若干影響。

但在亞洲則不然。在亞洲大陸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不論在絕對量上或是每人生產量上是超過蘇聯亞洲各省的。當蘇聯亞洲部份的工業生產不再為戰爭而生產，而轉過頭來生產消費品的話，那麼蘇聯亞洲部份的生活水準，比之於正在爭取獨立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千百萬人民的生活水準，還要迅速的上昇。

蘇聯亞洲部份的工業發展是迅速的。一九二九年蘇聯總的工業生產量比沙皇時代的工業生產大不了多少；但從一九二九年到納粹進攻蘇聯的這幾年間，一個巨大的工業發展過程迅速展開了。亞洲蘇聯的人民不靠外來的援助和外國的投資，憑着自己的資源和人力，展開了巨大的工業生產。同時，這種工業化，和歐洲與日本帝國主義政策所造成的情況完全不同，它是和澈底消滅農業上的封建主義同時進行的。在亞洲蘇聯，沒有寄生蟲的地主階級在壓迫貧窮的農民。蘇聯幫助弱小民族組織工業的生產，但他們絕沒有像日本人在滿洲所做的那樣，壓迫和剝削弱小民族。他們訓練當地的

人民做產業工人，工程師等等。這些被沙皇主義所壓迫的亞洲部落民族，清除了封建主義，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組織了他們的工業化。這些民族在沙皇制下曾經是一字不識的。但現在，在極短的時問內，他們消滅了文盲，取得了從事近代工業所必須的資格。

蘇聯是亞洲大陸上的唯一世界列強，正如同它是歐洲大陸上唯一的世界列強一樣。正如同在未來恐慌發生的時候，德國在歐洲已不再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一樣，在亞洲，日本也將沒有大作用了，它的帝國主義力量破壞了。但由於在歐洲，蘇聯的工業化遲於其他國家，它的工業發展和生活水準還有可能低於其他工業國家，但亞洲的情況則根本不同。它不僅是這一個大陸上唯一的列強，而且還是全亞洲工業進步的代表。蘇聯是亞洲唯一的一個強國，用事實和範例向這個大陸上千百萬的居民說明，亞洲是能夠發展近代工業和近代技術，並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的。

蘇聯今天對德國和中國都有共同的邊疆。今天它的政治影響遠超過於德國和中國的邊疆之外。但在歐洲，當它的政治影響超過德國邊界的時候，它所碰到的是工業上和它差不多或甚至比它更發展的國家；而當它的政治影響超過了中國邊界的時候，它所碰到的卻是工業發展和生活水準上遠遠比它落後的國家。

全亞洲進步力量所追求的目的，已經在蘇聯亞洲實現了。寄生性的地主階級被消滅了，工業化



有了很大的進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基礎是打下了，人民受到了爲參加近代工業生產所必需的教育和訓練——而所有這些，是在沒有外國資本的援助之下完成的。

蘇聯是一個實際的例子，它顯示了在亞洲半殖民地的區域究竟能做出些什麼，而這一個例子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可以從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看出來，中國是和蘇聯有着共同的邊界的。這一共同邊界長達三千英里，在這邊界的這一邊，反動的地主階級消滅了，工業發展突飛猛進，生活水準迅速提高。其結果，是中國人並不需要看書、看雜誌、看報紙和聽宣傳纔能了解這邊界兩邊的不同。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見這差別。

蘇聯在亞洲地位的加強，是整個遠東形勢中決定性的因素之一，任何對於遠東的估計，必須把這一點記在心裏。但自從一九二九年以後，亞洲還有其他的變化。

#### 亞洲人民的反帝鬥爭

亞洲人民的反帝解放鬥爭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這一鬥爭的歷史是很悠長的，但第二次大戰的結果卻加速了這一鬥爭的速度，並使它更接近最後勝利。過去爲日本所壓迫的各民族，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所有帝國主義者。中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長期鬥爭終於最後地勝利

了，這不僅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打擊，而且是對於所有帝國主義的一個打擊。

法、荷的遠東殖民地沒有經過很大的戰鬥就落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手，過去被法、荷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了解他們的壓迫者是何等的脆弱。這是一個教訓，他們沒有忘記，而且也永遠不會忘記。

因此，作為第二次大戰的結果之一，荷、法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已經向前走了決定性的一步。

但在英屬印度、緬甸、馬來所發生的事情，其重要性更大。這些發展的前途可能是曲折的，但其走向完全獨立的方向卻是不會變更的。

在恐慌尚未爆發的未來幾年中，這一系列發展的影響是將有着決定意義的。一個包含全球二分之一人口的獨立和解放的條件在亞洲出現了這一事實，是有劃時代的重要性的。

除去蘇聯在亞洲地位的加強，和亞洲人民反對所有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加強而外，一個新興的列強走到亞洲來了。

#### 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兩次大戰之間，特別是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之際，美國不過是亞洲其他許多列強中的一個，但在

未來恐慌發生的年代，美帝國主義將是亞洲三大力量中的一個：即蘇聯的政治影響和亞洲人民的力量之外的又一個力量。

蘇聯在歐洲擔負起對納粹軍事鬭爭最主要的負擔，它從而受到了最大的損害。但在太平洋方面，那是美國擔負起對日進行海軍作戰的主要負擔；因此，美國就踏進了那因日本的失敗及其帝國之毀滅而造成的真空。但一如上文之所指出，日本的失敗，不僅影響到那些直接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壓迫與剝削的亞洲人民，而且是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全亞洲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

美國並不是作為一個亞洲列強走進這真空的，它是作為一個太平洋列強走進這一真空的，作為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出現的；它的利益在為它自己那大大加強了的生產機構找尋一個適當的市場。但同時應該注意，當美國大步走進遠東舞台的時候，正是反動的獨佔資本家早已決定着美國外交政策的時。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將指出美國在亞洲的特殊地位如何影響着未來的發展。

我們對於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後亞洲形勢中所發生的決定性的變化的分析，是很簡單的，但為目前的論點，這點簡單的分析已經夠了。

讓我們總結一下：美國走進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時候，那時的資本主義世界差不多已有幾十年未經歷過恐慌的嚴厲打擊了。那時，美國享受着很大的社會安定性，和其他大資本主義國家一樣。

但在美國走進未來恐慌的時候，它將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唯一的還維持着若干社會安定性的國家。當美國走進未來恐慌的時候，那時蘇聯的生產量將不再祇是佔世界生產的百分之四，而是三倍乃至四倍於此數，不，事實上，和它影響下的國家一道，它將控制世界生產的約莫五分之一。

歐洲列強的亞洲殖民地走進一九二九年恐慌時，它們對於恐慌的感受性是非常高的，但歐洲帝國主義自己卻還經得起這恐慌的襲擊，成功地維持了他們的民族壓迫政策。一九二九年大恐慌時，日本的軍事生產正在日漸增加，這表明了它還將進一步向亞洲大陸發展。

但當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是失敗了，中國的獨立取得了，蘇聯在亞洲的地位大大地加強了，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的面子和威嚴完全喪失了，英國帝國主義政策維持不下去了。亞洲人民的被統治再也無從保證了。相反，亞洲人民正在覺醒過來，他們正為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政治自由，反對封建剝削，爭取經濟自由，向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聯盟展開全面的鬭爭。

很清楚，自從一九二九年以後，蘇聯在歐亞兩洲的地位上的巨大變化，對於美國的未來恐慌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 第七章 未來恐慌的前途

### 政權在美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

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和未來恐慌爆發之間，美國政府將失去它戰時一部份的作用，如大規模的投資活動和對於生產的有計劃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在未來恐慌爆發之前，有許多因素將促使政權在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增加，以致無論如何，它的重要性要比一九二九年恐慌時大。

國外政治的和國內政治的因素，都有向這方面發展的趨勢。試舉其大者：

第一，從國外條件說，世界第一次走上了真正的世界史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戰。美國以全世界最強的工業列強的身份走進這一新時代。這不僅在目前的戰後時期是如此，而且直至未來恐慌爆發之前以及未來恐慌之中都將是如此。因此，它的外交政策對於旁的國家的發展，自然會有重大的影響。而且，這是第一次，美國的外交政策對於美國自己和每一個美國人

有着決定的影響。

第二，美國的軍事力量比過去任何一個和平時期都大，這一因素的作用也是在加強國家在經濟上的比重。

第三，在未來時期中，美國將在世界市場上起着比過去更大的作用。自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後，世界市場上的形勢大大地改變了，因為在世界其他各地，國家在一般經濟生活中，尤其是在對外貿易和貿易政策方面的作用加強了。因此，在美國企圖增加它的對外貿易的時候，它將遭遇一系列的對手，在他們那裏，國家或者完全地或者大部份地指導和決定着國際貿易。全球其他各國大都如此，這一事實很自然地就會增加美政府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

即把國外的因素置之不論，美國的國內因素，它的經濟發展趨勢也是在加強這一方面的發展。政府的開支在全國民收入中的地位比任何以前和平時期為高的這一事實，已足以增加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影響了。美國戰時開支的一半是借債得來的，因此這筆債的付息和還本的開支就比戰前同樣的開支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伍軍人的津貼亦比戰前大得多。最後，美國海陸軍費的開支要比戰前大好幾倍，雖然比之於戰時，這項開支是減少了。

不可能預言美國政府開支今後會如何發展。季美爾做了一個估計，他把一九四〇年作為戰前

的最後一年，假定一九四九年是一個正常的戰後年，並假定和約將在一九四六年簽訂。

政府開支對於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十億元為單位）

I. 政府開支與國民收入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九年
國民收入		七六	一三〇
政府開支			
聯邦政府		八·五	二二·三
各州政府		三·三	四·四
地方政府		五·六	六·八
總數		一七·四	三三·五
社會保險		〇·六	二·〇
總數（包含社會保險）		一八	三五·五
II. 政府開支對國民收入的比例			
	百分比		百分比
聯邦政府	一一·二		一七·二
各州政府	四·三		三·四
地方政府	七·三		五·二
總數	二二·九		二五·八
總數（包含社會保險）	二三·七		二七·三

● L. H. Kimmel: 『戰後財政需要』，華盛頓布洛金斯研究院版，一五八頁。

對於我們，重要的不是這裏的每一項估計是否都正確，對於我們重要的是這趨勢：和世界其他各地一樣，在美國，政府開支對於國民收入的比例是在增加着。根據季美爾的估計，聯邦政府的開支將從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二增加到百分之一七·二，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上述政府開支的增加以及它對國民收入的比重日增這一事實，是和政府通過投資活動來干預經濟生活以預防危機完全無關的。這種增加，是根據一個生意興隆的平常年代說的。季美爾假定一九四九年是一個沒有大規模失業的一年。

#### 政府作用的增加不一定就是進步的

在目前的時期中，在美國和在其他各地，國家的重要性已經增加或有增加的趨勢的這一事實，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澄清那些在美國流行得很廣的幻想。

新政年代，美國的保守和反動份子們反對政府任何對於經濟生活大規模的干涉，反對政府的虧空開支，反對政府對於經濟發展任何有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左翼和進步份子則歡迎政府這種對於經濟生活干涉的政策。這種對立好像就造出一種印象，認為政府對於經濟生活的干涉本身就是好的，因此進步力量就必須贊成政府一切向這方面發展的措施。



但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幻想，不加糾正，可能造出非常嚴重的後果。國家地位的加強，不一定就是進步的。假如這話需要證明的話，可看納粹德國。在納粹全體主義的國家裏，大獨佔資本家、軍閥和大地主結成三位一體，君臨全國，其政策是反動的、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和侵略的。

國家地位的加強是否就意味着進步，或進步到什麼程度，完全要看是那一個社會階級控制着這一個國家。對於德國如此，對於美國亦復如此。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正面對着一個國家的作用發生決定轉化的關頭。在資本主義長期自然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直接影響是很小的，在過去雖然是大資本家決定地影響了政府的一切措施，但國家最低限度還可以維持一種某種限度內超於階級之上的假面具。但當國家爲了緩和尖銳化的社會矛盾之故，不得不更多的來干涉經濟事務的時候，大資本家就不得不更加爲直接控制國家機構而鬭爭。

這樣一來，在未來恐慌的時代，戰場的形勢就不得不稍稍有所改變了。階級鬭爭的首要任務，將是在爭取各階級對於國家的直接影響。當美國內部的客觀發展日益趨向於國家干涉經濟的方向發展時，反動派將主動地進行爲爭取直接控制國家機構而鬭爭。假如他們成功了的話，我們將在美國看到國家地位的加強是一種反動力量的加強。

爭取國家機構的鬭爭，爭取直接控制國家機構的鬭爭，將是美國政治和經濟鬭爭的一個決定戰場。即在未來恐慌之前，事情即已將如此；未來恐慌爆發之後，事情更加如此。因為那時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在恐慌中執行怎麼樣的內外政策，以及找出一條怎麼樣的道路去走出這一恐慌。

就目前而言，美國今天的獨佔資本家和他們支持的力量很大，而左翼份子、自由主義者、工人和進步的農民們的力量還不夠強，尤其是因為進步力量是分散的，各自為戰的，他們還得作更大的鬭爭，以便能在恐慌爆發之前，爭取到國家採取有效的進步的預防恐慌的行動。

#### 未來恐慌中美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

現在的問題就來了，未來恐慌中美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可能是怎樣的呢？反動的獨佔資本家在恐慌中還能是那樣強大，足以保證那種對他們有利的政策的繼續下去嗎？有沒有可能，在恐慌中，進步力量會增強到一種程度，雖不能完全改變現行的反動政策，最低限度可以使反動份子不再更加猖獗呢？

可以說，要回答這些問題的時間還太早，因為我們手邊有的材料太少，不能容許我們對這些問題作出比較滿意的答覆。目前，美國經濟正處於「正常」需要為戰時積累起來的需要所補足之時。

從現在到恐慌因素全部展開的時候，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這時就來估計未來恐慌中美國左右兩派力量的對比是不適當的。

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分析一下，因為，未來恐慌如何發展的重要性太大了，它將是整個世界歷史中一個嚴重的危險地帶。

在第一次大戰之中和之後，大家常常說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次的戰爭，說到最後，人們真的相信這句話了。但自從第一次大戰之後，世界人民已經不再那樣老實了，他們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震驚，但對於第二次大戰，他們却早就在預料着了。同樣，資本主義世界目前正期待著未來恐慌的到來，好像是在期待一種命運的流轉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已不再相信這是最後一次的戰爭。相反，很多人相信第三次大戰終將到來的，幾乎每一個人認為這是可能的，不少人甚至認為這是大概會發生的。不用說，在目前這一原子時代中，第三次大戰的後果是可怕的。

第三次大戰是否發生，這一問題有很大一部份要看美國在未來恐慌中所將採取的經濟、軍事和外交政策而定。在目前的世界力量對比中，不管在未來恐慌中各種力量關係會如何轉變，美國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美國在未來恐慌中的政策，不僅對於美國本身是重要，而且對於全世界發展也是重要的；不僅在短時期內重要，而且在未來一個長時期中也是重要的。

美國在未來恐慌中的政策，主要地決定於美國反動的獨佔資本家以及他們所能爭取到的中間力量 and 左翼及一切進步力量之間的力量對比。這一力量對比的世界重要性，逼迫我們不得不來進行這一分析，雖然我們知道這當中有些因素今天還無從予以適當的估計。

有利於進步力量的三大因素

有重大的理由足以證明：在未來恐慌中，美國的左翼進步力量將會大大地加強。直到現在的過去，美國左翼進步力量的主要弱點之一，是美國的工人階級儘管大部份是在工會裏組織起來了，但他們還沒有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和十九世紀英國的工人階級一樣，他們仍然依賴着兩大資產階級的政治黨去提出和實現他們自己的各種要求。美國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領袖，大多數仍然趨向於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所籠罩。他們和資產階級一樣，相信一個長期繁榮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概然的；至於說到工人要求國家干預經濟生活，他們的要求也還是要國家執行一種次要的任務。未來恐慌將在這些問題上引起根本的改變。

人家常常說起我們這一代的人經歷過兩次世界戰爭，這一事實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時期中，我們將看到同一代的人在短短的時間內經歷過兩次震撼性的經濟恐慌，而在這未來一

次中，人們將真正的感覺到這祇是同一個恐慌的繼續，它不過暫時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中斷而已。

對於廣大的羣衆，一九二九年的恐慌像是一個自然的災難，不少人相信這種災難無法防禦，正如人們無法防禦地震和火山的爆發一樣。對於美國的工人階級，一九二九年恐慌是一世紀繁榮之後一種空前的現象。恐慌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人民，但還未深刻到改變他們基本的看法。只要工人們還相信這祇是一種空前獨特的現象，這是不會再來的，那末，舊觀念還是會被持續下去的。

很清楚，假使恐慌再來，而且迅速地帶着同等嚴厲的性質再來，這種形勢就會完全改變。那時美國的人民將不再相信資本主義下恐慌祇是一個稀有的例外，繁榮才是正常的了。相反，他們將日益相信，連續出現的恐慌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且那種恐慌將不再像過去那樣祇是一種繁榮的短期中斷，而是具備着一九二九年那樣的規模和嚴厲性。因此，大家對於資本主義可不用外來援助而能自動跳出恐慌的能力，必然要失去信心。而且，這已經經歷過一九二九年恐慌，並將經歷未來恐慌的一代，將不再相信恐慌是無法防禦的自然災難。美國人民將用和他們經歷一九二九年恐慌時完全不同的心情去經歷未來的恐慌。假定在恐慌爆發之前，美國人民還沒有強大和團結到足以壓迫政府採取有效的防禦措施——那末，一旦恐慌爆發，千百萬人又找不到職業了，他們會開始施行強

大的壓力，使政府採取有效的反恐慌措施。

在未來恐慌中，廉價的樂觀主義是不容易像一九二九年那樣容易為人接受的；因為不可能再叫羣衆相信，這樣嚴厲的恐慌祇是一種稀有的例外；因為他們已經體驗出這種經常出現的恐慌是一個正常的現象。經過了這次戰爭，不可能再叫他們相信經濟恐慌是一種自然的災害，它之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不可分，猶如繁榮之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不可分一樣。假如有人企圖做這樣愚蠢的事，羣衆很快地就會回答道：假使像一九二九年那樣廣泛和嚴厲性的恐慌是資本主義下的正常現象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要資本主義，我們要有一種恐慌不成爲正常現象的社會制度。工人階級這種合乎情理的態度是可以找到根據的，因為世界上已經有了一種沒有恐慌的社會制度存在了三十年以上了。這就是蘇聯。

當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的時候，蘇聯剛剛恢復了第一次大戰及其後的內戰所給予蘇聯經濟的創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制度不受恐慌所侵襲的這一事實，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中只留下比較小的印象。但現在，情況改變了。蘇聯已經變成了一個世界列強，它對於歐、亞兩洲的未來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蘇聯在未來恐慌中將如一九二九年時一樣的不受影響。它將沒有大規模的失業，在未來整個恐慌期間，它的生產將繼續增漲。

當美國的生產在未來恐慌中急劇降落，失業者迅速增加，而蘇聯及一切新民主國家的經濟卻毫無恐慌，沒有失業，生產不斷增加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和恐慌的關聯性在千百萬羣衆中將日益顯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大羣衆將日益明瞭：恐慌不是由於像地震那樣的自然條件所造成的，造成它的條件完全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走向經濟恐慌，而且使得克服它的可能性日益困難。這一過程的總結論，是廣大羣衆日益懷疑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性。

最後，有一點對於美國左翼進步力量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除掉地位並非重要的意大利，法西斯的反革命最初是在德國勝利的。納粹德國在軍事上徹底失敗了，其結果是世界反革命最強大的基地被粉碎了。

我們已經說明，爲什麼德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同時也說明了這種矛盾的尖銳化，實在是形成了納粹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後取得勝利的物質基礎。納粹主義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在軍事上的失敗和崩潰，不僅是德、日兩國極權主義的失敗，而是世界法西斯主義全體的決定性失敗。這一個失敗的結果，在歐洲引起了廣大的民主運動，在未來恐慌中，即使在那些法西斯主義沒有取得重要立腳地的國家內，這一失敗的影響也是會被感覺到的。

這本書不打算去分析法西斯的內容，以及現階段資本主義中那些加強法西斯趨勢的力量。我們

只須指出，產生納粹主義和一般的法西斯主義最決定的因素，既不是什麼民族性質的，也不是什麼種族性質的，而是社會性質的。法西斯的傾向存在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之內。爲了說明的方便，我們假定，未來恐慌爆發之前，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法西斯主義之類及其失敗的事情；在那種情況下，美國的反動派用法西斯的辦法來對付恐慌及其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要容易得多。但歷史的發展，並沒有採取這條道路。

所有一切用反革命的法西斯運動來對付現社會日益尖銳化的矛盾的企圖，直至現在都失敗了。未來恐慌還沒有到來，但法西斯國家卻已完全打垮了；它們用來蒙蔽羣衆的整個意識形態，是被無情地暴露了。這一事實，必然而且一定會對於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勝利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很大的影響。儘管在未來恐慌中，法西斯的勢力有其發展的客觀條件，但它們要找到一種有效的政治和組織方式，卻是更加困難了。

總結起來，美國左翼進步的力量在未來恐慌中將爲三大因素所加強：

一、統治的資本家階層不能阻止恐慌的這一事實，當未來恐慌到來時，將不會爲羣衆消極地容忍下去。那經歷過戰爭而現在卻又失業的一代，不再會相信恐慌是一種自然現象和它是不能避免的。第二個因素使他們更加不能相信這點。



二、蘇聯將又一次表現出：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沉浸在恐慌中，蘇聯既沒有恐慌、也沒有失業。

三、在世界反動的中心，德、日法西斯國家已經被毀滅，它們在世界各地所散佈的恐怖組織已經被解除的時候，所有地方——包含美國在內——的反動份子企圖用法西斯的辦法來對付那跟着恐慌來的尖銳化的社會矛盾，將更加困難。

#### 未來恐慌中美政府可能的對策

儘管這三大因素在未來恐慌中將加強美國左翼進步力量，但這並不是說，美國的左翼進步力量就一定能够逼使美國反動政府在未來恐慌中採取一種進步的政策。相反，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附庸的力量是這樣的強大，假如在未來恐慌中，美國的左翼進步力量能夠在獨佔資本家們旁邊起一部份作用的話，他們的成功，就算不小了。這特別在恐慌初期是如此。

恐慌開始後，美國內部階級力量的變動，將要看美國的左翼力量能不能制訂一個為美國工人、農民、城市中產階級和自由知識份子所共同接受，並動員廣大的羣衆來一致行動的綱領。

由於恐慌必然是長期而又嚴厲的，由於反動份子很困難用法西斯的辦法解決恐慌，美國的左翼

進步力量的確有一種明確的可能性來制訂一個建設性的綱領。

這是極端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假使進步力量不能制訂這樣一個綱領，那些不能用正常方法去解決恐慌的獨佔資本家們，將如他們過去在歷史上做過不少次的一樣，企圖從一個以大規模擴軍爲基礎的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中找出路。而這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的迫近。

#### 反動的解決恐慌的辦法

我們已經說過，反動的大獨佔資本家已不再能用正常的辦法來解決恐慌了。本書的全部分析就在說明這一點。

這樣，未來恐慌就變成了不可避免。歷史條件和世界條件規定了世界資本主義要克服這一恐慌，將是極度困難；因爲正如在一九二九年一樣，在未來恐慌中，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掙脫恐慌。

因爲正常的解決是如此困難，反動派唯一的國內政策可能是企圖盡可能的縮小恐慌的範圍，以避免政治發展向左移動得太厲害。例如採用若干改良性的社會立法。

但從長遠看，這些改良主義的應急辦法是不能對付恐慌的，因此必須找出旁的更有效的辦法。

那就是發展一種美國式的「國防經濟」作為新型美帝國主義的基礎。

### 一個美國「國防經濟」的體系

「國防經濟」這種東西，首先是在德國創造出來的。這是德國參謀部根據第一次大戰的經驗創造出來的，因為第一次大戰證明純粹軍事性的準備不適用於近代戰爭。近代戰爭的軍事準備必須為工業準備再補充，那就是，在和平時期，相當大的一部份生產就得轉化為軍需生產。「國防經濟」的採用，不僅在軍事上使德國對於它的敵人處於優勢，而且在工業動員上也使它處於優勢。第二次大戰把德國的國防經濟體系打垮了，但它並未終結了「國防經濟」的時代。

為了強制執行它的反動政策和避免經濟恐慌，美帝國主義將在和平時期經常處於軍事的和工業的備戰狀態之下；於是一種新型的軍事準備，或戰爭準備，將從而展開；這種備戰的形式，必然會符合於美國的特殊情況和原子時代的特殊要求。正如過去的戰爭史所常常顯示的，新武器的發明的後果不一定馬上就會被認識，從而運用到軍事技術和組織上去。不少由於新武器的發明而變為陳腐的軍事組織無疑地還會繼續下去，而另一方面，由於原子彈、電氣操縱的飛機雷達等發明所產生的新組織，會在舊組織的旁邊發展起來。特別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是有這樣的本錢在長時期內同時

維持這新舊兩種組織的。

和戰爭時期裝備的最高峯比較起來，各種武裝力量的設備，將會被大大地減少，但一旦這種復員過程停止，美國的武裝力量回復到平時的水準了，美國武裝的人數以及海陸空的軍事設備必然比過去任何和平時期大。

除去維持這平時最大的軍事力量和設備而外，工業上的戰爭準備必然也是要維持着的；而為了保持最高可能的戰爭技術的水準，一個巨大的實驗工作是必需的。武裝部隊必然要以最近代的武裝去裝備。武器的技術在最近幾年已有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將來必更迅速。這樣，現代武器很快的就會變為陳舊，而必須用更新的武器來代替。美國經濟體系中，將有很大一部份從事於這種新式武器和一般裝備的生產。假如要使這樣生產的武器變成最近代的，那末一種巨大的研究和實驗的計劃則又是絕對必需的。

但這種軍事工業會有多大呢？在我們上邊引用過的一本書裏，季美爾對於未來美國的軍事費用做了一個詳細的分析。他估計，一九四九年美國的國防經費將在六、九三九、〇〇〇、〇〇〇和八、七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之間，而一九四〇年美國的國防經費只有一、五四六、〇〇〇、〇

〇〇元。這就是說，在正常的和平時期，美國的國防經費將大於第二次大戰前一年的五倍至六倍。但應注意，季美爾所算的只是純粹的軍事開支，而並未估計到原子時代國際軍備競賽所可能發生的情況。亦應注意，這種五倍至六倍的增加，祇限於一個正常的和平時期，那就是說，未來恐慌還沒有對軍事費用產生任何影響的一個時期。

很有趣的，是華萊士的估計和季美爾的差不多：「聯邦政府對於國防經費的預算……將在五十億至一百億之間，維持一個過去在和平時期不能想像的大陸軍和大海軍。」

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從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起的國家預算，軍事預算將比季美爾和華萊士所估計的大得多。從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美國的軍事預算將為一百二十億美金。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自七月一日起撥歸陸軍部的國防經費為七、二四六、三三五、二〇〇元。對於陸軍方面的這部份預算，其內容如下：

薪水與旅費	二、五九四、九六七、〇〇〇
後勤部開支	六二一、五〇五、一〇〇
交通隊	五〇九、九一一、〇〇〇

● 華萊士：「六千萬人的就業問題」，第七四頁。

電訊隊	一〇四、〇八三、〇〇〇
空軍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軍醫	六九、五〇〇、〇〇〇
工兵業務	八〇二、七二四、五〇〇
供應部	三三八、六〇七、〇〇〇
化學作戰部	二六、一〇四、〇〇〇
後備軍	一八二、七八二、〇〇〇
佔領區政府及救濟開支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原子彈有關業務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雜支	九六、一五一、六〇〇
總支	七、二四六、三三五、二〇〇元●

這一年在海軍方面化費多少呢？『衆院撥款委員會建議：自七月一日起，海軍全年經費爲四、六三九、六五九、〇〇〇元。撥款委員會所提之款一部份爲自財政部撥四、一三九、六五九、〇〇〇元，自海軍部餘款方面挪來者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 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七日。

● 紐約前鋒論壇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儘管這當中的個別項目可能有所變動，但「和平」第二年的美國國防經費總數，大概不會比一百二十億美元少。

這一百二十億的國防費在美國整個經濟體系中的意義是什麼呢？

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中最繁榮的一年，美國的總輸出約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國商務部估計，在美國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正常的美國輸出約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樣，數達一百二十億美元的美國的國防支出比美國平時所能達到的最高輸出數字要大得多，比淨輸出更不知大多少倍。

在恐慌爆發之前就已形成的數達一百二十億元的國防經濟，在恐慌期中無疑是要繼續下去的。這部份的國防經濟，和其他國家在過去恐慌中的軍需經濟一樣，是不大會受恐慌影響的。這一事實的意義非常重大遠超過這一數目字的大小。軍需的訂貨，保證了若干工業的穩定市場，這些工業無疑間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不受恐慌的影響。而且，在軍需工業中做工的工人，即使是在恐慌中也不會失業的。他們的工資的使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需要，將給予消費品工業以若干支持。

這樣，不僅由於軍需工業中的就業，使得美國的勞動市場上有幾百萬工人不致失業，而且由於其他和軍需工業間接有關的工業部門中的就業，更將有幾百萬工人得到職業。因此，軍需工業對於

一般經濟制度的影響，遠比軍需工業大小的數目字所能表現的來得大。但，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一個即使是數達一百二十億元的國防經濟部份，不足以構成一個決定性的力量，來阻止像一九二九年那樣嚴厲的大恐慌的爆發。在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及其後幾年中，美國的生產在量上（不是價格上）跌了一半。即使在未來恐慌中生產跌落的範圍沒有那麼大，即使假定它只跌落三分之一吧，在那種情況下，一個一百二十億元的國防預算，也不能填補那因生產跌落而造成的缺額。

很明顯的危險，是要求備戰的壓力不斷加強，軍事預算不斷增加，軍事經濟不斷擴展，終而至於使備戰的經濟轉變成爲一種德國式的國防經濟。正因爲美國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着強大的恐慌因素，這一過程的發展是非常可怕的，因爲這一種備戰有朝一日可以變爲引導到戰爭的因素。

當希特勒在德國上台的時候，左翼人士就指出納粹德國只有兩個前途，或者是恐慌，或者是戰爭。歷史證明了他們是對的。先是恐慌，使納粹上台，然後就是戰爭。但從恐慌到戰爭，不是直接的。

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有過六年半的備戰時間，這就是有名的國防經濟時期。這使得德國的工業生產，在美國生產大大跌落的時候，有着很大的增加。它遠在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就消滅了失業，而且在德國軍隊還只有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之時——一九三八到三九年冬——造成了一種人力



不足的現象。

這就是說，和平時期德國的國防經濟，對於它的生產，有着和戰爭以及戰爭經濟對於美國生產相同的效果。

用備戰來解決恐慌的危險

今天，這樣的危險還不太顯著，因為戰爭時期人民大眾未能滿足的需求正等待滿足，工業方面也還有巨大的投資計劃需要完成。因此，經濟體系中軍需工業的影響還不十分大，整個經濟體系還可以依靠上舉二點而繁榮。

但一旦危機的因素展開之時，什麼事情會發生呢？假定反動的獨佔資本家們終於順利地阻止人民的政府採取有效的預防恐慌的措施的時候，又將如何？假定這些反動份子們害怕消極的政策將使恐慌轉為左翼勢力所利用時，他們又會做些什麼？

在那種情況下，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很大的概然性，他們會採取一種擴張軍需工業的「積極」政策；那就是說，他們將用德國式的「國防經濟」來挽救美國的經濟恐慌。

美國的「國防經濟」更容易展開，因為這裏的開支不是純粹爲了軍事的。在軍事和工業發展的

現階段上，某種軍事開支可能同時有經濟的目的，從而它無須以軍事預算的方式出現。例如，根據戰爭的經驗，美政府可以大量儲藏美國過去未生產、現在不生產、將來不會亦不能生產的某些原料。又如某些原料過去是不生產的，因為成本太貴；而現在政府可能用津貼的方式來鼓勵這種生產。還有，由於原子彈進攻的危險，政府可能採取步驟把工業設備移到地面下去，或者分散工業及其工人。再者，一種大規模的科學研究計劃會被組織起來，它的目的既是爲了軍事，也是爲了工業和經濟的，因爲軍事和科學活動在很多領域裏互相混同，要把它們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因此，軍需和軍備經濟事實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擴展了，但人們不一定注意到它。直接的和間接的軍事開支可能慢慢增加，以致終於成爲一種「國防經濟」，其規模之大，可以對於恐慌因素發生真正的影響。

新型的「國防經濟」可以免除舊的德國式的「國防經濟」在美國實行起來所將遭遇的某些困難。例如德國的國防經濟，是和強制軍事服役與普遍軍訓同時進行的。德國在實行國防經濟時，同時也實行了全國總動員，恢復了德軍參謀部，創造了「軍人至上」的思想。

這種形式的國防經濟，在美國可能較小，因爲即使是在戰時，美國的士兵祇是一個穿制服的平民，他們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一事實。美國人民的絕大多數反對任何的國家軍事化和「軍人第一」的

思想。戰爭結束後，美國人民要求立即復員的強大壓力就表現出這一點。假如美國的國防經濟不能採取德國的方式的話，那麼它將遇到遠比左翼進步力量的反對為大的抵抗，它可能最後證明是行不通的。

但今日，特別是未來恐慌到來的明日，形勢中的危險是「國防經濟」採取一種完全和德國不同的形式。戰爭技術巨大的發展——原子彈的發明是這一發展的象徵——已把「國防經濟」的主要重心從軍事轉移到工業方面，特別是實驗室裏。和這同時，純粹軍事備戰的那部份的意義減少了。這種新形式的「國防經濟」並不需要維持一支強大的平時軍隊，把全國軍事化，倡導「軍人第一」的思想。相反，在這種新式的「國防經濟」下，全國的廣大羣衆可能是感覺到一切如常，並無任何異常的干涉在阻撓他們的生活。

這樣，假定事情是向那一個方向發展的話，美國人民確定的反軍國主義的態度，是不能作為一

● 這種趨勢在第二次大戰中已有表現：「在我們動員起來的一千四百萬人中，步兵（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不過一百五十萬人。我們武裝部隊的其他部份，包括海陸空三方面，主要的是在打一種機械的戰爭。把那些從事軍事生產的人估計在內，我們大概有七千五百萬至八千萬人在從事戰爭。我們把百分之九十八的努力放在技術作戰上。」

馬歇爾報告，一一九頁。

個決定性的阻止「國防經濟」出現的因素的。這一件事實認識得愈早愈好，因為這種反軍國主義只是反對一種過時的軍國主義，那些研究過近代戰爭技術對於戰爭影響的人，早就不支持這種軍國主義了。一種近代化的「國防經濟」並不一定會顯出十分軍國主義化。近代工業製造過程的複雜的性質，很容易可以使得「國防經濟」在或多或少的暗中進行，而從事這一工作的多數工人們，卻並不曉得自己是在做些什麼。

第一顆原子彈的生產情況，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聯社發出的美國陸軍部關於這事的報導是這樣的：「在最近過去的三十六個月中，世界上一個最值得注意的城市誕生了，這個城市建立在過去只有幾株橡樹和松杉點綴着幾家村落的地方。在不到三年的時光裏，這橡嶺鎮（諾克斯威爾西十八英里）不僅是成爲擁有七萬五千人口的田納西省第五大城市，而且成爲一個和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祕密永遠聯繫在一起的地方。橡嶺鎮是那花費了二十萬萬金元的原子彈計劃、戰爭最大祕密的中心。除掉橡嶺鎮週圍的少數人，美國很少有人曉得橡嶺鎮這地方的，雖然這樣一個祕密的工業在這裏建立起來了。除去橡嶺鎮本市的居民，諾克斯威爾祇有二十萬人左右曉得那裏正進行一個祕密計劃。但他們學會了不討論這祕密計劃，並且合力維持當地的治安。幾千參加某部份工作的工人，當他們離開這部份工作調到別部份工作去的時候，他們不同外邊的人談論橡

### 嶺鎮及其祕密工廠。

「在很多方面，橡嶺鎮的歷史是獨特的。世界上有過其他的「隱蔽」之城，但從來沒有過像它在戰爭和祕密的壓力之下生長得這樣快的。橡嶺鎮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個城市的居民除掉極少數的領袖人物，不知此城的目的何在，它為什麼建立起來的，它那巨大的工廠究竟生產了些什麼。不僅工作人員的家屬不知道，就是在工廠裏工作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工作是非常嚴密的劃分開來的，每一個工人只曉得他自己在做的那部份，完全不曉得他所做的那部份怎樣湊合成一個整個的東西。

「祇有某幾個頭等的科學家、工程師和軍官曉得這全部工程的意義，但即使是他們所知道的，也是有限制的。例如一個工廠的頭子和其他進行不同工作和使用不同方法的其他工廠是完全孤立起來的。……一種莫明其妙的氣氛在支配着……不僅大部份工人不知道這使用大量發電的巨大工廠生產些什麼，甚至於他們都不知道究竟它生產不生產任何東西。他們看到大量的原料搬進工廠，但他們卻看不見任何東西搬出工廠。巨大的工廠日夜緊張工作，但不生產任何可以看得見摸得到的東西。這就產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氣氛。」

這段摘錄的意義是不必解釋的。自然，戰時容易保守祕密，但即在和平時期，保守祕密的主張

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例如人們可以說，祇有對某些近代武器保守秘密，美國纔能在軍備競爭的技術方面保持領導權。

讓我們總結一下：在未來恐慌中，除非美國政府被迫採取重大步驟來克服恐慌，反動的大獨佔資本家很有可能採取「國防經濟」的辦法來製造就業。由於人們這樣重視致命兇器的掌握，國防經濟部門可能擴展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本來是爲了防禦的，現在卻轉而爲進攻，從而本來是防止戰爭的，倒反變成爲加速和加深戰爭的危險了。

杜魯門總統爲了支持全部就業法案致國會的咨文中說：「在廣泛的世界意義上說，美國用正常方法以達到全部就業，就意味着全世界更大的經濟安定和更有把握的持久和平。」●

這一句話是很對的，但不幸同樣很對的是：假定美國不能用正常方法維持全部就業，而必須要靠一個巨大規模的「國防經濟」的建立纔能維持的話，那麼，「全世界持久和平」的機會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換句話說，除非和平時期的全部就業是用正常的經濟方法達到，它將大大地加深戰爭的危機。

至於說到美國反動的大獨佔資本家們爲什麼在未來恐慌中不願意採取國家干涉的方式來消除恐

慌，而寧願採取發展「國防經濟」的方式，那理由是很明白的：每一種軍事、軍備或國防經濟的加強，都將維持或增加大獨佔資本家的支配地位，但真正強而有效的政府反對恐慌的措施，卻將削弱而且一定要削弱他們的影響。

正是由於「國防經濟」是純軍事性質的，它的加強和擴張，必然和其他各地的一樣，加強美國的反動份子。正如過去一世紀歐、美的歷史所顯示的，和一般的人民大眾比較起來，軍人總是右傾的反動的。因此，任何軍事工業的加強，都將加強反動份子的力量、大獨佔資本家的力量。

而且，美國的軍事工業不會在可能加強工人階級地位的基礎上展開。這種軍事工業的發展，只能在失業已經相當大的時候；它能減少若干失業，但不能完全消滅失業。

最後，「國防經濟」是能夠在不限制資產階級的作用之下進行的；我們可以相信，假定美國大資產階級採用了這種「國防經濟」體系的話，那麼，它一定是在不限制資產階級的作用之下被採用的。

這樣，假使爲了應付恐慌，要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在「政府干預」的辦法和「國防經濟」的辦法——這兩種辦法中有所選擇的話，他們自然會選擇「國防經濟」。他們可以用種種理由，爲他們的政策辯護，例如說，美國在和平時期再不能像第二次大戰前那樣的沒有準備呀等等，一言以蔽

之，他們可以訴之於各式各樣的沙文主義的情緒。他們將利用「國防經濟」的發展，來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即在恐慌尚未爆發的今天，已經把整個國際關係惡化了。

### 美國的新型帝國主義

我們已經說過，由於美國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原子時代的誕生，美國的「國防經濟」體系將採取一種和我們已知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美帝國主義亦是如此。由於兩大基本原因，它將展開一種新的形式：

一、美國經濟和社會制度，和海外發展時期的舊資本主義國家不十分相同。

二、美國的經濟制度，目前是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走它的帝國主義道路的，這是一個在世界其他各地反對資本主義的鬭爭已經走上一個新的和決定關頭的歷史時期。

當老資本主義國家最初走上帝國主義擴張時，這種擴張代表着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進軍。那時，參加這擴張的，還有其他的資本主義列強。前所未聞的殖民帝國，是在資本主義向上的時代建立起來的，在那一個時代，說資本主義制度是在為它的生存而鬭爭，是不可思議的；而且，在那時代，所謂經濟恐慌祇是經濟發展的巨流中一種僅僅暫時的中斷而已。



在這資本主義一般的向上發展期，美國資本主義所最關心的，並非向外作帝國主義的擴張，是向內開拓國內市場。自然不容否認，美國的大資本家在不少國家已經取得了有利的地位，獨佔它們的原料等等，因此，它的政策和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多大的差別。但從美國經濟的全盤去，這種向外的擴張，其在美國的作用遠不如其在歐洲各國的重大。

目前，影響着世界的各大資本主義強國向全世界擴張的時代，已經確定的終止了。

今天，世界處於完全不同的一種發展階段中。一個國家——美國，生產了全世界工業生產以上的生產，而現在它正企圖向它的國境之外作有力的擴張。這種擴張不是在資本主義一般的向期，不是在各帝國主義同時向外建立殖民帝國的時代發生的，而是發生在另外一種情況下。這種情況，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在世界很大的一部份不復存在了，在其他一些地區它正面臨着迅速的清算。在另一些地區，則正爲它的生存而鬭爭，在此外的若干地區——資本主義正經歷着根本的變革。這種情況，對於美國可能發生什麼結果呢？這對於帝國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又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早期帝國主義的某些特殊形式對於美國是不適用的，一部份的理由是美國並不需要那形式。首先，美帝國主義，和早期的其他帝國主義不同，它不需要一種十九世紀式的殖民帝國。

洲的殖民國家，創造它們在其帝國的有利地位，其目的在爲了推銷他們自己的商品，因此他們有計劃地阻撓或阻止殖民地工業的發展。一般地說，美帝國主義的主要利益並不在於建立一些十九世紀式的殖民帝國，或維持那些舊有的殖民帝國；因爲它自己的工業發展是這樣強大，它的大量生產的方法這樣富於效力，它並不需要一種特殊地位纔能推銷它的商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美國並不反對獲得它自己的特殊地位，相反，它在世界各地正猛烈從事於這種特殊地位的獲得。

美帝國主義的利益在於粉碎或削弱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因爲一旦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喪失了這種殖民的有利地位以後，美國的輸出工業就可以乘機而入。因此美國主張歐洲和日本的帝國主義國家應該放鬆其對殖民地的聯繫。但這不是說它反對帝國主義制度。以爲美國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必須迅速予以毀滅，因爲它混亂了真正的問題之所在。美國並不反對帝國主義，它祇在某種程度內反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某些帝國主義政策的特殊形式，因爲那些形式已經不符合於美帝國主義今天的要求。

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來了，究竟什麼樣的形式纔符合於美帝國主義今天的要求呢？這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政策應給它以那些重要的利益？

在世界列強時代到來的時候，美資本主義走上了它的帝國主義階段。它自身就是一個最強大的

世界列強。因此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必然是在加強它這世界列強的地位。這不僅是指軍事而言。自然美國會鞏固它在第二次大戰中所獲得的各種基地及其他地區的軍事地位，從而把它的防禦或進攻的力量遠遠的擴展到它的國境之外；但在我們目前研究的問題上，這不是決定重要的。

#### 美國需要「同盟國家」

足以加強美國的世界地位的決定因素，是爭取國境之外的美國式的盟邦。假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繼續勝利發展，假定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和美國繼續遭受威脅，假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繼續向前發展，進步的力量取得政權，那麼，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制度必然要遭遇孤立。這一發展繼續展開，它必將加強美國內部的左翼進步力量，這對於獨佔資本主義是一種危險。

因此，在現階段中，在世界史的現階段中，在世界列強的階段中，美帝國主義政策的目的，必然是遲緩世界向左的潮流，改變它的方向，假使有可能，根本撲滅它。因此，在現階段，以及在未來恐慌發生的全時期中，美帝國主義政策的目的必然是使用它全部的軍事、工業和財政力量，去幫助歐洲反動的或者最多是『溫和的』資本主義份子去抵抗革命力量的進攻，阻止它們走向社會主義的大勢，最低限度，遲緩這一大勢的發展。其次，在那些資本主義還沒有變成支配的生產方式的國

家，這種政策將轉而支持一切反進步和反社會主義的力量。

在過去，所謂帝國主義，是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外交和經濟政策；那就是說，是對付那些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宗主國遠為落後的國家的。但在現階段中，美帝國主義政策不僅是對付那些工業落後的國家，而且也是對付那些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的。在世界強國的現時期中，美國這一世界強國的政策，其目的就在爭取一些『同盟國家』圍繞在自己的周圍，這些國家祇是在名義上保持他們的獨立；但在所有重要問題上，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前途如何這一決定問題上，必須仰仗美國的軍事、工業和財政力量纔能決定。

在歐洲大陸的不少國家中，資本主義是大大地動搖了。可以這樣肯定的說，假使歐洲反動的獨佔資本家得不到美國的援助，甚至援助的希望，那麼，當未來恐慌爆發的時候，歐洲大陸已經沒有資本主義了。但我們必須面對實際。事實是，由於美國的援助，資本主義在西歐很有可能還要繼續存在一個時期。因為在對『二百家富翁』的鬭爭中，西歐的革命力量不僅要和這些家族及其侍從鬭爭，而且要和美國對他們的援助鬭爭。

歐洲國家在經濟上是疲竭了，在純粹經濟的立場上他們需要援助。目前只有美國有能力去援助他們。只要美國的反動獨佔資本還決定着美國的政策，美國援歐的條件是確定了的：美國決不會援

助歐洲去進行「社會主義的實驗」。美國巨大的金融和工業力量將被用來支持歐洲的反動階層，以反抗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不然這一反動階層一定被掃下舞台，而且早就掃下舞台了。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未成為支配的生產方式的地方，美帝國主義的政策不是這麼明確的。爲什麼？

讓我們看一看亞洲。美國在抽象的理論上，不應該反對亞洲工業化。因爲它需要爲它大大增加了的生產機構找尋市場。但亞洲真正的工業化，只有亞洲各國的國內市場發展了以後纔有可能；而國內市場發展的首要條件，是土著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這，祇有在封建制度消滅了之後，才有可能。假定封建制度依然當權，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水準必然依舊是很低的；因此，即使有美國的援助，國內階級關係不改變，這些國家的工業化也不可能真正的進展。正如在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一樣，這種工業化很快就會停滯下來。假定亞洲的工業化只有在消滅封建制度的前提下纔有可能的話，那麼，在這發展的新階段中，美國就必須決定它究竟和亞洲社會中那一階層合作，以那一階層作爲它促成工業化的基礎。

美國在亞洲開闢新市場，必須以亞洲落後國家的社會變革爲前提。因此，假如美國真是願意亞洲的工業化，它就必須來合力消滅亞洲落後國家的封建主義，它就必須和這些國家的進步勢力相攜手；但這是和目前美國當政的大獨佔資本家的本質相衝突的，不可能想像的。

對於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曾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當時他們的生產機構很小，而它們的帝國及其擴張的可能性卻是很大。但目前美國的生產機構卻非常龐大，而它的對外貿易對於它的總生產的比重卻非常渺小。因此，縱使亞洲落後國家能有若干程度的表面上的工業化，它對於美國的影響必然是很小的。

美國這種特殊地位可以這樣規定：在美國走上決定性的帝國主義的世界擴張的時代，它的生產機構已經變得這樣龐大，因此即使是亞洲落後國家能有若干表面上的工業化，它對於美國經濟的發展不可能有任何決定性的作用。

在本書第五章，我們已經舉出了若干關於亞洲新市場的可能性的數字。這些數字表明了美國對亞洲的輸出縱即有一時較大的增加，它也只能佔美國新增加的巨大生產力的一小部份。另一方面，亞洲，和歐洲一樣，正處於一個社會變革的前夜，其後果必將帶來極大的社會變化。在這種情勢下，美帝國主義必定採取延遲亞洲變革的政策，從而使得那種本來可能的某種程度的表面上的工業化也變成不可能。

我們已經指出美國的對歐政策必然趨向於支持反動的資本家以反對社會主義的。我們還必須指出，由於世界性的帝國主義擴張的要求，美國的外交政策還將趨向於支持亞洲落後國家的封建反

動份子。

這樣，一種新形態的帝國主義就展開了。

一、一種新型帝國主義出現了的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舊式帝國主義已經終結。可以肯定的說，在不久的將來，在世界不少的地方，這種舊式帝國主義就會被清算掉，例如過去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亞洲的若干地方。英屬印度亦將如此。在其他地區，這種舊式帝國主義將被大大的削弱，例如亞、非兩洲某些名義上依然存在於歐洲殖民帝國範圍內的若干地區。但這種舊式帝國主義的大動搖，並不意味着它的消滅。因此未來年代的特徵，將是在新式帝國主義之旁還繼續存在着舊式帝國主義，雖然這種舊式帝國主義不得不有某種規模的撤退和若干形式和內容上的修改。

二、儘管美國這種新型帝國主義是展開了，但這一過程還正在開始，它正遭遇着世界各國的反抗，因此它在開展中的某種動搖還是可能的，但假定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一直掌握着國內大權，這種新型帝國主義政策的總方向是相當清楚的。由於美國外交政策違反世界潮流，更由於美帝國主義已經下了決心要用它的權力和影響來改變這世界潮流，很清楚的，這新型美帝國主義，勢必加強美國經濟中那些走向戰爭的因素。

總結以上所述，已足夠說明未來恐慌時代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內外政策的輪廓。

讓我們根據以上所說再總結一下：

一、美國大獨佔資本家的國內政策不能阻止未來恐慌的爆發。恐慌一旦爆發，他們反恐慌的措施不可能超過新政時代改良主義的公共工程計劃。

二、這一對內政策是絕不可能獲致任何經濟上的改善的。因此，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必然要在他們正常的恐慌政策之外，拚命加強軍事性的工業、軍事工業、軍需工業和科學試驗的計劃，最後終而至於發展成爲一種『國防經濟』。這樣，他們以爲雖然不能達到全部就業，最低限度亦可達到相當高度的就業。

三、在外交政策上，他們將竭力利用美國強大的工業、金融和軍事力量來從事於新式帝國主義的建立，支持一切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力量，作爲自己的『盟友』。遠在恐慌爆發之前，這種政策就會被採用了。這種政策必然會加強國際政治上的對立，從而也就加強了建立美國式的『國防經濟』的傾向。

走向世界戰爭還是走向社會變革？

儘管這個政策的危險性今天還沒有被廣大人民看出來，但實際上它已存在了，因此必須儘可能



的迅速採取行動。首先，所有美國進步的左翼力量必須團結起來，向美國人民提出一個大家同意的共同綱領。這一個綱領的製訂，必須尊重實事求是的原則。實際情況已經包含着如此危險的因素，在現實的世界中，沒有事實根據的樂觀主義是有致命的危險的。這個綱領必須是全面的，包含經濟、軍事、軍備和外交的各方面。它必須足以成爲一個動員所有一切左翼進步力量的旗幟。

未來恐慌將是走向第三次世界戰爭的決定性的一步或是走向社會變革的決定性的一步。一個經濟綱領、軍備綱領和一個外交綱領，必然地形成一個綜合的對策。對於反動的大獨佔資本家的綱領和左翼進步力量的綱領二者，都是如此。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濟和政治的距離，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小了，在對內政策或對外政策上也是如此。

爲爭取實現一個進步綱領的鬭爭，將是一件極端困難的工作。當國家的作用在美國各種生活部門中日漸重要，而且將來還要更重要的時候，這一鬭爭只有在進步力量在國家機構中獲得決定性的權力時才能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裏，資本主義變成了全世界支配的生產方式，並且享受了幾乎是不斷的向前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了一個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發生強烈的社會和政治變動的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表示這時代的結束。它正發生在社會變革擴展到全世界之時。第二次大戰過去了，但這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並未結束。

當美國未來的大恐慌爆發的時候，這個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假定在恐慌前和恐慌中，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依然當權，依然是他們決定美國的國內經濟、軍備和外交政策，那末，未來恐慌將是使這一個世界走向第三次世界戰爭的決定性的一步。

但另一方面，假如美國的左翼進步力量，強大到足以對國家機構發生決定力量，那麼未來恐慌將不僅是美國進步力量發展的一個新起點，而且將是全世界進步運動更向前發展的一個新因素。

為爭取實現一個進步綱領的鬭爭，將是一個極端艱苦的鬭爭。一切的東西，言如其實地一切的東西，將視這一鬭爭的結果而定；這一鬭爭的艱苦性和這一鬭爭的重要性是同樣巨大的。

535 Q235

基本定價 \$12.70